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87n1626

高僧摘要

清 徐昌治編輯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626-A 敘高僧摘要
  - No. 1626-B 敘
  - 卷目
    - 道高僧摘要卷一目
    - 法高僧摘要卷二目
    - 品高僧摘要卷三目
    - 化高僧摘要卷四目
  - 釋攝摩騰
  - 釋道寵
  - 釋寶唱
  - 釋法建
  - 釋慧恭
  - 釋曇倫
  - 釋志超
  - 釋道傑
  - 釋玄奘
  - 釋法融
  - 釋元珪
  - 釋子鄰
  - 釋神會
  - 釋純陀
  - 唐肅宗問慧忠禪師
  - 釋無業
  - 釋宗密
  - 釋宣鑒
  - 釋從諗
  -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
  - 韶州雲門山光奉院文偃禪師
  - 居士都貺
  - 釋元安
  - 釋文悅
  - 釋可真

- 釋義青
- 釋慧南
- 釋宗杲
- 釋守珣
- 釋慧遠
- 釋安民
- 釋寶印
- 釋彌光
- 釋道謙
- 釋道樞
- 釋善繼
- 釋真清
- 釋梵琦
- 釋玉芝
- 釋蓮池袾
- 釋圓悟
- 釋通容
- 釋海明
- 釋佛圖澄
- 鳩摩羅什
- 釋僧實
- 佛馱跋陀羅
- 釋道融
- 釋史宗
- 釋慧嚴
- 釋僧亮
- 釋法願
- 釋曇無最
- 釋智炫
- 釋慧思
- 釋智顗
- 釋慧遠
- 釋慧因
- 釋法常
- 釋道積
- 釋玄琬
- 釋法琳
- 釋智晞

- 釋義褒
- 釋威秀
- 釋法明
- 釋一行
- 釋澄觀
- 釋鑒真
- 釋圓照
- 釋真表
- 釋端甫
- 釋良价
- 釋希圓
- 釋志玄
- 釋崇惠
- 釋桂琛
- 釋澄楚
- 釋心道
- 釋鼎需
- 釋無念深有
- 釋無明慧經
- 牧雲禪師
- 釋如學
- 釋法藏
- 釋道忞
- 釋曇霍
- 求那跋摩
- 釋道進
- 釋曇鸞
- 釋法進
- 富上
- 釋法藏
- 釋圓光
- 釋明瞻
- 釋慧安
- 釋志寬
- 釋慈藏
- 釋明導
- 釋道興
- 釋光儀

- 釋志賢
- 釋圓觀
- 釋玄素
- 釋無著
- 釋豐干
- 寒山子
- 拾得
- 釋遺則
- 釋天然
- 釋齊安
- 釋唯儼
- 釋恒政
- 船子德成
- 九峯道旻禪師
- 釋鑑空
- 釋恒超
- 釋法聰
- 釋貞辯
- 釋妙普
- 釋了性
- 釋大同
- 釋慧日
- 釋應能
- 釋達觀
- 釋憨山德清
- 釋雪嶠圓信
- 萬如禪師語云
- 釋林野
- 釋通乘
- 釋通忍
- 釋通琇
- 釋通雲
- 釋通賢
- 釋行元
- 釋安清
- 釋康僧會
- 釋慧遠
- 釋曇翼

- 釋僧瑾
- 釋曇無竭
- 釋僧倜
- 釋圓通
- 釋道判
- 釋僧範
- 釋明達
- 釋法總
- 釋童真
- 釋道密
- 釋曇榮
- 釋明淨
- 釋道宣
- 釋義湘
- 釋鑑元
- 釋法秀
- 釋靈坦
- 釋道悟
- 釋元曉
- 釋法照
- 釋藏奐
- 良準大師
- 釋知玄
- 釋慧寂
- 釋僧妙
- 釋淨真
- 釋教亨
- 釋法忠
- 釋道悟
- 釋真淨
- 釋弘濟
- 釋蒙潤
- 釋惟則
- 釋祖住
- 釋明德
- 釋無異元來
- 釋隆琦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626-A 敘高僧摘要

余刊布佛祖指南、法苑醒世，凡單傳直指，幽明感應，歷歷備具。而高僧一傳，譬如虛空，體非羣相，而不拒彼眾相發揮。奈傳有正有續，若梁若明，計共四帙，俱以十欵分類。余訝之曰：有依有傍，怎說絕倫？拘格拘例，那云獨步？余惟前冊已經刻過者不重錄外，今止分為四卷，名曰摘要。第一取道之高，堂堂坐斷千差路，卓卓分明絕去來。第二取法之高，雖云綿密弗通風，古往今來絕間隔。三則取其品之高，轉處孤危萬事休，隨緣得旨復何求？羣生造化乘斯力，一段靈光觸處周。四則取其化之高，日月照臨不到，天地覆載不著，劫火壞時彼常安，萬象泯時全體露。雖然如是，青不自青，黃不自黃，赤不自赤，白不自白，會得雲收月皎，方知此等縱橫。若問箇中同與別，余則應以雞寒上樹，鴨寒下水。葢看經先具看經眼，見地須開見地胸，幾人麻上生繩想，況又將繩認作蛇。是為敘。

甲午歲菊月登高日無依道人徐昌治觀周父謹題

No. 1626-B 敘

高僧無傳。傳高僧者，譬諸描畫虛空。虛空本無諸相，而不礙諸相發揮。此觀翁居士之所以自敘其由來也。集亦多本矣。石門之僧寶，大藏之神僧，濟川之五燈，雷菴之普燈，莫不各執一見，以成一家之說。讀其書者，無從得而是非之。葢前人之取類也，精而詳；而立言也，一而正。惟精且一，而著書之道備矣。觀翁久歷法域，宗眼朗朗，徹見古人垂手處。於一傳焉，列而為四：曰道，曰法，曰品，曰化。分而不雜，專而不混。而或者乃以私識度之，殊非觀翁所以辨別差等之懷。予謂集僧史者，如轉摩尼，以青黃赤白求之，不可也；外青黃白求之，亦不可。孔子刪詩定禮，各為一書，以便後學。學者從而宗之，為千古聖典。惟觀翁能體其意，肆筆垂慈，功不在尼山下。彼以管見窺觀翁者，非惟不識觀翁，亦且不識高僧矣。間有進言者曰：古往今來，如是之久也；神化玄悟，如是之多也；法海義波，如是之泓也；而造論載事者，如是之眾也。竟欲以區區數百紙，括盡玄微，毋乃示人以狹小乎？觀翁曰：吾但摘其要者。

住古嘐昭塵丈室僧鑑拜撰

道高僧摘要卷一目

(至尊者道，萬象光儀。可瞻可仰，為鑑為龜。歷千百世，而令名弗移。一道同風，也[這-言+(虎-儿+几)]相維。)

攝摩騰(雒陽白馬，東漢永平。)
道寵(鄴丁，魏永平。)
寶唱(楊都莊嚴，齊建武)。
法建(益州五層，魏)。
慧恭(益州招提，隋)
曇倫(京師莊嚴，隋仁壽)。
志超(汾州光嚴，隋大業。)
道傑(蒲州棲巖，隋開皇。)
玄奘(京師慈恩，唐武德。)
法融(牛頭幽棲，唐貞觀。)
元珪(嵩嶽閑居，唐永淳。)
子鄰(京師安國，唐開元。)
神會(洛京荷澤，唐開元。)
純陀(京兆鎮國，唐永泰。)
慧忠(唐大曆)。
宗密(圭峰，唐會昌。)
無業(汾州開元，唐長慶。)
宣鑑(鼎州德山，唐咸通。)
從諗(趙州，唐乾寧。)
巖頭豁(唐光啟△機用爍今古贊。寧列之苦行，冤哉！)
雲門偃(唐乾和△係雲門鼻祖，贊寧不收傳內，惜哉！)
都賜(居士唐)。
元安(豐州洛浦，唐光化。)
文悅(雲峯，唐大中。)
可貞(洪州翠巖，宋。)
義青(舒州投子，梁乾化)
慧南(黃龍，宋熙寧。)
宗杲(臨安徑山南，宋紹興。)
守珣(安吉何山，南宋紹興。)
慧遠(靈隱，南宋淳熙。)
密印(建康華藏，南宋。)
寶印(臨安徑山，宋淳熙。)
彌光(泉州教忠，南宋。)
道謙(建康府，南宋)
道樞(臨安靈隱，南宋淳熙。)

善繼(天台薦福，元天曆。)
真清(天台慈雲明。)
楚石琦(海鹽天寧，明。)
玉芝(海鹽資聖名法聚，明。)
蓮池(雲棲名袾宏，明。)
密雲悟(寧波天童，明。)
破山明(明)
費隱容(徑山，明、清。)

計四十二位。

法高僧摘要卷二目

(大法無間，幽顯可通，知來遡往，振聵驚聾。一番寒徹骨，徧界是香風，佛法相見，也誰之功？)。

佛圖澄(鄴中竺，晉咸和。)
鳩摩羅什(天竺，晉建元。)
僧寔(京師追遠，周太和。)
佛馱跋陀(京師，晉義熙。)
道融(彭城郡，晉)
史宗(上虞龍山晉。)
慧嚴(京師靈根，宋元嘉。)
僧亮(京師，宋太始。)
法願(正勝，齊永元。)
曇無最(洛都融覺，東魏正光。)
智炫(益州孝愛，隋。)
慧思(南嶽衡山，隋光大。)
智顗(天台國清，隋。)
慧遠(京師淨影，隋開皇。)
慧因(京師藏嚴，隋仁壽。)
法常(京師普光，隋大業。)
道積(蒲州普救，隋開皇。)
玄琬(京師普光，隋仁壽。)
法淋(終南龍田，唐武德。)
志晞(台州國清，唐貞觀。)
義褒(京師慈恩，唐顯慶。)
威秀(京師莊嚴，唐龍池。)
法明(江陵，唐神龍。)

一行(中嶽嵩陽，唐開元。)
澄觀(五臺清涼，唐乾元。)
鑒真(楊州大雲，唐神龍。)
圓照(京兆西，明唐開元。)
真表(百濟金山，唐開元。)
端甫(京師安國，唐建中。)
良炊(筠州洞山，唐咸通。)
希圓(越州應天，唐景福。)
志玄(河朔，唐)
崇惠(京師章信，唐。)
桂琛(漳州羅漢，後唐天成。)
澄楚(東京相國，後周顯德。)
心道(常德文殊，南宋建炎。)
鼎需(福州四禪，南宋。)
無念(黃檗，明。)
無明(壽昌，明。)
牧雲門(天童，明、清。)
漢月藏(鄧尉明。)
五峯學(溈山，明。)
木陳忞(天童，清。)

計四十三位。

品高僧摘要卷三目

(其言孔正，其行不偏。榮華聲譽，視之澹然。今之脆骨，望風可憐。品超物外，也孰與肩。)

曇雲(西平，晉義熙。)
跋摩(京西祇洹，宋元嘉。)
道進(高昌，一名法進，宋。)
曇鸞(西河石壁，魏大通。)
法進(益州長陽，隋開皇。)
富上(益州淨德，隋。)
法藏(終南紫蓋，隋開皇。)
圓光(新羅皇隆，隋開皇。)
明瞻(終南智炬，隋開皇。)
慧安(嵩嶽少林，隋大業。)
志寬(蒲州仁壽，唐貞觀。)

慈藏(新羅僧統，唐貞觀。)
明導(洛州天宮，唐貞觀。)
道興(益州福勝，唐貞觀。)
光儀(上都青龍，唐開元。)
志賢(太原甘泉，唐天寶。)
圓觀(洛京慧林，唐大曆。)
玄素(潤州幽棲，唐大寶。)
無著(五臺，華嚴，唐大曆。)
豐干(天台國，清唐先天。)
遺則(天台佛窟，唐元和。)
天然(丹霞，唐元和)
齊安(鹽官海昌，唐元和。)
唯儼(朗州藥山，唐元和。)
恒政(兆聖壽，唐太和。)
德成(華亭船子)
道旻(九峯)
鑒空(洛陽香山唐)
恒超(棣洲開元，後梁乾化。)
法聰(襄陽景空，後梁大定。)
貞辨(定州開元，後唐。)
妙普(華亭青龍，南宋建炎。)
了性(五臺普寧，元至治。)
大同(紹興寶林，元咸祐。)
慧日(天竺，明洪武。)
應能(橫州壽佛，明建文。)
達觀(紫栢。)
憨山清(匡山，明。)
雪嶠(雲門，明。)
萬如微(龍池，明、清。)
林野奇(天童，明、清)
石車乘(金粟，明。)
朝宗忍(寶花，明。)
玉林琇(報恩，清。)
石奇雲(雪竇，明、清。)
浮石賢(天童，清。)
百癡元(金粟明發，清。)

計四十七位。

化高僧摘要卷四目

(大而能化，洽被幽深。群生異類，咸仰慈心。祥雲現彩，密室飛金。變化莫測，也罔不欽。)

安清(雒陽東漢，桓靈。)
康僧會(建初，吳建興。)
慧遠(廬山，晉大義。)
曇翼(荊州長沙，晉太元。)
僧瑾(京師靈根，宋元徽。)
曇無竭(黃龍，宋永初。)
僧倜(鄴西雲門，齊天保。)
圓通(鄴下莊嚴，齊武平。)
道判(終南龍池，齊永明。)
僧範(鄴東大覺，齊。)
明達(蜀部，梁天監。)
法總(西京海覺，隋開皇。)
童真(西京禪定，隋開皇。)
道密(西京興善，隋仁壽。)
曇榮(潞州法住，隋。)
明淨(密州茂勝，唐貞觀。)
道宣(京兆西明，隋大業)
義湘(鷄林府，唐總章。)
鑒元(漢州開照，唐開元。)
法秀(京兆，唐開元。)
靈坦(楊州華林，唐大曆。)
道悟(荊州天皇，唐大曆。)
元曉(新羅黃龍，唐。)
法照(五臺竹林，唐大曆。)
藏奐(明州棲心，唐大曆。)
良準(鹽官法喜，唐大中。)
智玄(彭州丹景，唐大中)
慧寂(袁州禪院，唐。)
僧妙(蒲州仁壽，周大統。)
淨真(松江興聖，南宋。)
教亨(燕郡慶壽，南宋。)
法忠(隆興黃龍，南宋宣和。)
道悟(鄭州普照，南宋大定。)

真淨(杭州天竺，元至治。)
弘濟(杭州普福，元大曆。)
蒙潤(杭州天竺，元。)
則天真(海門，明洪武。)
幻依(蘇州華明，明萬曆。)
明德(嘉興東禪，明萬曆。)
無異元來(博山，明萬曆。)
隱元琦(黃檗，明、清。)

(□頭有者採之，耳目不及聽之，雖去取無褒貶。)　計四十一位。

No. 1626

道高僧摘要卷一

武原居士　徐昌治覲周父　編輯

釋攝摩騰

本中天竺人，善解大小乘經，常遊化為任。昔經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唯曰：經云：能說此法，為地神所護，使所居安樂。今鋒鏑方始，曾是為益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勸。遂二國交歡，由是顯譽。逮漢永平中，明皇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羣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奉答：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于彼遇見摩騰，乃要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賞接，于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

釋道寵

姓張，俗名為賓。高齊、元魏之際，國學大儒雄、安生者，連邦所重。時有李範、張賓、齊鑣、安席，才藝所指，莫不歸宗。後俱依安下為嗣。年壯，領徒千餘，至趙州元氏縣堰角寺側，從寺索水。沙彌持與，問具幾塵，方可飲之。素不內涉，罔然無對，乃以水澆面。賓大恧，謂徒屬曰：非以為水辱我，直顯佛法難思。吾今投心此道，宜各散。便於寺出家，聰明博大，即具戒。遂入西山，廣尋藏部，神用深拔，慨歎晚知。魏宣武帝崇尚佛法，天竺梵僧菩提留支初翻十地在紫極殿，勒那摩提在太極殿，各有禁衛，不許通言。校其所釋，恐有浮濫。始于永平元年，至四年方訖。及勘讐之，惟

云有不二不盡，那云定不二不盡。一字為異，通共驚美。寵詣留支，訪所深極，乃授十地，曲教三冬。隨聞出疏，即而開學，聲唱高曠，鄴下榮推。時朝宰文雄、魏收、邢子才、楊休之等，昔經寵席，官學由成，自遺世網，形名靡寄，相從來聽，寵默識之。於是同敦三大，罄此一心，悲慶相循，遂以聞奏。以德溢時命，義在旌隆，日賜黃金三兩。匠成學士，傳道千餘。其中高者，僧休、法繼、誕禮、罕宜、儒果等

釋寶唱

姓岑，吳郡人。少懷恢敏，勤田為業，至于傍求傭書取濟，寓目疏略，便能強識。年十八，投僧祐律師而出家焉。經律諮稟，有聲宗嗣。住莊嚴寺，博採羣言，酌其精理。又惟開悟士俗，要以通濟為先，乃從處士顧道曠、呂 僧智等習聽經、史、莊、易。會齊氏云季，遭亂入東，遠至閩、越，討論舊業。天監四年，便還都下，乃敕為新安寺主。帝以時會雲雷，遠近清晏，風雨調暢，百穀年登，上資三寶，福被黔黎，下敕令唱總撰集錄，以擬時要。或建福禳災，或禮懺除障，或饗接神鬼，或祭祀龍王，部類區分，近將百卷，八部神名，以為三卷。包括幽奧，詳略古今，故諸所祈求，帝必親覽。天監七年，帝以法海浩澣，淺識難尋，敕莊嚴僧旻于定林上寺纘眾經要抄八十八卷，又敕開善智藏纘眾經理義，號曰義林八十卷，又敕建元僧朗注大般涅槃經七十二卷，竝唱兼贊其功，綸綜終始，緝成部袠。及簡文之在春坊，尤躭內教，撰法寶聯璧二百餘卷，令寶唱綴比，區別其類，遍略之流。帝以佛法冲奧，近識難通，又敕唱詳敘佛理弘義，號曰續法輪論，合七十餘卷。又撰法集一百三十卷。上既親覽，流通內外。十四年，敕安樂寺僧紹撰華林佛殿經目，未愜帝旨，又敕唱重撰。遂敕掌華林園寶雲經藏，搜求遺逸，備造三卷，以用供上。又敕撰經律異相五十五卷，飯聖僧法五卷。帝又注大品經五十卷。于時佛教隆盛，無得稱焉。自武帝應運，時年三十有七，在位四十九載。深以太后早傾，常懷哀感，歎曰：雖有四海之尊，無由得申罔極。故留心釋典，以八部般若為心，良田是諸佛由生。又即除災滌累，收採眾經，躬述注解，親臨法座，講讀敷弘，用此善因，崇津靈識。頻代二皇捨身為僧給使，每一捨時，地為之震，相繼齋講，不斷法輪。為太祖、文皇于鍾山竹澗建大愛敬寺，經營雕麗，奄若天宮，周宇環繞，千有餘僧，四事供給。中院正殿有栴檀像，舉高丈八。又于寺中龍淵別殿造金銅像，舉高丈八，躬申供養。每入頂禮，歔欷哽噎，不能自勝，預從左右，無不下泣。又為獻太后於青溪西岸建陽城門路東起大智度

寺，京師夾里，爽塏通博，朝市之中途，川陸之顯要。殿堂宏敞，寶塔七層。正殿亦造丈八金像，以申追福。五百諸尼，四時講誦。寺成之日，帝顧謂羣后曰：建斯兩寺，奉福二皇，用表罔極之情，以達追遠之思，而不能遣蓼莪之哀。復于中宮起至敬殿、景陽臺，立七廟室，設二皇座，具備諸禮。冠蘊奩篋，舉目興慕，晨昏如在。衣服輕煖，隨時代易。斯奇芳旨，應時日薦。帝又以國務不獲朝夕侍食，惟有朔望親奉饋奠，而無所瞻仰，內心崩潰，如焚如灼。又作聯珠五十首，以明孝道。又制孝思賦，廣統孝本。至于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度越終古，無得而稱。故元帝云：伏尋我皇之為孝也，四運推移，不以榮枯遷貿；五德更用，不以貴賤革心。臨朝端默，過隙之思彌軫；垂拱巖廊，風樹之悲逾切。潔齋宗廟，虔事郊禋，言未發而涕零，容不改而傷慟，所謂終身之憂者是也。葢虞舜、夏禹、周文、梁帝，萬載論孝，四人而已。又以國學員限，隔于貴賤，乃更置五館，招引寒儁。故孔、釋二門，榮茂峙列，唱當斯世，頻奉璽書，預參翻譯。

釋法建

廣漢雒縣人，姓朱。誦經一千卷，仍多閑暇，遨遊偶俗。忽復閉門，則累日不出，無所食矣。唯聞誦經，然小聲吟諷，音不外徹。有人倚壁竊聽，臨響但聞亹亹溜溜，似伏流之吐波。武陵王東下，令弟規守益州。魏遣將軍尉遲迥來代蜀。規既降欵，城內大有名僧，皆被拘禁。至夜，忽有光明。迥遣人尋光，乃見諸僧竝睡，唯法建端坐誦經，光從口出。迥聞，自到建所，頂禮坐聽，至旦始休。迥問曰：法師昨夜所誦，名作何經？答曰：華嚴經下袠十卷。迥曰：何不從頭誦之？答曰：貧道誦次到此耳。迥曰：法師誦得幾許？答曰：貧道發心欲誦一藏，今始得千卷。迥欲試之，曰：屈總誦一遍，應不勞損耶？建報曰：讀誦經典，沙門常事，豈憚勞苦？乃設高座，令諸僧眾竝執本聽。法建登座為誦，或似急流之注峻壑。其吐納音句，呼噏氣息，或類清風之入高松。聰明者纔聞餘音，情疎意逸者空望塵躅。七日七夜，數已滿千，猶故不止。迥起謝曰：弟子兵將，不得久停，請從此辭。諸僧因竝釋散。迥既出，歎息曰：自如來滅度後，阿難號為總持，豈能過此？蜀中乃有如此人，所以常保安樂。奇哉！奇哉！建年八十終。

釋慧恭者

益州成都人，姓周氏。周未廢佛法之時，與同寺惠遠結契勤學。遠直詣長安聽採，恭長往荊楊訪道。遠於京師聽得阿毗曇論、迦延、拘舍、地持、成寔、毗婆沙、攝大乘，還益州講授。道俗欽重，賙施盈積。恭後從江左來還，二人相遇欣懽，共敘離別三十餘年，同宿數夜，語說言談，遠如泉涌。恭竟無所道。遠問恭曰：離別多時，今得相見，慶此歡會，伊何可論？但覺仁者無所說，將無所得耶？恭對曰：為性闇劣，都無所解。遠曰：大無所解，可不誦一部經乎？恭答曰：唯誦得觀世音經一卷。遠厲色曰：觀世音經，小兒童子皆能誦之，何煩大汝許人乎？且仁者童子出家，與遠立誓，望證道果，豈復三十餘年唯誦一卷經如指許大？是非闇鈍嬾墮所為，請與斷交。願法師早去，無增遠之煩惱也。恭曰：經卷雖小，佛口所說，遵敬者得無量福，輕慢者得無量罪，仰願蹔息瞋心，當為法師誦一遍，即與長別。遠大笑曰：觀世音經是法華經普門品，遠已講之，數過百遍，如何始欲開人耳乎？恭曰：書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但至心聽佛語，豈得以人棄法？乃于庭前結壇，壇中安高座，繞壇數帀，頂禮昇高座。遠不得已，于簷下據大牀坐聽，恭始發聲唱經題，異香氤氳，遍滿房宇。及入文，天上作樂，雨四種花，經訖下座，華樂方歇。惠遠接足頂禮，淚下交流，謝曰：惠遠梟穢死屍，敢行天日之下，乞暫留，賜見教誨。恭曰：非恭所能，諸佛力耳。即日拂衣長揖，沿流而去，不知所之。

釋曇倫

姓孫，汴州浚儀人。十三出家，住修福寺，依端禪師。端誡倫曰：汝繫心鼻端，可得靜也。倫曰：若見有心，可繫鼻端。本來不見心相，不知何所繫也？咸怪其言，嗟其近學如何遠悟，故在眾末。禮悔之時，隨即入定。大眾彈指，心恒加敬。後送鉢上堂，未至中路，卓然入定，持鉢不傾。師大深賞，異時告曰：令汝學坐，先淨昏情。猶如剝葱，一一重重剝却，然後得淨。倫曰：若見有葱，可有剝削。本來無葱，何所剝也？師曰：此大根大莖，非吾所及，不敢役使。進具已後，讀經禮佛，都所不為。但閉房不出，行住坐臥，唯離念心，以終其志。次知直歲，守護僧物，約勒家人曰：犬有別食，莫與僧粥。家人以為常事，不用倫言，犬乃于前嘔出僧粥。道俗咸伏其敬慎。又有義學論士，諍來問者，隨言即遣，無所罣礙。仁壽二年，獻后亡。興造禪室，召而處之。還即掩關，依舊習業。時人目之為臥倫也。有興善粲法師者，三國論首，無學不長。怪倫臥禪，言問清遠。遂入房與語，探究是非。倫笑曰：隨意相審。遂三日三夕，法樂不眠。倫述般若無底，空華燄水，無衣無

主，不立正邪，本性清淨。粲乃投地敬之。倫在京師，善巧方便。有玄琬律師、靜琳法師，率門人僧伽淨等，往來受法。武德末年疾甚，于莊嚴寺傍看寂然。有問：往生何處？答：無盡世界。又便寂然。僧伽以手尋其冷觸，私報人曰：冷觸到膝，四大分離，亦應生苦。倫曰：此苦亦空。問曰：捨報云何？報曰：死後籧篨裹棄之，莫作餘事。又曰：打五更鐘未？報曰：未。少時維那打鐘，看之已絕。年八十餘。諸門學等依言送于南山，露骸散于中野。

釋志超

姓田，同州馮翊人。少在童齠，智量過人，厭世從道。而二親恃超，望嗣宗族，遂從儒流，遍覽流略。年垂壯室，私為聘妻。超聞之，避斯塵染，乃逃竄林野。親姻周覓，抑從伉儷。初則合[丞/巴]為蹤，終亦仝掩私室，唯置一牀。超乃抽毡席地，令妻坐上，躬自處牀，儼思伽坐。勤為說法，詞極明據。妻便流淚禮謝，辭以相累。頻經宵夕，事等金形，屢被誡勸，誠逾玉質。既確乎難拔，親乃捐而任之。年二十有七，投并州開化寺慧瓚禪師出家受具。自進戒品，專修行儀。即往定州，尋採律藏，括其精要，刪其繁雜。五夏不滿，三教略圓。乃返故鄉，入太原之西北千山，栖引英秀，創立禪林。曉夕勤修，定慧雙啟。大業初歲，政綱嚴明，擁結寺門，不許僧出。超聞之，慨而上諫，披衣舉錫，出詣郡城。乃達江都，即以事聞。內史以事非要害，不為通引。至隋季多難，寇賊交橫，民流溝壑，死者大半。而超結徒歡聚，餘粮不窮，但恐盜竊相陵，便欲奔散。乃以法誡勸，無變爾情，鏡業既臨，逃響何地。眾感其言，心期遂爽，准式禪禮，課時無輟。嘗夜坐禪，忽有羣賊排門直進，炬火亂舉，白刃交臨，合坐端然，相同儀像。賊乃投伏于地，拜伏歸依。超因隨宜誘引，量權授法，感發心敬，合掌而退。高祖建義太原，四遠咸萃，超惟道在生靈，義居乘福，即率侶晉陽，住凝定寺。禪學數百，清肅成規，道俗欽承，貴賤恭仰。及皇旗南指，三輔無塵，義寧二年，超率子弟二十餘人奉慶京邑。武皇夙承嘉望，待之若仙，引登太極，敘之殊禮。左僕射魏國公裴寂第中別院置僧住所，邀延眾居，亟歷寒暑，業新彌厲。時藍田山化感寺沙門靈潤、智信、智光等，義解鉤玄，妙崇心學，同氣相求，延住彼山，捃緣聚結，其赴如雲。武德五年，入于介山，創聚禪侶，觀者至止，陶鑄塵心。又于汾州介休縣治立光嚴寺，赫然宏壯，有類神宮。師資肅穆，忽因遘疾，以貞觀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卒于城寺，春秋七十有一。

釋道傑

姓楊，其先弘農漢太尉震之後也，居河東安邑之鳴條。天懷穎發，廓然物表，以宿植德本，情厭俗塵。開皇十一年，歲將冠，投真營法師。營鑒其高拔，即為剃落受具，令學涅槃等經。性淨修明，聞持鏡曉。後往峴頭山誦法華經，月便度。深自惟曰：經云：寧願少聞，多解義味，欲得通要，必俟博遊。開皇十四年，往青州何記論師所，聽採成實。記顧曰：吾子形貌傀偉，清對有方，學淺而思遠，吾論其興矣。無幾而記遷化，遂爾周流齊土。時有裝寂、安藝，竝號哲人，從之受道。又往滄冀、魏念二論師所，聽毗曇論。又于清河道尚、汲郡洪該所，聽成實。始末四載，傾窮五聚，乃上下搜求，以問法主，每令該公延頸長息。嘗定該義曰：論云：唯一苦受，而有三差。此文非謂以一行苦名為苦受，而隨情說三受，正以於一苦受而隨情說三受。此是經部師計，而跋摩述以為宗，可不爾耶？該曰：然。傑曰：若使果起酬因，說苦受為樂受，亦可因成感果，說惡業為善業；若言善業感樂果，善業非惡業，亦可樂受酬善因，樂受非苦受；若言樂受酬善因，而體即苦受，亦可善業感樂果，而體即惡業；若言唯是一苦受，隨情說妄樂，亦可唯是一惡業，隨情說妄善。該于時茫然，後乃曰：此子有拔羣之亮，難與言也。吾老矣，弘興論道，其在子乎！由是門人胥伏。開皇十九年，自衛適鄴，聽林法師攝論，又於洪律師所聽四分。東行，屬隋漢王召滄州志念、河間法楞長弘并部，忽遇斯際，即往從之，聽仰迦延讀婆沙論，首尾三載，頗極窮通。曾難念論師曰：若觸空非觸入處者，亦應識空非識住處；若以識非分是識住處者，亦應觸非分是觸入處。于時念公但含笑直視。仁壽二年，又依楞法師聽十地等論。爾時法門大敞，宗師雲結，智景大論，十力捴乘，兩達涅槃，舜龕律部，一期總萃，并晉中興。乃歷遊講肆，觀略同異，凡經六載，咸陳難擊。故并州語曰：大頭傑，難人殺。文帝崩，晉陽逆節，便還故里，講阿毗曇心，又講地持，各五六遍。自惟曰：徒事言說，心路蒼茫，至于起慧，非定不發。遂停講，往麻谷依真慧禪師學坐，思擇念慧，深入緣起。慧歎曰：常謂法師等一從名教，難偃亂流，如何始習便能住想，豈非宿習所致耶？後依成寔安般念處，兩夕專想，觀解大明，便謂神素法師曰：昨試依論文，安般念觀境界極明，而氣逼上心，坐不安席。欲除此患，終須教遣，請撰諸經安般同異，編為次第，將依遣滯。素乃取婆沙、成實、龍樹、蘭若諸部，明十六特勝、六種安般之相以示之，即依修習，更逾明淨。又往麻谷以呈所證，慧曰：善哉大利，根淋落泉。中諸學坐，未至此處。武德元年，請弘十地，傑笑曰：息駕修禪，但名自利己法；講

揚法化，誠為利他。至于俱利，須當晝語夜默，庶得小大通洽。遂即弘敷三十餘遍。常隨門學百有餘人，堪外化者數盈二千。擇交遷士，疎財薄食，苦樂不言，喜慍無撓。栖巖一眾，舉為僧主。以貞觀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因疾卒山。

釋玄奘

本名禕，姓陳氏，漢太丘仲弓之後也。奘意欲流通教本，遂往東印度境迦摩縷多國。以彼風俗竝信異道，其部眾乃有數萬，佛法雖弘，未至其土，故往開化。既達于王，歎奘勝度，神思清遠。童子王聞，欣得面欵，遣使請見，宛若舊遊，言議接對，又經晦朔。于時異術雲聚，言辯纔交，邪徒草靡，王加崇重。初開信門，請問諸佛何所功德，奘讚如來三身利物，因造三身論三百頌以贈之。王曰：未曾有也，頂戴歸依。此國東境接蜀西鑾，其路兩月應達。于時戒日王臣告曰：東蕃童子王所有支那大乘天者，道德弘被，彼王所重，請往致之。大乘天者，印度諸僧美奘之目也。王遣使語拘摩羅王：可送支那法師來，共會祇羅國。童子王命象軍一萬、方船三萬，與奘沂殑伽河以赴戒日。戒日與諸官屬百餘萬眾，順河東下，同集羯朱祇羅國。初見頂禮，嗚足盡敬，散花設頌。無量供已，王曰：彼支那國有秦王破陣樂歌舞曲，秦王何人，致此歌咏？奘曰：即今正國之天子也。是大聖人撥亂反正，恩霑六合，故有斯詠。王乃延入行宮，陳諸供養，乃述制惡見論，顧謂門師曰：日光既出，螢燭奪明，師所寶者，他皆破訖，試救取看。小乘諸僧，無敢言者。王曰：此論雖好，然未廣聞，欲于曲女城大會，命五印度能言之士，對眾顯之，使邪從正，捨小就大。是日發敕，普告天下，總集沙門、婆羅門、一切異道，會曲女城。能論義者數千人，各擅雄辯，咸稱克敵。先立行殿，各容千人，安像陳供，香花音樂，請奘昇座。即標舉論宗，命眾徵竅，竟十八日，無敢問者。王大嗟賞，施銀錢三萬、金錢一萬、上氎衣一百具，仍令大臣執奘袈裟，巡眾唱言：支那法師論勝，十八日來，無敢問者，竝宜知之。于時僧眾大悅曰：佛法重興，乃令邊人權智若此。便辭東歸。王重請住觀七十五日，大施場相，事訖辭還。王敕所部，[這- 言+(虎- 儿+几)]送出境，并施青象、金銀錢各數萬。戒日、拘摩羅等十八大國王，流淚執別，奘便辭而不受。又敕令諸屬國，隨到供給諸僧，勸受象施，皆曰：斯勝相也。佛滅度來，王雖崇敬，種種布施，未聞以象用及釋門。象為國寶，今既見惠，信之極矣。因即納象，而反錢寶。然其象也，其形圓大，高可丈三，長二丈許，上容八人，并諸什物經像等具竝在其上。空行雖逢奔逸，而安穩不墜，瓶水不側。

緣國北旋，出印度境，入卑利國。山川相半，沃壤豐熟，僧徒數萬，竝學大乘。東北山行，過諸城邑，上大雪山，及至其頂，諸山竝下。又上三日，達最高嶺，南北通望，但見橫山各有九重。過斯已往，皆是平地，雖有小山，孤斷不續。唯斯一嶺，蔓延高遠，瞻部一洲，山叢斯地。至如西境波斯，平川渺漫，東尋嵬嵺，莫有窮蹤，北則橫野蕭條，南則印度皐衍，即經所謂香山達池幽邃，未可尋源。四河所從，皆由斯出，爾雅所謂崑崙之墟也。案諸禹貢，河出磧石，張騫尋之，乃遊大夏，固是超步所經，猶不言其發源之始。奘引從前後，自勒行眾，沿領而下，三日至地，達覩貨羅諸故都邑。山行八百，路極艱險，寒風切骨，到于活國。中途所經，皆屬北邊，而此王者，突厥之胤，統管諸番，總御鐵門以南諸小國。自此境東方入葱嶺，嶺據贍部洲中，南接雪山，北至熱海，東漸烏鎩，西極波斯，縱廣結固，各數千里。冬夏積雪，氷嚴崖隒，過半已下，多出山葱，故因名焉。

釋法融

住幽棲北巖之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唐貞觀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異人，乃躬自尋訪。見融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曰：別有小菴。遂引祖至菴所，遶菴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于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悚然。祖曰：猶有這個在。師稽首請說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缺少，與佛何殊？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于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偏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

釋元珪

姓李，伊闕人也。稟氣英奇，寬裕閑雅，乃誓出家。於永淳二年，遂登滿足，乃隸名閑居寺，以習毗尼，執律唯堅。後悟少林寺禪

宗，大通心要，遂卜廬于嶽中龐塢。時有峨冠袴褶，部曲繁多，輕步舒徐，稱謁大師。珪覩其貌偉，精爽不倫，謂之曰：善來仁者，胡為而至？曰：師寧識我邪？珪曰：吾觀佛與眾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識也？對曰：我此嶽神也，吾能利害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珪曰：汝能生死于人，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壞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嶽神稽首再拜，願授正戒。珪曰：神既乞戒，即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為門弟子。珪曰：付汝五戒，汝能奉持即曰能，不能即曰否。神曰：洗耳傾聽。珪曰：汝能不婬乎？神曰：亦娶也。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神曰：能。曰：汝能不盜乎？神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神曰：能。曰：汝能不殺乎？神曰：政柄在躬，焉曰不殺？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混疑也。神曰：能。曰：汝能不妄乎？神曰：我本正直，焉得有妄？曰：非此謂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神曰：能。曰：汝能不遭酒敗乎？神曰：力能。珪曰：如上是為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為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為精，後天地死不為老，終日變化而不為動，畢盡寂默而不為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惛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為婬，福婬禍善不為盜，濫誤混疑不為殺，先後違天不為妄，惛荒顛倒不為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眾生，無汝及無我，無我無汝，孰能戒哉？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願師授我戒，我當奉行，更何業因可拘塵界？我願報慈德，勉我所能。珪曰：吾觀身無物，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珪曰：無為是，無為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叛佛邪？隨意垂誨。珪不得已，言曰：東巖，寺之障也，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聞命矣。昏夜風雷，擺搖震運，願師無駭。即作禮辭去。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霆電，隆棟壯宇，岌礙將圮，物不安所。乃謂眾僧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焉。

釋子鄰

姓范，兗州乾封大范村人。父峻朝，不喜三寶，或見沙門，必加咄唾。鄰生已數歲，見著袈裟者，則生慕羨。開元初，東都廣愛寺慶修律師經范氏之舍，鄰一見之，喜貫顏色，拜求出家。問曰：父母

云何？對曰：師但先去，某乃影隨。律師行五里間，鄰已至矣。及洛寺染削，至十一年，忽思二親，辭歸寧覲。其父喪明，母終已三載矣。因詣嶽廟，求知母之幽趣，即敷坐具，誦法華經，誓見天齊王為期。其夜，嶽神果召鄰，問：何故懇苦如是？鄰曰：母王氏亡來，已經除服，敢問大王，母今何在？王顧簿吏，對曰：王氏見繫獄受苦。鄰曰：我母何罪？王曰：生和尚時，食鷄卵，又取白傅頭瘡，坐是之故，職汝之由。鄰悲號委頓，求王請免，曰：縶縻有分，放釋無門。然則為法師計，請往鄮山，禮阿育王塔，或可原也。鄰詰朝遵途，到句章山寺，叩頭哀訴，五輪著地。禮畢，投策至四萬數。俄聞有呼鄰聲，望見雲氣中，母謝曰：承汝之力，得生忉利天矣，故來報汝。倏然不見。

釋神會

姓高，襄陽人也。年方幼學，厥性惇明，從師傳授五經，克通幽賾。次尋莊老，靈府廓然。覽後漢書，知浮圖之說，由是於釋教留神，無仕進意。辭親投本府國昌寺顥元法師出家，諷誦羣經，易同反掌，全大律儀，匪貪講貫。聞嶺表曹溪慧能禪師盛揚法道，裹足以見。能問曰：從何所來？答曰：無所從來。能曰：汝不歸去。答曰：一無所歸。能曰：汝太茫茫。答曰：身緣在路。能曰：由自未到。答曰：今已得到，且無滯留。居曹溪數載，後徧尋名跡。開元八年，敕住南陽龍興寺，續於洛陽大行禪法，聲彩發揮。先是，兩京之間皆宗神秀，見會明心六祖之風，蕩其漸修之道，南北二宗時始判焉。十四年，范陽安祿山舉兵內向，兩京版蕩，駕幸巴蜀。副元帥郭子儀率兵平殄，然於飛輓索然。用右僕射裴冕權計，大府各置戒壇度僧，聚香水錢以助軍須。初，洛都先陷，會越在草莽，時盧奕為賊所戮，羣議乃請會主其壇度。于時寺宇宮觀鞠為灰燼，乃權創一院，悉資苫蓋，而中築方壇，所獲財帛頓支軍費。代宗郭子儀收復兩京，會之濟用頗有力焉。肅宗皇帝詔入內供養，敕大匠為造禪師宇于荷澤寺中。

釋純陀者

本西域人，從遊京邑，人所欽重。上元中，便云東渡。人見之，顏容若童穉之色，年已六百歲矣。言談氣壯，舉動不衰。代宗皇帝聞之，詔入，禮遇極豐，俾求留年之道。陀曰：心神好靜，今為塵境汩之，何從冥寂乎？若離簡靜外，欲望留年，如登木采芙蕖，其可得乎？陛下欲長年，由簡潔安神。神安則壽永，寡慾則身安。術斯

已往，貧道所不知也。帝由是篤重之。以永泰三年，預知必逝，遣弟子賫衣鉢進上。帝賜弟子紫衣。陀終於鎮國寺焉。

唐肅宗問慧忠禪師

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帝又問曰：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蹋毗盧頂上行。帝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帝又問，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帝曰：見。師曰：他還眨目視陛下否？後涅槃時至，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將何所記？師曰：造取一無縫塔。帝曰：就師取塔樣。師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却知此事，乞詔問之。師遷化後，帝詔問應真。真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應真後住耽源山。

釋無業

姓杜，商州上洛人。其母李氏，聞空中言曰：寄居得否？遂娠。誕生之夕，異光滿室。至成童，不為戲弄，行必直視，坐即跏趺。年至九歲，啟白父母，依止本郡開元寺志本禪師。乃授與金剛、法華、維摩、思益、華嚴等經。五行俱下，一誦無遺。年十二，得從剃落。凡參講肆，聊聞即解。同學有所未曉，隨為剖析，皆造玄關。至年二十，受具足戒于襄州幽律師。其四分律疏，一夏肄習，便能敷演。兼為僧眾講涅槃經。法筵長開，冬夏無倦。後聞洪洲大寂禪門之上首，特往瞻禮。大寂一見異之。業跪而言曰：至如三乘文學，粗窮其旨。嘗聞禪門即心是佛，寔未能了。大寂曰：只未了底心，即是別物，更無不了。不了時即是迷，若了即是悟。迷即眾生，悟即是佛。道不離眾生，豈別更有佛？亦猶手作拳，拳全手也。業言下豁然開悟，涕淚悲泣，向大寂曰：本謂佛道長遠，勤苦曠劫，方始得成。今日始知法身寔相，本自具足。一切萬法，從心所生。但有名字，無有寔者。大寂曰：如是，如是。一切法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本自空寂。經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又云：畢竟空寂舍。又云：諸法空為座。此即諸佛如來住此無所住處。若如是知，即住空寂舍，坐法空座。舉足下足，不離道場。言下便了，更無漸次。所謂不動足而登涅槃山者也。業既傳心印，尋詣曹溪禮祖塔。迴遊廬嶽、天台及諸名山，徧尋聖跡。自洛抵雍，憩西明寺。僧眾咸欲舉請充兩街大德，業默然歎曰：親近國王大臣，非予志也。於是至上黨，節度使相國李抱真與馬燧累有戰功，

又激發王武俊同破朱滔，功多勢盛。然好聞賢善，雖千里外必持幣致之。深重業名行，旦夕贍禮，麾幢往來，常有倦色。謂門人曰：吾本避上國浩穰名利，今此又煩接君侯，豈吾心哉！言訖，逍遙觜上抱腹山，又往清涼山，於金閣寺讀大藏經。星人周天，斯願方畢，復振錫南下，至于西河。初止眾香佛剎，州牧董叔纏請住開元精舍。業謂弟子曰：吾自至此，不復有遊方之意，豈吾緣在此邪？於是撞鍾告眾，作師子吼，雨大法雨，垂二十年。并汾之人，悉皆向化。憲宗皇帝御宇十有四年，素嚮德音，乃下詔請入內，辭疾不行。明年，再降綸旨，稱疾如故。穆宗皇帝即位之年，聖情虔虔，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錄靈犀公遠賫敕旨迎請。業笑曰：行即行矣，道途有殊。於是剃髮澡浴，至中夜，告弟子慧愔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為境惑。一為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同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而坐，奄然歸寂。

釋宗密

大和中，徵入內，賜紫衣。帝累問法要，朝士歸慕。裴相國深入堂奧，受教為外護。師以禪教學者互相非毀，遂著禪源諸詮一藏。其序略曰：禪是天竺之語，源是一切眾生本覺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名為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名禪源。忘情契之是禪行，如談禪理而不說禪行，是不辨華竺之音也。況此真性，非惟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眾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識；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萬行不出六波羅密，禪者但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真性為一禪行哉？三乘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惟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

釋宣鑒

簡州周氏子。早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于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嘗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常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後聞南方禪席

頗盛，師氣不平，遂擔青龍疏鈔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云：這個是什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汝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個心？師無語，遂往龍潭。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于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個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謂眾曰：可中有個漢，牙如劒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辨，若一毫置于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于巨壑。遂焚之。于是禮辭。

釋從諗

參南泉，值泉偃息而問曰：近離甚處？師曰：瑞像。泉曰：還見瑞像麼？師曰：不見瑞像，祇見臥如來。泉便起坐，深器之，許其入室。他日問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師曰：還可趨向也無？泉曰：擬向即乖道。不屬知，不屬不知。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師于言下悟理，遂乃云：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千人萬人盡是覓佛漢子，于中覓一箇道人無？若與空王為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懷。祇是個主人公，更向外覓作麼？一婆子請轉藏經，師却下牀轉一匝，曰：轉藏經已竟。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祇為轉半藏？一日，師問新到僧：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喫茶去。又問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院主問曰：為甚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諾。師曰：喫茶去。又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老僧在青州做得一領布衫，重七斤。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為恁麼却無？師曰：為伊有業識在。師曰：大眾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

泉州何氏子。少禮青原誼公落髮，往長安寶壽寺稟戒，習經律諸部。優遊禪苑，與雪峯、欽山為友。自杭州大慈山邐迤造于臨濟，屬濟歸寂，乃謁仰山。後參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山曰：作

麼？師便喝。山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參堂。山曰：這箇阿師稍似箇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山曰：闍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山曰：甚麼處學得這虛頭來？師曰：全麤終不自謾。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雪峰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峰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峰舉似師，師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山聞，令侍者喚師去，問：汝不肯老僧那？師密啟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師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祇得三年活。(山三年後果示滅。)

一日，與雪峰、欽山聚話，峰驀指一椀水。欽曰：水清月現。峰曰：水清月不現。師踢却水碗而去。師住鄂州巖頭，值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挂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師後庵于洞庭臥龍山，徒侶臻萃。曰：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覩三兩段義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時有一僧出，禮拜請師舉。師曰：吾教意如∴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擘開面門，竪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此是第三段義。夾山下一僧到石霜，纔跨門，便道不審。霜曰：不必闍黎。僧曰：恁麼則珍重。又到師處，如前道不審，師噓一噓。僧曰：恁麼則珍重。方回步，師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夾山。山上堂曰：前日到巖頭，石霜底阿師出來，如法舉似前話。其僧舉了，山曰：大眾還會麼？眾無對。山曰：若無人道得，山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劒。巖頭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劒。師與羅山卜塔基歇次，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而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是。山曰：不肯德山即不問，祇如洞山有何虧闕？師良久曰：洞山好佛，祇是無光。山禮拜。師嘗謂眾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唐光啟之後，中原盜起，眾皆避地，師端居宴如也。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俥刃焉。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門人後焚之，獲舍利四十九粒，眾為起塔。

韶州雲門山光奉院文偃禪師

嘉興人也，姓張氏。幼依空王寺志澄律師出家落髮，稟具於毗陵壇。侍澄數年，探窮律部。以己事未明，往參睦州。州纔見來，便閉却門。師乃扣門，州曰：誰？師曰：某甲。州曰：作甚麼？師曰：己事未明，乞師指示。州開門，一見便閉却。師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三日，州開門，師乃擺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議，州便推出曰：秦時[車*度]轢鑽。遂掩門，損師一足，師從此悟入。州指見雪峰，師到雪峰莊，見一僧廼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僧曰：是。師曰：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祇是不得道是別人語。僧曰：得。師曰：上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眾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這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却？其僧一依師教。雪峰見這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胷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對。峰拓開曰：不是汝語。僧曰：是某甲語。峰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不是某語，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峰曰：大眾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師次日上雪峯，峯纔見便曰：因甚麼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茲契合。溫研積稔，密以宗印授焉。師出嶺，徧謁諸方，覈窮殊軌，鋒辯險絕，世所盛聞。後抵靈樹，冥符知聖禪師接首座之說。初，知聖住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我首座牧牛也，我首座行脚也。一日，令擊鐘三門外接首座，眾出迓，師果至，直請入首座寮。解包後，廣主命師出世。靈樹開堂日，主親臨曰：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路。因問：諸人從上來有甚事？欠少甚麼？向你道無事，已是相埋沒也。雖然如是，也須到這田地始得，亦莫趁口快亂問，自己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擬心即差，況復有言有句，莫是不擬心是麼？莫錯會好，更有甚麼？汝等諸人見人道著祖意，便問超佛越祖之談，汝且喚甚麼作佛？喚甚麼作祖？且說超佛越祖底道理看。問箇出三界，汝把將三界來看，有甚麼見聞覺知隔礙著汝？有甚麼聲塵色法與汝可了？了箇甚麼？古聖不奈何，橫身為物，道箇舉體全真，物物覿體不可得。我向汝道直下有甚麼事？早是相埋沒了也。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己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點檢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師唱道靈樹雲門凡三十載，以乾和七年己酉四月十日順寂，塔全身於方丈。後十七載，示夢阮紹莊奏請開塔奉救，迎請內庭供養，逾月方還，因謚大慈雲匡真弘明禪師。

居士都貺

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當如何湊泊？通曰：全身入火聚。貺曰：畢竟如何曉會？通曰：驀直去。貺沉吟，通曰：可再喫茶麼？貺曰：不必。通曰：何不恁麼會？貺遂契旨，曰：元來太近。通曰：十萬八千。貺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通曰：咦！猶有這個在。貺乞再示，通曰：便恁麼去，鐺是銕鑄。貺謝之。

釋元安

鳳翔麟遊人。少年出家，具戒通經論。問道臨濟，濟常對眾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蒙印可，自謂已足。一日辭濟，濟問：甚處去？師曰：南方去。濟以拄杖劃一劃曰：過得這個便去。師乃喝，濟便打，師作禮而去。濟明日陞堂曰：臨濟門下有個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蘆甕裡淹殺。師遊歷罷，直往夾山卓菴，經年不訪夾山。山修書令僧馳往，師接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山曰：這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師果三日後至，見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闍黎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因茲服膺。

釋文悅

初造大愚，聞示眾曰：大家相聚喫莖蘆，若喚作一莖蘆，入地獄如箭射。師大駭。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法。愚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何不為眾乞食？師不敢違。未幾，愚移翠巖，師復過求指，愚曰：佛法未到，爛却雪寒，宜為眾乞炭。師亦奉命。事竟，復造方丈，愚曰：堂司缺人，今以煩汝。師受之不樂，恨愚不去心。坐後架，桶箍忽散，自架墮落，師忽然開悟，愚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再拜，不吐一詞而去。

釋可真

參慈明後，天下無可意者。善侍者知其未徹，笑之。一日山行，舉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礫置盤石上，曰：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許汝親見慈明。師擬對，善叱曰：停思停機，情識未透。師愧悚還石

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行脚人，有甚急夏未了蚤至此？師泣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明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喝曰：頭白齒豁，猶作這个見解，如何脫離生死？師悚然求示。明曰：汝問我。師理前話問之。明震聲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師于言下大悟。

釋義青

青社李氏子。七齡穎異，往妙相寺出家。試經得度，習百法論，即棄遊宗席。時圓鑑禪師居會聖巖，師來，鑑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經三載，一日問曰：汝記得話頭麼？試舉看。師擬對，鑑掩其口。師了然開悟，遂禮拜。鑑曰：汝妙悟玄機耶？師曰：設有，也須吐却。自此復經三年，鑑時出洞下宗旨示之，悉皆妙契。付與太陽頂相、皮履、直裰，囑曰：代吾續其宗風，無久滯此，善宜護持。遂書偈送曰：須彌立太虛，日月輔而轉。羣峯漸倚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叢，曹溪洞簾卷。金鳳宿龍巢，宸苔豈車碾。令依圓通秀禪師。師至彼，無所參問，唯嗜睡而已。執事白通曰：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法。通曰：是誰？曰：青上座。通曰：未可，待與按過。通即拽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牀訶曰：我這裏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曰：和尚教某何為？通曰：何不參禪去？師曰：美食不中飽人吃。通曰：爭奈大有人不肯上座。師曰：待肯堪作甚麼？通曰：上座見曾甚麼人來？師曰：浮山。通曰：怪得恁麼頑賴。遂握手相笑，歸方丈。由是道風籍甚。梁乾化四年夏示寂，敕謚慈濟。

釋慧南

依泐潭澄禪師分座接物，名振諸方。偶同雲峯悅禪師遊西山，話及雲門法道，峯曰：澄公雖是雲門之後，法道異矣。南詰其所以異，峯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銕成金；澄公藥永，銀徒可翫，入煅則流去。南怒，以枕擲之。峯雖謝過，而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即背去。南挽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意？峯曰：石霜圓手段出諸方，公宜見之，不可後也。南默計曰：悅師翠巖，使我見石霜，于悅何有哉？即造石霜。及中途，聞慈明不事事，忽叢林無意見之，遂登衡嶽，謁福嚴賢禪師，賢命掌書記。俄賢卒，郡守請慈明補之。既至，目其貶剝諸方，件件數為邪解，南為之氣索，遂造其室，欲行師資禮。明曰：書記已領徒遊方，設使有疑，可坐商略，不必作是行

徑。南哀懇愈切，明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云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耶？是無喫棒分耶？南曰：是有喫棒分。明色莊曰：若爾，則從朝至暮，鵲噪鴉鳴，亦有喫棒分。即端坐，受南炷香作禮。明復問曰：趙州謂臺山婆子：我為汝勘破了也。且道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南汗下，不能加答，連日入室請決，明唯詬罵而已。一日，南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汝作罵會耶？南于是大悟，遂作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讐。呈慈明，明許可之。

釋宗杲

號大慧，因居妙喜庵，又稱妙喜。產宣州奚氏，即雲峰悅之後身也。靈根夙具，慧性生知。年方十二，即投慧雲齊公，十七薙染。初遊洞宗之門，洞宗耆宿因師詞鋒之銳，乃燃臂香授其心印。師不自肯，棄去，依湛堂準，久之不契。湛堂因臥疾，俾見圓悟。悟居蜀昭覺，師踟躕未進。一日，聞詔遷悟住汴天寧，喜曰：天賜此老與我也。遂先日至天寧迎悟，且自計曰：當終九夏，若同諸方妄以我為是者，我著無禪論去也。值悟開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山東水上行。悟曰：天寧即不然，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聞，忽前後際斷。悟曰：也不易你到這田地，但可惜死了不能活，不疑言句，是為大病。豈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須要信有這些道理。于是令居擇木堂，為不釐務侍者。後聞悟室中問僧有句無句，如籐倚樹話，師遂問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此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既對眾問，今說何妨？悟不得已，曰：我問五祖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大悟曰：我會也。悟歷舉數段因緣詰之，皆酬對無滯。悟喜，謂之曰：始知吾不汝欺也。乃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俾掌記室。未幾，圓悟返蜀，師因韜晦，結菴以居。後度夏虎丘，閱華嚴至第七地菩薩得無生法忍處，忽洞明湛堂所示殃崛摩羅持鉢救產婦因緣。宋紹興七年，詔住雙徑。一日，圓悟訃音至，師自撰文致祭。即晚小參，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沙曰：東村作驢，西村作馬。僧曰：意旨如何？沙曰：要騎便騎，要下便下。若是徑山即不然，若有僧問圓悟：先師遷化向甚處去？向他道：墮大阿鼻地獄。意旨如何？曰：饑餐洋銅，渴飲鐵汁，還有人救得也無？曰：無人救得。曰：如何救不得？曰：是此老尋常茶飯。十一年五月，秦檜以師為張九成黨，毀其衣牒，竄衡州。三十六年十月，詔移梅

陽。不久，復其形服，放還，詔住阿育王。尋降旨，令師住徑山，大弘圓悟宗旨。辛巳春，退居明月堂。一夕，眾見一星殞于寺西，流光赫然。尋示微疾。八月九日，謂眾曰：吾翌日始行。是夕五鼓，手書遺表，併囑後事。有僧了賢請偈，師乃大書曰：生也祇麼，死也祇麼，有偈無偈是甚麼？委然而逝。世壽七十五，坐五十八夏。謚普覺，塔名寶光。

釋守珣

號佛燈，即郡之施氏子也。初參廣鑑瑛和尚，不契，遂謁佛鑑。隨眾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曰：今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于是晝坐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珣聞頓悟。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也。乃詰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珣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個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珣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珣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鑑囑令護持。是夕，展衾厲聲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圓悟聞，竊疑其未然，乃曰：吾須勘過始得。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圓悟推珣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珣曰：潭深魚聚。曰：見後如何？珣曰：樹高招風。曰：見與未見時如何？珣曰：伸脚在縮脚裏。圓悟大然之。後出世，初主禾山，次天聖，從何山及天寧。紹興甲寅，謂居士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先師忌日，吾時至矣。迄還鄞南。至十月四日，績遣弟僧道如訊之。珣曰：汝來正其時也。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同條死。明早可與我尋一隻小船來。道如曰：要長者高者？珣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雞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偈，珣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闍維，舌根不壞。

釋慧遠

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從藥師院宗辯薙染，首詣大慈講肆，次參靈巖徽禪師，微有所入。會圓悟領旨住昭覺，遠投之，值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因緣，遠忽頓悟，仆於眾，眾掖之起，遠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參，遠出問曰：淨躶躶空無一物，赤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曰：七珍八寶一時拿。遠曰：禍不入謹家之門。悟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遠便喝，悟以拄杖擊禪牀云：喫得棒也未？遠又喝，悟連喝兩喝，遠便禮拜。自

此機鋒峻發，無所抵捂。出世初，住皐亭山顯孝。宋乾道六年十月十五日，詔遷靈隱。上堂，僧問：即心即佛時如何？曰：頂分了角。僧曰：非心非佛時如何？曰：耳墜金環。僧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麼生？曰：禿頂修羅舞柘枝。七年二月十五日，召入選德殿，賜坐，孝宗問：如何免得生死？遠對曰：不悟大道，終不能免。帝曰：如何得悟？遠曰：本有之性，究之無不悟者。帝曰：悟後如何？遠曰：悟後始知脫體現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帝首肯之。帝又曰：即心即佛如何？遠曰：目前無法，陛下喚甚麼作心？帝曰：如何是心？遠正身又手立曰：只這是。帝大悅。八年秋八月七日，召遠入東閣賜坐，帝曰：前日夢中忽聞鐘聲遂覺，不知夢與覺是如何？遠曰：陛下問夢耶？問覺耶？若問覺，而今正是寐語；若問夢，而夢覺無殊，教誰分別？夢即是幻，知幻即離，覺心不動，故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帝曰：夢幻既非，鐘聲從甚處起？遠曰：從問處起。帝又問曰：前日在此閣坐，忽思得不與萬法為侶，有個見處。遠曰：願聞。帝曰：四海不為多。遠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又如何？帝曰：亦未曾欠闕。遠曰：纔涉思惟，便成剩法，正使如斷輪，如閃電，了無干涉。何以故？法無二故，見無二見，心無別心，如天無二日。帝悅，賜佛海大師之號。淳熙三年正月，忽感微疾，于上元說偈曰：拗折秤鎚，掀翻露布，突出機先，雅飛不度。安坐而逝。留七日，顏色不異，全身塔焉。

釋安民

字密印，嘉定朱氏子也。初講楞嚴于成都，有聲。時圓悟居昭覺，因造焉。值悟小參，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民聞，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對曰：楞嚴。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入還辨見，畢竟心在何處？民多呈義解，悟皆不肯。民復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已彰。民聞悅然，自謂至矣。悟示鉗鎚，罔措。一日，白悟：請弗舉話，待某說看。悟曰：諾。民曰：尋常拈鎚竪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即菩提妙明真心？悟笑曰：你原來在這裏作活計。民又曰：下喝敲牀時，豈不是返聞聞是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玅性圓明，離諸名相？民于言下釋於，於是罷講，侍圓悟。因悟出蜀，居夾山，民從行。悟為眾小參，舉古帆未掛因緣，民聞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民舉前話，悟曰：庭前栢子。民即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于一滴。悟笑曰：奈這漢

何？悟說偈曰：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參。莫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遊昭覺，三載翱翔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花叢裏現優曇。未幾，開法保寧，遷華藏，大弘圓悟之道。後示疾于本山，闍維，舍利頗賸，人或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明瑩潔，心舌不壞，并建塔焉。

釋寶印

號別峰，嘉州李氏子也。幼通六經，長窮七史。忽厭塵俗，志慕竺墳，乃從德山清素得度。往聽華嚴起信，盡得旨。覺勞筭沙，終非解脫，遂依中峯密印民禪師。密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叱曰：是誰起滅？師聞大悟。會圓悟歸昭覺，遣師往省，隨眾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竪起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何者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又謁大慧于徑山，慧問：甚處來？曰：西川。慧曰：未出劒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曰：不合起動和尚。慧忻然。後出奉詔住雪竇。淳熙七年秋，召師問道，賜肩輿入選德殿。帝曰：三教聖人本同這個理否？對曰：譬如虛空，東西南北初無二也。帝曰：但聖人所立門戶則不同耳，如孔子以中庸設教。印曰：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故法華云：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云：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法。帝曰：今時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語言，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禪宗不以文字教人，直指心源，頓令悟入，不亂于生死之際，此為殊勝。印曰：非獨後世不見夫子之心，嘗見孔門顏子號為具體，盡生平力量，只道得個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竟捉模不著。而夫子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道：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以此觀之，夫子未嘗迴避諸弟子，而諸弟子自□□了也。昔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能知儒。此言寔為□□。帝曰：朕意亦謂如此。帝又問：莊子何如人？印曰：只是佛法中小乘聲聞以下人也。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為界。即如莊子所謂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若大乘人則不然，度眾生盡，方證菩提。正如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有一夫不被其澤者，若己推而內諸溝中也。帝大悅，詔住徑山。開堂曰：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祇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祇恁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道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舍未忘。若道佛祖一時俱是，一時俱不是，顢頇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大蟲裹紙帽，好笑又驚人。十年二月，帝

註圓覺經賜師，命作敘流行。紹熙元年十一月，往見智策禪師決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索紙書云：十二月初七夜雞鳴時九字。果至期而化。留七日，顏色明閏，髮長頂溫。葬全身于西岡，隘曰慈辯，塔曰智光。

釋彌光

號晦庵，閩中李氏子也。生寡言笑，聞僧貝梵則喜。年十五，依文慧禪師圓頂，喜究羣書。一日計曰：剃髮染衣，當期悟徹，而醉心俗典耶？遂首謁圓悟，次參黃蘗祥、高庵悟，機語皆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值大慧寓廣，因從之。慧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二看。光曰：佛心。上堂，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即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徧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曰：某不肯他後頭下個註脚。慧曰：此正是以病去法。光毅然無信可意。慧曰：汝但揣摩看。光竟以為不然。經旬，因記海印信公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光始無滯，趨告慧，舉道者見琅邪并玄沙未徹語詰之。光對已，大慧笑曰：雖進一步，祇不著所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見處總如是也，何益于事？其楊岐正傳，止三四人而已。光慍而去。翌日，慧問：汝還疑否？曰：無可疑者。慧曰：祇如古人相見，未待開口，已知虛寔。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光悚然汗下，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話。慧過雲門庵，光亦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最癖，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不得活，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光疑情愈深。後入室，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光曰：裂破。慧乃振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光即大悟。慧即撾鼓告眾曰：龜毛拈得笑咍咍，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光亦呈偈曰：一椶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自爾名喧宇宙，道洽緇素。出住教忠瓣香，為妙喜拈出。

釋道謙

本郡人。初依佛果，無所入。玅喜奉旨住徑山，謙亦在侍，令往長沙通書于張紫巖，乃自謂：參禪二十年尚無個入處，又有此行，豈不荒廢乎？將辭，友人宗元叱曰：不可！豈以在路參禪不得耶？汝去，吾與俱往。一日，在途泣曰：一生參禪無得力處，今奔波若

此，何得相應？元曰：你但將諸方參得、悟得并圓悟、妙喜與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我可替者盡替，汝只有五事替不得，須自承當。曰：何為五事？元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馱箇死屍路上行。謙于言下大徹，不覺手舞足蹈。元曰：汝此回方可通書，吾先歸矣。後半載，返雙徑，妙喜于山門外亭一見，便曰：建州子這回自別也。

釋道樞

吳興四安徐氏子也。嘗參道場慧禪師，得授心印，道業日隆。初主何山，移華藏。隆興初，詔遷靈隱。宋孝宗召入內殿，賜坐，問曰：禪道之要，可得聞乎？對曰：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分，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亡情却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沉掉二病，自忘問答之意。矧今見在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見也。上為之首肯。後以老，乞退居明教之永安，逍遙自適。嘗題偈于壁曰：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于永安。

釋善繼

號絕宗，越之婁氏子也。母王氏，夢神僧授白芙蕖，遂娠。生即能言，或見母舉佛號，便能合掌和之。稍長，治春秋傳，因竊窺佛經，乃唯然歎曰：春秋固佳，特世法耳，莫若求出世法。況吾身如泡聚，官爵奚為哉？于元大德，即請于父母師恭和尚祝髮。明年，進滿分戒。尋從天竺大山恢法師習天台教。恢公見其慧解卓倫，嘗囑曰：吾輪下數百人，堪繼大法者，惟子耳。會大山遷雲間之延慶，即往南竺謁湛堂澄。澄一見便問曰：入不二門，屬何觀法？繼對曰：三種觀法，對屬三部。此文既與止觀同成，觀體的是從行。澄又問：諸經之體，為迷為悟？繼曰：體非迷悟，迷悟由人，亦顧所詮經肯何如耳。澄公喜溢顏色，謂眾曰：法輪轉于他日，將有望斯子矣。俾居第一座。澄移上竺，王岡潤補其席，亦居第一座。天曆乙巳，出住良渚香，嗣湛堂。日講金光明經，夜夢四明法智謂曰：爾所講之經，與吾若合符節。自是益加精進。至正壬午，元臣高納璘請主天台薦福。無何，遷能仁。闡法華妙玄文句，又釋五章奧義。嘗示眾曰：五祖有云：止觀一部，即法華三昧之筌蹄；一乘十觀，即法華三昧之正體。汝等須解行並馳，正助兼運，則圓位可

登，而不負祖師命宗之意也。元季，一日忽告眾，端坐而逝。世壽七十有二，僧臘六十有三。荼毗，舌根不壞。塔于靈秘之西。

釋真清

號象先，長沙湘潭羅氏子。生而穎異，修幹玉立，威儀嚴肅，不妄言笑。日誦經史數千言，終身不忘一字。父為河南縣尹，常對賓朋以大器期之。年十五，補邑弟子員。偶有異僧過而目之曰：此法門良驥也。十九，因家難起，遂投南嶽伏虎嶽，依寶珠和尚薙染，受具足戒。令看無字話，自是一心參究，寒暑不輟。至二十五，從珠遊金陵，探禹穴，因舟觸岸有聲，忽有省。珠大喜曰：幸子大事已明，善宜保護。珠以年高，自普陀棲隱于下天竺。忽一日，命師曰：吾欲觀化，無令人入。聞吾擊磬聲，當啟戶。數日不聞動定，師密窺牖隙，見珠鼻柱垂地。越一日，聞磬，師方排闥而入，珠已泯然逝矣。珠既化去，師乃訪鹽官古蹟，駐錫覺皇。俄患背疾，感雲長入夢，授藥病愈。時佛慧寺月溪法師講起信論于吉祥，師乃率眾延唱臨濟宗旨。眾扣師室，從容語之曰：圓宗無象，滿教難思。我若有宗可講，非但法堂前草深一丈，即真空亦為緣慮之場。汝若有法可聽，豈特頭上安頭，實際却為聲名之境。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不過以楔出楔，隨迷遣迷。是故會旨者山嶽易移，乖宗者錙銖難入。況起信之旨，大徹宗乘，何須更煩忉怛。勉之！眾皆稽首而退。師乃南遊天台，窮搜勝絕，懷無見覩之高風。誅茆塔前三年，有荊山法師赴石梁之社，偕師至毗陵永慶，互以楞嚴參究。荊山歎曰：某所講經，雖精微于佛語，聞師所論，誠出卷于塵中。師欲返初服，而禮部唐公荊川留結千日之期。已而復歸天台古平田寺臨海王司寇敬所，入山訪道，訂為方外交。隨遷華頂天柱峯，修大小彌陀懺六年。暇則敷演十乘，闡明三觀，故四方學者攀蘿而至。俄雲間陸宗伯平泉聘說法于本一院，李方伯冲涵聘講于桐川。再畢，返掉嘉禾龍淵，欻抱疾告門人，付衣鉢，遺囑弟子如法闍維。盡發長物，于五臺、雲棲、西興五處飯僧。卒于萬曆癸巳正月二十九日，世壽五十七，臘三十八。如惺抱骨建塔，遷于寺西螺師山右繡文溪之上。武塘了凡居士袁黃撰銘。

釋梵琦

字楚石，明州象山人，姓朱。父杲，好善有隱德。母張氏，事佛惟謹。以大元元貞二年丙申六月，夢日墮懷而生。襁褓中有神僧見之，謂曰：此兒佛也，他日當大振佛法。四歲失怙恃，祖母王氏鞠

之。六歲善屬對，七歲能書大字，詩書過目不忘。九歲抵西浙，從海鹽天寧衲翁模受經業。年十六，入杭昭慶受具戒。一日閱首楞嚴，有說偈曰：七處徵心心不肯，八還辨見見元無。劈開秘密千重鎖，迸出圓明一顆珠。從此聖凡知解絕，有何生死性情拘。話頭拈起知音少，留與人間作楷模。時元叟端禪師主徑山，師往參，即問：如何是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叟遽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速道，速道。師擬進語，叟震威一喝，師乃錯愕而退。會英宗皇帝詔善書者赴闕金書大藏經，師在選中，辭叟遂行。既至，館于萬寶坊，近崇天門。一夕睡起，聞綵樓鼓鳴，豁然大悟，徹見徑山為人處。述偈曰：崇天門外鼓騰騰，驀箚虛空就地崩。拾得紅爐一片雪，却是黃河六月氷。甲子東歸，再參元叟于徑山。叟迎笑曰：且喜汝大事了畢。遂以第二座延之，學者多諮叩焉。未幾，以行宣政院命，出世海鹽州之福臻。題五相無礙曰：萬法圓成一念中，眾生世界盡牢籠。光相大小珠相似，赤白青黃色不同。畢竟未知何處起，如今方信本來空。平常一句如何會，日出西方夜落東。天曆，遷州之天寧。至元，遷杭之報國。至正，遷嘉興之本覺。丁亥，帝賜號佛日普覺慧辯禪師。復遷天寧，建大毗盧閣。又建寶塔七層，高二百四十餘尺。塔成，忽偏倚欲什。師日禱于佛，夕大風雨。州民聞空中有聲曰：急往天寧救塔。明日，塔乃四正如初。後以兵燹殆廢，失頂之寶瓶。師復鳩施完葺，以錢鑄寶瓶補之。上瓶之日，天花紛雨，異香滿空。大明洪武元年秋九月，詔江南大浮圖十餘人，于蔣山寺作大法會。師與其列，隨升座說法，以聳人天龍鬼之聽。上大悅。二年三月，復修故事，召師說法。錫燕于文樓下，親承顧問。出內府白金以賜，館于天界寺。上以鬼神情狀，幽微難測，命著三藏之說。既而援據經論成□，將入奏，忽示微疾。越四日，趣左右具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厲聲一喝，泊然而化。荼毗，齒牙舌根數珠咸不壞。弟子文晟奉歸海鹽，建塔于天寧永祚禪寺。

釋玉芝

講楞嚴偈云：談經非舌耳無聞，一坐青山夏十旬。標指瞿曇終有相，迷頭演若本無因。病源莫執方為藥，心境須知法是塵。直下不留元宇脚，個中誰是出頭人？又云：只繡鴛鴦不度針，百花叢底漫沉吟。七徵未解齊生死，八辨那能出縱擒？獘垢祇緣窮子念，慇懃終媿老婆心。便教捲席同休去，方丈何妨草自深？

釋蓮池袾

仁和縣人，姓沈。年十七，補邑庠。雖業儒，每書生死事大四字於案頭自警。一日啜茗，失手碎茶甌，有省。遂投西山性天理和尚薙髮，於無塵律師處受具。北遊五臺，參遍融。後又謁笑巖於柳菴，求開示。巖曰：你三千里外求我開示，我有甚麼開示？師恍然，即禮辭。過東昌道中，聞譙樓鼓聲，忽悟。偈曰：三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遂南歸，住雲棲。開淨土門，以攝三根。由是四眾翕然尊之。侍郎王公宗沐問：夜來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師曰：猫兒突出時如何？王無語。師自代云：走却法。師留下講案，仍頌曰：老鼠唧唧，華嚴歷歷。奇哉王侍郎，却被畜生惑。猫兒突出畫堂前，牀頭說法無消息。無消息，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問：世尊默然良久，外道謂開我迷雲：空生晏坐不言。帝釋云：善說般若。作麼生？師曰：良久處欲望開迷，陰霾萬里；晏坐邊擬開般若，說竟多時。雖然如是，鞭頭得旨，空裏飛花。且畢竟見個甚麼？十二月廿八臨終時，預於半月前別眾曰：吾將他往矣。人皆莫測。至期，果示微疾，面西而逝。

釋圓悟

號密雲，姓蔣，宜興人。生即端嚴總角時，念世無常，勤持佛號。偶見壇經宗門向上一路，覺有入處。凡山行及穿城歷市，咸事參究。一日，負薪過山，觸積薪而省。聞禹門傳演法，龍池往侍薙染。閱三年，每自勘心境對立，以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語請益，往往被訶，抱憤成疾，因閇關。池過關前，話及有心無心之旨，師呈偈云：心心即自心，有無皆自心。有無皆自心，無心無自心。池未許可。又三年，命監院務，奮發精進。忽于銅官山頂，悟情與無情煥然等現，遂往覲龍池于都門。池心折之，因以無住法囑師南遊。自雙徑、兩目、天台，為諸名宿開發積疑，莫不驚嘆得未曾有。迨池歸，叩師以扶持佛法。師呈賞罰，都與三十棒之偈，池笑付拂。未幾，池遷化。師感法乳恩深，心喪三年，煢煢在疚，觸目注存。大明萬曆丁巳，遠涉匡衡，還息于天台通玄寺，宗風大播。次年，應金粟請，依荊榛，餐葵藿，龍象競歸之。不踰時，輪奐[這-言+(虎-儿+几)]起，悉具叢林規制，食以萬指。凡師所過，緇素瞻禮者喧填雜沓，每至遮道不得行。其山川阻隔，從數千里外勤尺寸以請者，師為之發蒙導滯，一如親承熱棒，而聲教四訖。崇禎庚午冬，自黃檗歸金粟，四方歸依者益眾。昌治入室，授法名通昌。司李黃元公請住天童。昔天童山巍冠五山，及到，因洪水漂沒丹崖翠壁之間，遺構蕭蕭，遂任締造之役。積十年，臺閣崇隆，堂室複

叠，望之若雲蒸霞鬱，瓢笠濟濟，三倍金粟。師修列祖塔竟，即有退藏之志。一生開示，舉從前千七百則公案，悉落塵尾而斬葛藤，撥開雲霧。其接引者，自王公長者以至廝隸末流、五比丘、十弟子以及一闡提輩，統以慈光攝受。如偶成偈云：十方世界恣橫眠，那管東西南北天。惟我獨尊全體現，人來問著只粗拳。其著述者，為法證辨，如鐘聲鏡影，不墮語言文字之障。共刱復者，法幢所賁，即為寶坊，而一杖一拂，飄然物外，絕不作一住相。崇禎辛巳，田太傅承皇貴妃田氏命，躬齎紫衣入山，祈師演法，因請住留都大報恩寺。師以衰邁，力却之。是年七月之七日示疾，跏趺而逝，全身塔于天童南崗。

釋通容

號費隱，姓何，福清人。年十四依鎮東慧山祝髮。初參壽昌博山及雲門，後聞密雲寓吼山，遂往謁，被打，從前伎倆知見一切氷釋。雲始問：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汝作麼生會？師云：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雲便休去。既而雲主金粟，命職西堂。明年隨赴黃檗，以源流衣拂付焉。大明崇禎丙子歲，師自黃檗遷金粟。丙戌遷天童，又遷超果，又遷福嚴。大清順治庚寅，師受鎮將邑侯諸鄉紳請上徑山，鉗鎚衲子，寒暑弗懈。賜昌治杖偈云：覿體現前，描畫不得。妙運超方，了無羣惑。指點人間，疏通正脉。如天童示云：且道歷代祖師安身立命在甚麼處？莫是在天上人間麼？且喜沒交涉。莫是在魔宮佛界麼？且喜沒交涉。莫是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麼？且喜沒交涉。若向者裏分曉得，諦當分明，鐵饅頭一任橫咬豎嚼，不妨大家有分。又超果示云：窮究參看是什麼意旨？看到無可看，參到無可參，逼拶到結角羅文處，忽然突出眼睛來。囚！元來教外別傳直指之道，得恁麼近本分事，得恁麼現成妙明心，得恁麼靈通真如性，得恁麼不變如來藏，得恁麼含藏公案，得恁麼無私大道，得恁麼廣大，十方無畔岸，八面絕其遮攔，縱目所觀，縱手所指，高低普應，左右逢原，取之無盡，用之不竭，事事歸宗，頭頭合轍，大用現前，不存軌則，豈不為最圓頓之法門？又徑山偶題云：五峰開似五蓮花，梵宇幽居勝足誇，龍象繼蹤那有億？祖燈續焰自無涯。蒼松夾道飛空入，翠竹藏天壓日斜，法座我登將甚說？萬山圍繞笑趺跏。一片婆心，孳孳矻矻，不知老之將至云。

釋海明

號破山，蜀之蹇氏子。弱冠得度，從慧法主聽講楞嚴。咨疑不決，即出蜀，住破頭山。鞭逼三載，忽於經行之際，見一平世界，不覺墮落巖下，損足。至半夜，翻身劇痛，有省，叫曰：屈！屈！一居士曰：師脚痛耶？師劈面一掌，曰：非公境界。尋參博山，復參雲門，後參天童。童問：那裏來？師曰：雲門。曰：幾時起身？師曰：東山紅日出。童曰：東山紅日出，與汝什麼相干？師曰：老老大大，猶有這箇語話。童曰：我既如此，你許多絡索又從那裏來？師震威一喝，便出。入室次，童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政恁麼時，以何為界？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崇禎己巳出世。僧問：萬法從心生，萬法從心滅。不生不滅，心在甚麼處？師曰：謝三娘不識四字。僧禮拜，送法衣至。上堂：大庾嶺頭提不起，鷄足山前成滯貨。衲僧今日獲一披，如雲普覆華王座。大眾記取，三十年後，切忌不可動著。何也？動著則禍生。問：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為什麼惟佛與祖乃能知之？師曰：知音不必頻頻舉，八兩原來是半觔。問：破山堂內有僧否？師拈拄杖，曰：向前來，與汝道。曰：執拄杖者是誰？驀頭一棒。

法高僧摘要卷二

武原居士　徐昌治覲周父　編輯

釋佛圖澄

常勸石勒止殺，偶閑坐嘆曰：後二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既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驕，輕弄鮮卑。那那忿，抽刀刺殺其弟，執兄于室，以刀擬心，若人入屋，便欲加手。謂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則共死于此。內外驚愕，莫不往觀。石勒自往視之，謂薛合曰：鄉且寬情，國有常憲。命人取那那，遂殺兒而死。鮮卑段波攻勒，其眾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波。勒登城望彼軍，不見前后，失色曰：軍行地傾，波豈可獲。更遣[廾/(匕*白*匕)/火]安問澄，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波執之。澄勸勒宥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勒後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歲，晉成帝咸和五年。勒登位已後，事澄彌篤。石虎有子名斌，後勒為兒，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虢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中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迺取楊枝呪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穉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灌佛，為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眾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子弘襲位。少時，石虎廢弘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武。虎傾心事澄，有重于勒，迺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非顧，何以旌德？從此以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尚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時太子石邃圖為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倘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嘆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虎，終不能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今厄。唱云：眾僧呪愿。澄又自呪愿，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呪願，有頃曰：脫矣。后月餘日，黑略還，自說墮羌圍中，東南走獲免。推檢日時，正是澄呪愿時也。石虎兒偽大司馬燕公石斌，虎以為幽州牧鎮，羣凶湊聚，因以肆暴。澄戒虎曰：天神昨夜言疾收馬還，至秋

齊當癰爛。虎不解此語，即敕諸處收馬送還。其秋，有人譖斌于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母齊氏。虎彎弓捻矢，自視行斌罰，罰輕，虎乃手殺五百。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親殺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行罰乎？虎乃止。後晉軍出淮泗，隴北凡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佛無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諫之曰：王過去世曾為大商主，至罽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微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受鷄身。後王晉地，今王為王，豈非福耶？壜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為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乃信悟，跪而謝焉。虎嘗問澄：佛法不殺。朕為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既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暢三寶，不為暴虐，不害無辜。至于凶愚無賴，非化所遷，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輕財事佛，無解殃禍。虎雖不能盡從，而為益不少。時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漳西[父/缶]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于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澄常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賊垂死。因燒香呪愿，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于某處為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于臨漳修治舊塔，少承露盤，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畫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盤像。虎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氐後果都之。澄嘗與虎共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洒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內頗有酒氣。后月餘日，有一妖馬，鬣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嘆曰：災其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群臣于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坯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乃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歲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與虎辭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炎幻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有疾，忽爾告終。即自出宮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非所能延。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吝，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濫，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

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恨。虎悲鳴慟泣，知其必逝，即為鑿壙營墳。至十二月八日，卒于鄴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四年。士庶悲慟，傾國哀號。春秋一百一十七。

鳩摩羅什

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國相。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國。時苻堅僭號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竝來朝堅。堅於正殿引見二王，因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乃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苻堅建元十三年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道安，將非此耶？即遣使求之。十八年九月，堅遣驍騎將軍呂光、陵江將軍姜飛等，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及烏耆諸國。臨發，堅餞光于建章宮，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為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國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為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尅龜茲，即馳驛送什。光軍未到，什對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日下，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為主。光既獲什，未測其智量，見年齒尚少，乃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什拒而不受，辭甚苦，到乃飲以醇酒，不虧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曾無異色，光慙愧而止。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歸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苻堅已為姚萇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于是竊號關外，稱年太安。頃之，光卒，子紹襲位。光庶子纂殺紹自立。光弟保有子名超，殺纂斬首，立其兄隆為主。什停涼積年，萇聞高名，虛心要請。諸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為姚謀，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興襲位，復遣敦請。興弘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于廟庭，逍遙園葱變為[茫- 亡+臣]，以為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于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晤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微造盡，則窮年忘勌。自大法東被，始于漢明，涉歷魏晉，經論漸多。興少崇三寶，銳志講集。什既至止，仍請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眾經，盡轉漢言，音譯流便。漸覽舊經，義多紕繆，皆由先譯失旨，不與梵本相應。于是興使沙門僧碧、僧遷、法欽、道流、道恒、道標、

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興執舊經，以相讎校，文義圓通，眾心愜伏。興以佛道冲邃，乃著通三世論以勗示因果，王公已下竝欽讚厥風。續出小品、金剛、般若、十住、法華、維摩、思益、首楞嚴、持世、佛藏、菩薩藏、遺教、菩提、無行、呵欲、自在王、因緣觀、小無量壽、新賢劫、禪經、禪法要、禪要解、彌勒成佛、彌勒下生、十誦律、十誦戒本、菩薩戒本、成寔、十住、中、百、十二門諸論，凡三百卷。

釋僧實

姓程，咸陽靈武人。幼懷雅亮，清卓不偷。嘗與諸僮共戲，或摘葉獻香，或聚砂成塔。知為信奉之漸，親眷愛結。年二十六，乃得剃落。有道原法師，擅名魏代，實往歸焉。隨見孝文，便蒙降禮。大和末，從原至洛，因遇勒那三藏，授以禪法。每處皇宮，諮問禪秘。於是尋師問道，備經循涉。雖三學通覽，偏以九次雕心。故得定水清澄，禪林榮蔚。兼又道契生知，化通關壤。勤整四儀，靜修三法。周太祖文皇以魏大統中下詔曰：師目麗重瞳，偏同虞舜。背隆傴僂，分似周公。德宇純懿，軌量難模。可昭玄三藏，言為世寶。至保定年，太祖又曰：師才深德大，宜庇道俗，以隆禮典。乃躬致祈請，為國三藏。實受之。益州大德五十餘人，各懷經部，送像至京。以真諦妙宗，條以問實。既而慧心潛運，南北疎通。即為披決，洞出情外，竝神而服之。于是陶化京華，久而逾盛。忽一旦告僧曰：急備香火，修理法事。誦觀世音，以救江南某寺堂崩厄也。當爾之時，揚都講堂，正論法席，數百道俗，充滿其中。聞西北異香，及空中妓樂，合堂驚出，同共聞聽。堂欻摧壞，大眾無損。奏聞梁主，乃移以問周，果如實祐。大送珍寶，錫遺相續。而實但取三衣什物而已，餘隨散之。由爾名振二國，事參至聖。以保定三年七月十八日卒于大追遠寺，春秋八十有八。

佛馱跋陀羅

此云覺賢，迦維羅衛人，甘露飯王之苗裔也。父少亡，賢孤，與母居。五歲復喪母，為外氏所養。從祖鳩婆利聞其聰敏，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為沙彌。至年十七，與同學數人習誦為業，眾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一日敵三十夫也。及受具戒，修業精懃，博學群經，多所通達。少以禪律馳名，常欲遊方弘化，會有秦沙門知嚴西至罽賓，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有道志，而不遇真匠，發悟莫由。即諮詢國眾：孰能流化東土？僉曰：有佛馱跋陀者，可

以振維僧徒，宣授禪法。嚴要請苦至，賢遂愍而許焉。于是捨眾辭師，裹粮東逝，步驟三載，綿歷寒暑。既度葱嶺，路經六國，國王矜其遠化，竝傾資奉。至交趾，乃附舟海行，經一島下，賢以手指山曰：可止于此。舶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可停也。行二百餘里，忽風轉吹舶還向島下，眾人方悟其神，咸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便風，同侶皆發，賢曰：不可動。舶主乃止。既而有先發者，一時覆敗。後于闇夜之中，忽令眾舶俱發，無肯從者。賢自起收纜，唯一舶獨發。俄爾賊至，留者悉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什大欣悅，共論法相，振發占微，多所悟益。秦太子泓欲聞賢說法，乃要命群僧集論東宮。羅什與賢數番往復。什問曰：法云何空？答曰：眾微成色，色無自性，故唯色常空。又問：既以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一微？答曰：羣師或破析一微，我意謂不爾。又問：微是常耶？答曰：以一微空故眾微空，眾微空故一微空。時寶雲譯出此語，不解其意。餘日，長安學僧復請更釋。賢曰：夫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眾微，微無自性則為空。故一微空中無眾微，眾微空中無一微。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餘僧，竝往來宮闕，盛修人事。唯賢守靜，不與眾同。義熙十四年，吳郡內史孟顗、右衛將軍褚叔度請賢為譯匠，手執華嚴梵文，共沙門法業、慧義、慧嚴等百有餘人，於道場譯出詮定，文旨會通，妙得經意。

釋道融

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厥師愛其神彩，先令外學往村借論語，竟不賣歸。于彼已誦，師借本覆之，不遺一字，嗟而異之。于是恣其遊學，迄至立年，才解英絕。聞羅什在關，特往諮稟。什見而奇之，謂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大奇聰明釋子。興引見嘆重，敕入逍遙園參正詳譯。因請什出菩薩戒本，并譯中論，始得兩卷。融復就講，剖析文言，預貫終始。什又命融令講新法華，什自聽之，嘆曰：佛法之興，融其人也。俄而師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辨多學，西土俗書，罕不披誦，為彼國外道之宗。聞什在關大行佛法，乃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不洽東國？遂駝負書來入長安。姚興見其口眼便辟，頗亦惑之。婆羅門乃啟興曰：至道無方，各遵其事。今請與秦僧捔其辯力，隨有優者，即傳其化。興即許焉。時關中僧眾相視缺然，莫敢當者。什謂融曰：此外道聰明殊人，捅言必勝。使無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則法輪摧軸，豈可然乎？吾所覩在君一人。融自顧才力不減，而外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令人寫婆羅門所讀經目，一披即誦。后

尅日論義。姚興自出公鄉，皆會闕下，關中僧眾四遠畢集。融與婆羅門擬相訓抗，鋒辯飛玄，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廣讀為誇。融乃列其所讀書，并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嘲之曰：君不聞大秦廣學，那忽輕爾遠來？婆羅門心媿悔伏，頂禮融足，旬日之中，無何而去。融后還彭城，常講說相續，依隨門徒，數盈三百。後卒于彭城，春秋七十四。所著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維摩等義疏，竝行于世。

釋史宗

常著麻衣，世號麻衣道士。常在廣陵白土埭，凭埭謳唱，引絓以自欣暢。得直，隨以布施，棲憩無定所。持高平檀祇為江都令，聞而召來，應對機捷，無所拘滯，博達稽古，辯說玄儒。乃賦詩一首曰：有欲苦不足，無欲亦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披玄裘。浮遊一世間，汎若不繫舟。方當畢塵累，棲志且山丘。檀祇知非常人，遺布二十疋，悉以乞人。後有一道人，常賣一杖一箱，逼暮來詣海鹽令，云：欲數日行，暫倩一人，可見給不？令曰：隨意取之。乃選取守鵝鴨小兒形服最醜者，將去，倏忽之間，至一山上，有屋，屋中有三道人，相見欣然共語，小兒不解。至日中，道人為小兒就主人索食，得一小甌食，狀如熟艾，食之饑止。向暝，道人辭欲還，聞屋中人問云：君知史宗所在不？其謫何當竟？道人云：在徐州江北廣陵白土埭上，計其謫亦竟也。屋中人便作書曰：因君與之。道人以書付小兒，比曉便至縣，與令相見，云：欲少日停此。令曰：大善。問：箱中有何等？答曰：書疏耳。道人常在聽事止眠，以箱杖著牀頭，令使人夜偷取，欲看之。道人已知，暮輒高懸箱杖，當下而臥，永不可得。後與令辭曰：吾欲小停，而君恒欲偷人，正爾便去耳。令呼先小兒問之，小兒云：道人令其捉杖，飄然而去。或聞足下波浪，并說山中人寄書，猶在小兒衣帶。令開看，都不解，乃寫取封其本書，令人送此小兒至白土埭，送與史宗。宗開書大驚云：汝那得蓬萊道人書耶？宗後南遊吳會，嘗過漁梁，見漁人大捕，宗乃上流洗浴，群魚皆散。後憩上虞龍山大寺，善談莊老，韜光隱迹。會稽謝邵、魏邁之、放之等，竝篤論淵博，皆師焉。後同止沙門，夜聞宗共語者，頗說蓬萊上事，曉便不知宗之所之。陶淵明記白土埭遇三異法師，此其一也。

釋慧嚴

姓范，豫州人。年十二為諸生，博曉詩書。十六出家，又糟練佛理。迄甫立年，學洞羣籍。聞什公在關，復從受學。訪正音義，多所異聞。后還京師，止東安寺。宋高祖素所知重。高祖後伐長安，要與仝行。嚴曰：檀越此行，雖伐罪弔民，貧道事外之人，不敢聞命。帝苦要之，遂行。及文帝在位，情好尤密。每見弘讚問佛法，羊玄保進曰：此談葢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併之計，將無取于此。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何。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為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惟釋教而已耶。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于耳。帝自是信心乃立，始致意佛經。及見嚴與諸僧論道義，時顏延之著離識及論檢，帝命嚴辯其仝異，往復終日。帝咲曰：公等今日無愧支許。嚴後著無生滅論及老子略注等。東海何承天以博物著名，乃問嚴佛國行用何曆。嚴云：天竺夏至之日，方中無影，所謂天中。于五行土德，色尚黃，數尚五，八寸為一尺，十兩當此土十二兩，建辰之月為歲首。及討覈分至，推挍薄蝕，顧步光影，其法甚詳。宿度年紀，咸有條例。承天無所厝難。後婆利國人來，果仝嚴說。初大涅槃經品數疎簡，初學難以厝�。嚴乃共慧觀、謝靈運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夢見一人，形狀極偉，厲聲謂嚴曰：涅槃尊經，何以趣加酐酌。嚴覺已惕然，迺更集僧，欲收前本。時識者咸云：此葢欲誡厲後人耳，若必不應者，何容即時方夢。嚴以為然。頃之，又夢神人告曰：君以弘經之力，必當見佛也。以宋元嘉二十年卒于東安寺，春秋八十有一。

釋僧亮

少以戒行著名，欲造丈六金像，用銅不少，非細乞能辦。聞湘州界銅溪伍子胥廟，多有銅器，而廟甚威嚴，無人敢近。亮聞而造焉，告刺史張劭，借健人百頭，大船十艘。劭曰：廟既靈驗，犯者必斃。且有蠻人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與檀越共。如其有咎，躬自當之。劭即給人船，三日三夕，行至廟所。亮與手力，一時俱進。去廟屋二十許步，有兩銅鑊，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十餘丈，出遮行路。亮乃正儀執錫，呪願數十言，蛇忽然而隱。俄見一人，秉竹笏而出，云：聞法師道業非凡，營福事重，今特相隨喜。于是令人輦取。廟銅既多，十未取一，而舫已滿。惟神牀頭有一唾壺，中有一蝘蜓，長二尺許，乍出乍入。亮不取而去，遇風利，羣蠻追不能及。還都，鑄像既成，惟燄光未備。宋文帝為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宋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

釋法願

姓鍾，潁川長社人。祖世避難，移居吳興長城。願嘗以鏡照面云：我不久當見天子。于是出都，住沈橋，以傭相自業。宗殼、沈慶之微時，經請願相。願曰：宗君應為三州刺史，沈君當位極三公。如是歷相，所驗非一，遂有聞于宋太祖。太祖見之，取治囚及一僕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願相之。願指囚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著鉗鑲。謂僕曰：君是下賤人，乃暫得免耶？帝異之，即敕住後堂，知陰陽秘術。後少時，啟求出家，為上定林遠公弟子。及孝武龍飛，宗殼出鎮廣州，携願仝往，奉為五戒之師。會譙王搆逆，羽檄嶺南，殼以諮願。願曰：隨君來，誤殺人。今太白犯南斗，法應殺大臣，宜速改計，必得大勳。果如願言。殼遷豫州刺史，復携同行。及竟陵王誕舉事，願陳諫亦然。願后與刺史共欲減眾僧牀脚，令依八指之制。時沙門僧導獨步江西，謂願濫匡其士，頗有不平之色。遂致聞于孝武，即敕願還都。帝問願何故詐菜食，願答菜食已來十餘年。帝敕直閤沈攸之，強逼以肉，遂折前兩齒，不迴其操。帝大怒，敕罷道作廣武將軍，直華怵佛殿。願雖行同俗人，而棲心禪戒，未嘗虧節。有頃帝崩，昭太后令聽還道，以正勝寺居之。齊高帝親事幼主，恒不測其憂，每以諮願。願曰：后七月當定。果如其言。及高帝即位，事以師禮。武帝嗣興，亦盡師敬。文惠太子嘗往寺問訊，願既不命令坐，文惠作禮而立。乃謂願曰：葆吹清鐃，以為供養，其福云何？願曰：昔菩薩八萬妓樂供養佛，尚不如至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其王侯妃，及四遠士庶，竝從受戒，悉遵師禮。願又善唱導，及依經說法。俄而寢疾，時寺側遭燒，寺在下風，烟燄將及。弟子欲輿願出寺，願曰：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即苦心歸命。于是三面皆焚，唯寺不燼。齊永元二年，年八十七卒。

釋曇無最

姓董，武安人。少稟道化，名垂朝野。諷誦經論，堅持律部。偏愛禪那，心虛靜謐。時行汲引，咸所推宗。兼博貫玄儒，尤明論道。最猒世情重，將捐四部，行施獎誨，多以戒禁為先。曾於邯鄲崇尊寺說戒，徒眾千餘，竝是常隨門學。至四月三十日，布薩行籌，依位授受。常計之外，增長六十。最居座端，深怪其異。既無外眾，通夕懷疑。明旦重推，有人見從邯鄲城西而來者，竝異倫大德，衣服正怙，翔步閑雅。亦有見從鼓山東面而來，或于中路逢者，皆云往赴崇尊，聽僧說戒。如是數般節級，勘其年齒相扶，人數多少，

恰滿六十，是幽靈遐降也。後敕住洛都融覺寺，廊宇充溢，周于三里。最善弘敷導，妙達涅槃、華嚴。僧徒千人，常業無怠。天竺沙門菩提留支見而禮之，號為東土菩薩。嘗讀最之所撰大乘義章，每彈指唱善，翻為梵字，寄傳大夏。彼方讀者，皆東向禮之為聖人。然其常以弘法為任。元魏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請釋、李兩宗上殿。齋訖，侍中劉滕宣敕，請諸法師等與道士論義。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最對論，帝問：佛與老子同時不？姜斌曰：老子西入，化胡成佛，佛以為侍者。文出老子開天經，據此明是同時。最問曰：老子同何王而生？何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三年，在楚國陳州苦縣厲鄉曲人里，九月十四日夜生。簡王四年，為守藏吏。敬王元年，年八十五，見周德陵遲，遂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約斯明矣。最曰：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昭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三十年，乃與尹喜西遁。此乃年載懸殊，無乃謬乎？斌曰：若如來言，出何文紀？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竝有明文。斌曰：孔子制法，聖人當明。于佛迥無文誌，何耶？最曰：孔氏三備十經，佛之文言，出在中備。仁者識同管窺，覽不弘遠，何能自達？帝遣尚書令元又宣敕：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宜令下席。又議：開天經是誰所說？中書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就觀取經。太尉尚 綜、太傅李寶、衛尉許伯桃、吏部尚書邢巒、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餘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眾。帝時加斌極刑，西國三藏法師菩提留支苦諫乃止，配徒馬邑。最學優魏史，籍甚騰聲，遂使達儒朝士，降階設敬，接足歸依。佛法中興，惟其開務。後不測其終。

釋智炫者

益州城都人，姓徐。初生，室有光彩。少出家入京，聽學數年，遂擅名京洛。會周武帝廢佛法，欲存道教，乃下詔集諸僧道士，試取優長者留，庸淺者廢。于是詔華野高僧、方岳道士、千里外有妖術者，大集京師。于太極殿陳設高座，帝自躬臨，敕道士先登。時有道張賓登高唱言曰：原夫人道清虛，淳一無雜。祈恩請福，上通天曹，白日昇仙，壽與天地同畢。風教先被中夏，無始無終，含生賴之以得長生。豈如佛法虛幻，言過其實，不容本土客寓中華。百姓無知，信其詭說。今日欲定臧否，可出頭來看。襄城公何妥自行如意，座首少林寺等行禪師發憤而起。諸僧止之曰：今日事大，天帝在此，不可造次。應對之間，復須機辯。眾共謀議，若非蜀炫，無

以對揚。共推如意，以將付炫。炫既執如意，謂張賓曰：先生所陳大道清虛，淳一無雜，又云風教先被中夏者，未知風教之起，起自何時？所說之教，教于何處？又言佛法不容本土客寓中華，可道辯是何時生，佛是何時出？賓曰：聖人出世，有何定時？說教興行，有何定處？道教舊來本有，佛法近自西來。炫曰：若言無時，亦應無出。若無定處，亦應無說。舊來本有，非復清虛。上請天曹，豈得無雜？壽與天地同畢，豈得無始無終？賓曰：道人浪語，為前王無識，留汝等輩得至于今。今日聖帝，盡須殺却。帝惡其理屈，令舍人謂之曰：賓師且下。賓既退，帝自昇高座，言曰：佛法中有三種不淨：納耶輸陀羅，生羅睺羅，此主不淨，一也；經律中許僧受食三種淨肉，此教不淨，二也；僧多造罪過，好行婬泆，佛在世時，徒眾不和，遞相攻伐，此眾不淨，三也。主法眾俱不淨，朕意將除之，以息虛幻。道法中無此事，朕將留之，以助國化。顧謂炫法師曰：能解此三難，真是好人。炫應聲謂曰：陛下所陳，竝引經論，誠非謬言。但見道法之中，三種不淨，又甚于此。按天尊處紫微宮，恒侍五百童女，此主不淨，甚于耶輸陀羅之一人。道士教中，章醮請福之時，必須鹿脯百柈，清酒十斛，此教不淨，又甚於三種淨肉。道士罪過，代代皆有，千古亂常，姜斌犯法，此又甚于眾僧。僧眾自造罪過，乃言佛法可除，猶如至尊享國，嚴設科條，不妨逆子叛臣，相繼而出。豈以臣逆子叛，遂欲空于大寶之位耶？大寶之位，固不可以臣子叛逆而空；佛法正真，豈得以眾僧犯罪而廢？炫雅調抑揚，言音朗潤，雖處大節，曾無懼顏。帝愕然良久，謂炫曰：所言天尊侍五百童女，出何經？炫曰：出道三皇經。帝曰：三皇經何曾有此語？炫曰：陛下自不見，非是經上無文。今欲廢佛存道，猶如以庶代嫡。帝動色而下。因入內，羣臣僧眾皆驚曰：語觸天帝，何以自保？炫曰：王辱臣死，就戮如歸，有何可懼？乍可早亡，遊神淨土，豈與無道之君，同生于世乎？眾壯其言。明旦出敕，二教俱廢，法師與仝學三人赴齊都。時周齊之界，皆被槍布棘，有富姥姓張，鋪毡三十里，令炫得過。至齊，盛為三藏，名振東國。武帝破鄴，先遣追求。帝弟越王宿與法師厚，恐帝肆怒，橫如異責，乃鞭背成痕，俗服將見。越王先為言曰：臣恨其逃命，已杖六十。令脫衣見帝，帝變色曰：恐其懷慚遠逝，以至死亡，所以急追，原無害意。責越王曰：大丈夫何得以杖捶相辱？待遇彌厚，與還京師。武帝崩，隋文作相，大弘佛法，兩都歸趨，一人而已。歲景將秋，怔土興念，又以蜀川迥遠，奧義未宣，援首西歸，心存敷暢，蜀王秀未之知也。時長史周宣明入朝赴考，隋文帝謂之曰：炫法師安和耶？宣明驚惶，莫知所對。文帝曰：一國名僧，卿遂不識，何成檢校？宣明稽首，陳謝死罪。及還，先往寺參

禮。寺舊在東，逼于苑囿，又是鄱陽王葬母之所，王既至孝，故名孝愛寺。宣明移就，供養無缺。法師宣揚覺倦，入三學山，觸目多感，遂遊山作詩曰：秀嶺接重烟，嶔岑上半天。絕巖低更舉，危峯斷復連。側石傾斜澗，迴流瀉曲泉。野紅知草凍，春來鳥自傳。樹錦無機織，猨鳴詎假弦。葉密風難度，枝疎影易穿。抱衾依閑沼，策杖戲荒田。遊心清漢表，置想白雲邊。榮名非我願，息意且蕭然。年一百歲，不病而卒。

釋慧思

姓李，武津人，少以弘恕慈育知名。嘗夢梵僧勸令出俗，辭親入道，數感神僧訓令齋戒，奉持守素，梵行清慎。及稟具足，道志彌隆，迥栖幽靜，常坐綜業，日唯一食，不受別供，周旋迎送，都皆杜絕。誦法華等經三十餘卷，數年之間，千遍便滿。又夢梵僧數百，形服瓌異，上座命曰：汝先受戒，律儀為勝，祈請師僧四十二人，加羯磨法，具足成就。後忽驚悟，方知夢受。自斯已後，勤務更深，尅念翹專，無棄昏曉，坐誦相尋，用為恒業。由此苦行，得見三生所行道事。又夢彌勒、彌陀說法開悟，故造二像，竝仝供養。又夢隨從彌勒與諸眷屬同會龍華，心自惟曰：我于釋迦末法受持法華，今值慈尊，感傷悲泣。豁然覺悟，轉復精進，靈瑞重沓，瓶水常滿，供養嚴備，若有天童侍衛之者。因讀妙勝定經，歎禪功德，便爾發心修定。時禪師慧文，道俗高尚，乃往歸依，從受正法，晝夜攝心。又于來冬，束身長坐，繫念在前，始三七日，發少靜觀，見一生來善惡業相，因此驚嗟，倍復勇猛，遂動八觸，發本初禪。自此禪障忽起，四肢緩弱，不勝行步，身不隨心，即自觀察：我今病者，皆從業生，業由心起，本無外境。反見心源，業非可得，身如雲影，相有體空。如是觀已，顛倒想滅，心性清淨，所苦消除。又自傷生為空過，深懷慚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間，霍爾開悟法華三昧大乘法門十六特勝，便自通徹。後往鑒最等師，述已所證，皆蒙隨喜。研練逾久，前觀轉增，名行遠聞，四方欽德。學徒日盛，機悟日繁，乃以大小乘中安慧等法，敷揚引喻，用攝自他。時冥空有聲曰：若欲修定，可往武當。南岳是入道山也。以齊武平之初，背此嵩陽，領徒南逝。初至光州，值梁孝元傾覆國亂，前路捷塞，權止大蘇山。數年之間，歸從如市。其地陳、齊邊境，兵及所衝，佛法云崩，五眾離潰。其中英挺者，皆輕生重法，跨險而到者，填聚山林。思供以事資，誨以理味。又以道俗福施，造金字般若二十七卷、金字法華瑠璃寶函，壯嚴炫曜，功德傑異，大發眾心。又請講二經，即而敘搆。后命江陵智顗代講金經，至一心具

萬行處，顗有疑焉。思為釋曰：汝向所疑，此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夏中苦節思此，後夜一念頓發諸法。吾既身證，不勞致疑。顗即諮受法華，行法三七。又諮師位，即是十地。思曰：非也，吾是十信鉄輪位耳。時又將四十餘僧，徑趣南岳。陳光大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至止，告曰：吾寄此山，正當十載，過此已后，必事遠遊。又曰：吾前世時，曾履此處，巡至衡陽，直一佳明，林泉疎淨，見者悅心。思曰：此古寺也，吾昔曾住。依言掘之，果獲房殿基墟、僧用器皿。又往嚴下：吾此坐禪，賊斬吾道，由此命終，有全身也。僉共尋覓，乃得枯體一聚。又下細尋，便獲髏骨。思得而頂之，為起勝塔。敕承靈應，乃迎下都，止栖玄寺。嘗往瓦官，遇雨不濕，履泥不污。僧正慧暠與諸學徒相逢于路，曰：此神異人，如何至此？舉朝屬目，道俗傾仰。大都督吳明徹敬重之至，奉以犀枕。別將夏侯孝威往寺禮覲，在道念言：吳儀同所奉枕者，如何可見？比至思所，壯行致敬，便語威曰：欲見犀枕，可往視之。又于一日，忽有聲告：洒掃庭宇，聖人尋至。即如其語。須臾思到，威怪仰之，人船供給，送別江渚。思云：寄于南岳，止十年耳，年滿當移。每年陳主三信參勞，供填眾積，榮盛莫加，說法倍常。臨將終時，從山頂下半山道場，大集門學，連日說法，苦切訶責，聞者寒心。因屏眾斂念，泯然命盡。小僧靈辯見氣乃絕，號吼大叫，思便開目曰：汝是惡魔，我將欲去，眾聖爰然，相迎極多。論受生處，何意驚動，妨亂吾耶？癡人出去！因更攝心，諦坐至盡，咸聞異香。陳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取驗十年，宛同符契。

釋智顗

字德安，姓陳，潁川人。有晉遷都，寓居荊州之華容，即梁散騎益陽公第二子也。母徐氏，夢香烟五彩，榮迴在懷。及誕育之夜，室內洞明，忽有二僧扣門曰：善哉兒德，必當出家。言訖而隱，賓客異焉。眼有重瞳，臥便合掌，坐必面西。年大以來，口不妄噉，見像便禮，逢僧必敬。年十有八，投湘州果願寺沙門法緒而出家焉。緒授以十戒道品，律儀仍攝。即詣慧曠律師，北面橫經，具蒙指誨。因潛大賢山，誦法華經及無量義、普賢觀等。二旬未淹，三部究竟。又詣光州大蘇山慧思禪師受業。文從道於就師，就又受法于最師。此三人者，皆不測其位也。思每嘆曰：昔在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即示普賢道場，為說四安樂行。顗乃於此山行法華三昧，始經三夕，誦至藥王品，心緣苦行，至是真精進句，解悟便發。見共思師處靈鷲山七寶淨土，聽佛說法。故思云：

非爾弗感，非我莫識。此法華三昧前方便也。又入熙州白沙山入觀，于經有疑，輒見思來，冥為披釋。爾後常令代講，聞者伏之。唯于三三昧、三觀智用以諮審，自餘竝任解裁，曾不留意。及學成，往辭思曰：汝于陳國有緣，往必利益。思既遊南岳，顗便詣金陵，與法喜等三十餘人，在瓦官寺創弘禪法。僕射徐陵、尚書毛喜等，明時貴望，學統釋儒，竝稟禪慧，俱傳香法，欣重頂戴，時所榮仰。長干寺大德智辯延入宗熙，天宮寺僧晃請居佛窟。語默之際，思林澤，乃夢巖崖萬重，雲日半垂其側；滄海無畔，泓澄在于其下。又見一僧，搖手伸臂，至于岐麓，挽顗上山。門人咸曰：此乃會稽之天台山也。有青州僧定光，久居此山，積四十載，定慧兼習，葢神人也。顗未至二年，預告山民曰：有大善知識，當來相就。直種荳造醬，編蒲為蓆，更起屋舍，用以待之。會往天台，既達彼山，與光相見，即陳賞要。光曰：大善知識，憶吾早年山上搖手相換不乎？顗驚異焉。又聞鐘聲滿谷，眾咸怪異。光曰：鐘是召集有緣，爾得住也。顗乃卜居勝地，是光所住之北，佛壟山南，螺溪之源。處既閑敞，易得尋真，地平泉清，徘徊止宿。俄見三人，皂幘絳衣，執疏請云：可于此行道。於是聿創草菴，樹以松果，數年之間，造展相從，復成衢會。光曰：且隨宜安堵。至國清時，三方總一，當有貴人為禪師立寺，堂宇滿山矣。時陳宣帝下詔曰：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眾費，蠲兩戶民，用供薪水。天台山，縣名，為樂安令。陳郡袁子雄，崇信正法，每夏常講淨名。忽見三道寶階，從空而降，有數十梵僧，乘階而下，入堂禮拜，手擎香爐，遶顗三帀，久之乃滅。雄及大眾，仝見驚嘆。永陽王伯智，出撫吳興，與其眷屬，就山請戒，又建七夜方等懺法。王晝則理治，夜便習觀。顗謂門人智越：吾欲勸王更修福禳禍，可乎？越對云：府僚無舊，必應寒熱。顗曰：息世譏嫌，亦復為善。俄而王因出獵，墮馬將絕，時乃悟意，躬自率眾作觀音懺法。不久，王覺小醒，憑几而坐，見梵僧一人擎爐直進，問王所苦。王流汗無答，乃遶王一帀，翕然痛止。仍躬著願文，於即化移海岸，法政甌閩，陳疑請道，日升山席。陳帝意欲面禮，將伸謁敬，顧問羣臣：釋門誰為名勝？陳暄奏曰：瓦官禪師德邁風霜，禪境淵海。昔在京邑，羣賢所宗。今高步天台，法雲東蔭。願陛下詔之還都，使道俗咸荷。因降璽書，重沓徵入。前后七使，竝帝手疏。顗以道通惟人，王為法寄，遂出都焉。迎入太極殿之東堂，請講智論。有詔羊車童子引導于前，主書舍人翊從，登階禮法，一如國師璀闍梨故事。陳主既降法筵，百僚盡敬，希聞未聞，奉法承道。因即下敕，立禪眾于靈耀寺。學徒大結，望眾森然。頻降敕于太極殿講仁王經，天子親臨。僧正慧暅、僧都慧曠，

京師大德，皆設巨難。顗接問承對，盛啟法門。晅執爐賀曰：國十餘齋，身當四講，分文析義，謂得其歸。今日出星收，見巧知陋矣。陳主于廣德殿下敕謝云：今以佛法仰委，亦願示諸不逮。于時檢括僧尼，無貫者萬計。朝議云：策經落第者，竝合休道。顗表諫曰：調達誦六萬象經，不免地獄；盤特誦一行偈，獲羅漢果。篤論道也，豈關多誦。陳主大悅，即停搜簡。末為靈耀褊隘，更求閑靜。忽夢一人，翼從嚴正，自稱名云：余冠達也，請住三橋。顗曰：冠達梁武法名，三橋豈非光宅耶？乃移居之。其年四月，陳主幸寺，修行大施，又講仁王。帝於眾中起拜殷勤，儲后已下竝崇戒範。會大業在藩，任總淮海，承風佩德，欽注相承，欲遵一戒法，奉以為師。乃致書累請顗於揚州總管金城設千僧會，敬屈授菩薩戒。即于內第躬傳戒香，授律儀法。王頂受其旨。顗欲返故林，王固請，拂衣而起。王不敢重邀，合掌尋送，至于城門。王禮望目極，銜泣而返。便沂流上江，重尋匡嶺，結徒行道，頻感休徵。百越邊僧聞風至者，累跡相造。遂于當陽縣玉泉山立精舍。其地昔惟荒嶮，神獸蛇暴，創寺之後，快無憂患。是春亢旱，顗到泉源，帥眾轉經，便感雲興雨注。總管宜陽公王積到山禮拜，戰汗不安，出曰：積屢經軍陣，臨危更勇，未嘗怖懼，頓如今日。其年，晉王又遣手疏請還。後蕭妃疾苦，醫治無術，王遣開府柳顧言等致書請命，願救所疾。顗又率侶建齋七日，行金光明懺。至第六夕，忽降異鳥，飛入齋壇，宛轉而死，須臾飛去。又聞豕吟之聲，眾竝仝矚。顗曰：此相現者，妃當愈矣。至于翌日，患果遂瘳。王大喜慶。時遇入朝，旋歸台岳，躬率禪門，更行前懺。仍立誓云：若於三寶有益者，當限此餘年。若其徒生，願速從化。不久告眾曰：吾當卒此地矣，所以每欲歸山。今奉冥告，勢當將盡，死後安措。西南峯上累石周屍，植松覆坎，仍立白塔，使見者發心。

釋慧遠

姓李，燉煌人，後居上黨之高都。天縱殊朗，儀止冲和。幼喪其父，與叔同居。每見沙門，愛重崇敬。十三辭叔，往澤州東山古賢谷寺。時有華陰沙門僧思禪師，見而度之。初令誦經，隨事訓誨。六時之勤，未勞呼策。年十六，師乃令隨閣黎湛律師住鄴。大小經論，普皆博涉。偏重大乘，以為道本。年滿進具，又依上統證戒，更就大隱律師聽四分律。剖析約斷，皆理會文合，爽拔微奧。負笈誼集，乃携諸學侶，返就高都之清化寺焉。眾緣歡慶，歎所未聞。各出金帛，為之興會。講堂寺宇，一時崇敞。韓魏士庶，通共榮之。及承光二年春，周氏尅齊，便行廢教。敕前修大德，竝赴殿

集。武帝自昇高座，敘廢立義命章云：朕受天命，養育兆民。然世弘三教，其風彌達。考定至理，多皆愆化，竝今廢之。然其六經儒教，文弘治術，禮義忠孝，于世有宜，故須存立。且自真佛無像，則在太虛。遙敬表心，佛經廣歎。愚民嚮信，傾竭珍財，廣興寺塔。既虛引費，不足以留。凡是經像，盡皆廢滅。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悖逆之甚，國法豈容。竝退還家，用崇孝始。于時沙門大統法上等五百餘人，咸以帝為王力，決諫不從，僉各默然。下敕頻催答詔，而相看失色，都無答者。遠顧以佛法之寄，四眾是依，乃出眾答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無像，信如誠旨。但耳目生靈，賴經聞佛，藉像表真。若使廢之，無以興敬。帝曰：虛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眾生，何故不知虛空真佛？帝時無答。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三皇已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爾時諸人，何為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于禽獸？帝亦無答。遠又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而妄相尊事？武帝不答前難，詭通後言，乃云：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為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廢而不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學。又若以七廟為非，將欲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爾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雖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遠曰：若以秦魯同尊一化，經教通行者，震旦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閻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不答。遠曰：陛下向云：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方名為孝？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疎，未成至孝。遠曰：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武帝云：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無答。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阿鼻地獄，不揀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然大怒，面有瞋相，直視于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何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無答。乃下敕云：僧等且還，後當更集。有司錄取，論僧姓字。當斯時也，齊國初殄，周兵雷震，見遠抗詔，莫不流汗，咸謂粉其身骨，煑以鼎鑊。而遠神氣嵬然，辭色無撓。上統衍法師等執遠手泣而謝曰：天子之威如龍火也，難以犯觸，汝能窮之。大經所云：護法菩薩應當如是。彼不悛革，非汝咎也。遠曰：

正理須申，豈顧形命。即辭諸德曰：時運如此，聖不能違。遂潛于汲郡西山，勤道無倦。三年之間，誦法華、維摩等各一千遍。大象二年，天元微開佛化，東西兩京各立陟岵大寺，置菩薩僧，頒告前德，詔令安置。大隋受禪，天步廓清。開皇之始，蒙預落髮，舊齒相趨，翔于雒邑。法門初闢，遠近歸奔。遠名馳帝闕下，敕授洛州沙門都匡任佛法，辭不獲免。開皇五年，為澤州刺史千金公請赴本鄉。七年春，住定州，途由上黨，留連夏講。尋下璽書，慇懃重請，辭又不免，便達西京。帝親臨御筵，敷述聖化，通孚家國。上大悅，敕住興善寺，勞問豐華，供事隆倍。又選天門之南，大街之右，東西衝要，遊聽不疲，因置寺焉，名為淨影。常居講說，諸敘玄奧，辨暢奔流。于是四方投學七百餘人，皆海內英華，法輪前轍，望京趣寺，為法道場。遠開皇十二年春卒于淨影寺。

釋慧因

姓于，吳郡海鹽人，晉太常寶之後胤。祖朴，梁散騎常侍。父元顯，梁中書舍人。竝碩學英才。因稟靈溫裕，十二出家，聽瓊法師授成實。曾未具戒，便齊入室。乃詣鍾山慧曉、智璀二禪師，請授調心觀法。定水既清，道思逾肅。又造長干辨法師，稟學三論，窮寔相微言。辨後歸靜山林，便以學徒相委，受業弟子五百餘人。踵武傳燈，將三十載。陳太建八年，安居之始，忽感幽使云：王請法師。部從相誼，絲竹交響，當即氣捨。時經七夕，若起深定。學徒請問，乃云：試看箱內，見有何物？尋檢有絹兩束，因曰：此為贍遺耳。重問其故，曰：吾被閻羅王召，夏坐講大品、般若于寔道中。謂經三月，又見地獄眾相，五苦次第。悲夫！慈該幽顯，行極感通，豈能赴彼冥圻，神遊異域？隋仁壽三年，起禪定寺，搜揚寓內，遠招名德，遂奉因為知事上座。頻講三論，并製文疏，要約標控，學者高舉。大唐弘運，重興佛日，舉十大德，當其一焉。因定慧兩明，空有兼照，弘法四代，常顯一乘。而莫競物情，喜怒無色，故遊其道者，莫測其位。以貞觀元年二月十二日卒于大莊嚴寺，春秋八十有九。

釋法常

姓張，南陽白水人。高祖隆，仕魏，因移于河北郡焉。少踐儒林，情欣田家。年十九，投曇延法師剃落。學不逾歲，即講涅槃，道俗聽者，咸奇理趣。年二十二，攝論初興，隨聞新法，秦、齊、趙、魏，靡不周行。時積五年，鑽覈名理，至于成寔、毗曇、華嚴、地

論，博考同異，皆為軌轍。隋齊王暕召結時望，盛演釋經，常預法座，敷陳至理，詞義弘遠，僉共美之。大業之始，榮唱轉高，爰下敕旨，入大禪定，相尋講肆，成濟極多。唐運初興，遐邇清晏，四遠投造，增倍于前。貞觀之譯，證義所資，下敕徵召，恒知翻任。後造普光，宏壯華敞，又召居之，衣服供給，四時隨改。文下敕令為皇儲受菩薩戒，禮敬之極，眾所傾心。貞觀九年，又奉敕召入為皇后戒師，因即敕補兼知空觀寺上座，弘導法化，前後預聽者數千。及學成返國，新羅王子金慈藏輕忽貴位，棄俗出家，遠聞虔仰，思覩言令，遂架山航海，遠造京師。乃于船中夢想顏色，及覩形狀，宛若夢中，悲涕交流，欣其會遇，因從受菩薩戒，盡禮事焉。十四年，有僧犯過，下敕普責。京寺大德綱維因集于玄武門，召常上殿，論及僧過。常曰：僧等蒙荷恩惠，得預法門，不能躬奉教綱，致有上聞天聽。特由常等寡于訓誨，恥愧難陳。遂引涅槃付囑之旨。上然之，因宥大理獄囚百有餘人，又延設供，食訖而退。因染餘疾，右脇而終于住寺，春秋七十有九，乃貞觀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七月二日葬于南郊高陽之原。

釋道積

河東安邑人，姓相，其先鄭大夫子產之苗裔。積早習丘墳，神氣爽烈。至年二十，遇律師洪湛，見而異之，即為剃落，晦迹雙巖。又依法朗禪師，希求心學，絕影三載。開皇十三年，辭師擐鉢，周行採義。路經滄海，冀就遠行寺普興法師尋學涅槃，乃經四載，清通三事。至十八年，入于京室，依寶昌寺明及法師諮習地論，又依智凝法師攝大乘論，于十義熏習六分。仁壽三年，又往并州武德寺法稜所聽採地持，故得十法、三持。四年七月，楊諒作亂，遂與同侶素傑諸師南旋蒲坂。既達鄉壤，法化大行，先講涅槃，後敷攝論。先是沙門寶澄，隋初于普救寺創營大像，百尺萬工，纔登其一。不卒此願，而澄早逝，鄉邑耆艾請積繼之。受請之夕，寢夢崖傍見二師子于大像側連吐明珠，相續不絕。既覺，惟曰：獸王自在，則表法流無滯；寶珠自涌，又喻財施不窮。冥運潛開，功成斯在。其寺蒲坂之陽，嵩高華博，東臨州里，南望河山。像設三層，巖廊四合，上坊下院，赫奕相臨，園碹田蔬，周環俯就。而弊衣蔬食，輕財重命，普救殷贍，追靜歸閑。經隋季擁閉海東，通守堯君素鎮守荒城，偏師肆暴，欲議諸沙門登城守固，敢諫者斬，緇素同憂。積憤歎內發，不顧形命，謂諸屬曰：時乃盛衰，法無隆替。沙門塵外之賓，迹類高世，何得執戈擐甲，為禦侮之卒乎？遂引沙門道愍、神素，歷階厲色而諫曰：貧道聞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怖之。今視死

若生，但懼不得其死，死而有益，是所甘心。計城之存亡，公之略也；世之否泰，公之運也。豈五三虐怯而能濟乎？昔者漢欽四皓，天下隆平；魏重干木，舉國大治。今欲拘繫以從軍役，反天常以會靈祇，恐納不祥之兆耳。公若索頭與頭，仍為本願，必縱以殘生，逼充步甲者，則不知生為何生，死為何死。積陳此語，傍為寒心。素初聞諫，重積詞氣，但張目直視曰：異哉，斯人也！何乃心氣若斯之壯耶？因捨而不問，果詣積陳懺。堯素以殺戮無度，騁其毒心，兼又舉意輕陵，卒為城人薛宗所害。積以貞觀十年九月十七日終于本寺，春秋六十有九。

釋玄琬

姓楊，弘農華陰人也，居雍州之新豐。青衿悟道，履操冲明。在志學年，方遊法苑，事沙門曇延法師，振領宏標。隋文欽重，立寺處之。琬位居入室，恭恪據懷。及進具後，便隨洪遵律師服膺四分。涉津三載，便事敷演，乃旋踵本師涅槃真體，捃摭新異，妙寫幽微。又欲欽佩惟識，包舉理性，于曇遷禪師稟學攝論，并尋閱眾鋒，窮其心計。法華、大集、楞伽、勝鬘、地論、中百等，竝資承茂實，研竅新聞。延師存日，願造丈六釋迦，經略未圓，奄便物故。誓志營復，尅遂先模。于仁壽二年，提洽有緣，便事鑪錘。當時空色清朗，杲日流輝，上天雨華，狀如雲母，滿空飄洒，終墜像前。及開模之後，雅相逾圓，每于靜夜清朝，飛流八音之響。又造經四藏，備盡莊嚴，諸有繕寫，皆資本據。又以二月八日大聖誕沐之晨，開講設齋。逮貞觀初年，以琬戒素成治，朝野具瞻，有召敕為皇太子及諸王等受菩薩戒。故儲宮以下，師禮崇焉，令造普光寺，召而居之。又別敕延入為皇后六宮并妃主等，受戒椒掖，問德禁中，授納法財，日逾填委。而欽若自守，不顧有餘，賙施所資，悉營功德。尋敕于苑內德業寺為皇后寫見在藏經，竝委監護。昔育王再集于周時，今琬定宗于唐世，厥致齊焉。然其苦節自修，言為世範。僧尼從受具戒者，三千餘人。王公僚佐，爰及皂隸，從法歸戒者，二十餘萬。左僕射蕭瑀兄弟，人倫藻鏡，久厭時煩。每諮法華會三之旨，龍樹明中之教，沉吟移景，奉佩而旋。右僕射杜如晦，臨終委命，召為歷劫師資。大將軍薛萬徹昆季，并及母氏，竝欽崇戒約，蔬素形終。琬致書皇太子，請少殺生。東宮內外，咸減肉料。則曆長命久，仁育斯隆。三順氣者，如經不殺曰仁。仁主肝，肝者木也。春陽之時，萬物盡生。宜育羣品，用答冥造。如經年三月六齋，能潔六根，便資五福。伏願遵行，受持齋戒。登即下詔斷殺，起于三月，盡于五月。琬以仁育兼濟，乃上啟更延。帝又

特聽，盡于歲暮。貞觀十年杪冬遘疾，又致啟東宮，累以大法。又上遺封表，又遺誡門人，在于道檢。言極詳切，讀者垂淚。遂以臘月七日，卒于延興寺，春秋七十有五。道俗失依，皇儲哀慟。天子下詔，情深惻悼。賜物齋殯，須由天府。特進蕭瑀、太府蕭璟、宗正李伯藥、詹事杜正倫等，竝親奉戒約，躬盡哀禮。後旋殯山寺，幢蓋相映，香華蔽空。從者如雲，眾盈數萬。前儐遠達于終南，後塵猶繼于城[門@(缺- 山+止)]四十里間。皂素充道弟子等五百餘人，奉遵遺旨，依法闍維。于焚所建佛塔一區，

釋法琳

姓陳，潁川人。少出家，遊獵儒釋，博綜詞義。金陵楚郢，從道問津，野栖木食於青溪等山。晝則承誨佛經，夜則吟覽俗典。隋季承亂，權捨法服。武德初運，還蒞釋宗，乃住京師濟法寺。至武德四年，黃巾深忌佛法，上廢佛法事者十有一條，云：釋經誕妄，言妖事隱，損國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家國昌大，李、孔之教行焉。武皇行之，下詔問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章服，利在何間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請動妙釋。琳憤激傳詞，側聽明敕。承有斯問，即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辨？法身無象，非十翼所詮。但四趣茫茫，漂淪欲海；三界蠢蠢，顛墜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夭溺而不出，大聖為之興世，至人所以降靈。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于是中天王種，辭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厭榮華而入道。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鬚髮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沾幽顯，豈拘小違。琳乃著破邪論。原夫實相杳冥，法身凝寂。唯我大師量法界而與悲，揆虛空而立誓。現生穢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布慈雲于鷲嶺，則火宅燄銷；扇慧風于雞峯，則幽途霧卷。行則金蓮捧足，坐則寶座承軀。出則天主導前，入則梵王從后。聲聞菩薩，儼若朝儀；八部萬神，森然翊衛。宣涅槃則地現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花。百福莊嚴，狀滿月之臨滄海；千光照曜，如聚日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是故號佛為法王也。但以時運未融，致令漢梵殊感。故西方先音形之奉，東國後見聞之益。及慈雲卷潤，慧日收光，迺夢金神于永平之年，覩靈骨于赤烏之歲。于是漢魏齊梁之政，像教勃興；燕秦晉宋已來，名僧間出。或神力救世，或異迹發人，或慧解聞神，或通感適化。及白足臨刃不傷，遺

法為之更始；誌上分身員戶，帝王以之加信。竝使功被將來，傳燈永劫。謹上破邪論一卷，用擬傳詞。東庶宮子虞世南詳琳著論，乃為之序。貞觀初年，帝于南山大和宮舊宅置龍田寺。琳性欣幽靜，就而住之。舉知寺任，從容山服，詠歌林野。至十三年冬，有黃巾秦世英者，挾方術以邀榮，遂程器于儲貳。素嫉釋種，陰陳琳論，謗訕皇宗，罪當罔上。帝勃然下敕，沙汰僧尼。乃訪琳身，據法推勘。琳扼腕奮發，不待追徵，獨詣公庭，輕生狗理。乃縶以縲紲，下詔問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尊祖重親，實由先古。何為追逐其短，首鼠兩端，廣引形似之言，備陳不遜之喻，犯毀我祖禰，謗黷我先人。如此要君，罪有不恕。琳答曰：文王大聖，周公大賢，追遠慎終，昊天靡答。孝悌之至，通于神明，雖有宗周，義不爭長。何者？皇天無親，竟由輔德。古人黨理而不黨親，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雖親有罪必罰，雖怨有功必賞。賞罰理當，故天下和平。又云：吾師名佛，佛者覺一切人也。乾竺古皇，西昇逝矣。討尋老教，始末可追。日授中經，示誨子弟。言吾師者，善入泥洹，綿綿常存，吾今逝矣。今劉、李所述，謗滅老氏之師，世莫能知。著茲辨正論有八卷，略對道士六十餘條，竝陳史籍前言，實非謗毀家國，具狀奏聞。敕云：所著辨正論信毀交報篇曰：有念觀音者，臨刃不傷，且赦七日，令爾自念。試及刑決，能無傷不？琳外纏桎梏，內迫刑期，水火交懷，訢仰無路。乃緣生來所聞經教及三聖尊名，銘誦心府，擬為顯應。至于限滿，忽神思飄勇，橫逸胸懷，歡慶相尋，頓忘死畏，立待對問。須臾敕至，云：今赦期已滿，當至臨刑，有何所念？念有靈不？琳援筆答曰：自隋季擾攘，四海沸騰，疫毒流行，干戈競起，興師相伐，各擅兵威。臣佞君荒，不為正治，遏絕王路，固執一隅。自皇王弔伐，載清陸海，斯寔觀音之力，咸資勢至之恩。比德連蹤，道齊上聖，救橫死于帝庭，免淫刑于都市。琳于七日已來，不念觀音，唯念陛下。敕治書侍御史韋悰問琳：有詔令念觀音，何因不念，乃云唯念陛下？琳答：伏承觀音聖鑒，塵形六道，上天下地，皆為師範。然大唐光宅四海，九州奉職，八表刑清，君聖臣賢，不為枉濫。今陛下子育恒品，如經即是觀音。既其靈鑒相符，所以唯念陛下。且琳所著正論，爰與書史倫同，一句參差，任從斧鉞。陛下若順忠論正，琳則不損一毛；陛下若刑濫無辜，琳則有伏屍之痛。具以事聞，遂不加罪。有下赦，徙于益部僧寺。行至百牢關菩提寺，因疾而卒，時年六十九。乃召諸關傍道俗，葬于東山之頂，高樹白塔，勒銘志之。

釋智晞

姓陳，潁川人。童稚不羣，幼怪物外，見老病死，達世浮危，深加厭離，訪尋勝境。伏聞智者抗志台山，丹誠馳仰，年登二十，始獲奉值，律儀具足，稟受禪訣，樂三昧者，咸共歸仰。宴坐之暇，時復指撝，創造伽藍，殿堂房舍，悉皆嚴整，惟經臺未搆。始欲就工，有香爐峯，山巖峻嶮，林木秀異，然彼神祇，巨有靈驗，自古已來，無敢視其峯崖登踐而採伐者。時眾議曰：今既營臺，供養法寶，惟尚精華，豈可率爾而已？其香爐峯椌栢，木中精勝，可共取之，以充供養。論詳既訖，往諮于晞，良久答云：山神獲惜，不可造次。爾夜夢人送疏云：香爐峰椌栢樹，盡皆捨給經臺。既感冥示，即便撝略，分部人工，入山採伐。侍者諮曰：昨日不許，今那取之？答曰：昨由他，今由我，但取無苦。從旨往取，椌栢之樹，唯嶮而生，竝皆取得，一無留難。先師智者陳曰：勸化百姓，從天台渚次，訖于海際，所有江溪，竝捨為放生之池，永斷採捕。隋國既亡，後生百姓，競立梁[竺- 二+(一/(尸@邑))]，滿于江溪，夭傷水族，乃共頂禪師，往先師龕房，燒香呪願。當有漁人，見僧在[竺- 二+(一/(尸@邑))]上立，意謂墮水，將船往救，僅到便無。因爾梁[竺- 二+(一/(尸@邑))]皆不得魚，仍停採捕。時有僧法雲，欲往香爐峯頭陀，晞諫曰：彼山神剛強，卿道力微弱，向彼必不得安，慎勿往也。雲不納旨，遂往到山。不盈二宿，神即現形，驅雲令還，自陳其事，方憶前旨，深生敬仰。有弟子道亘，在房誦經，自往喚云：今晚當有僧來。言竟，仍向門下，即見一僧，純著衲衣，執錫持鉢，形神爽陵，自異常人，從外而來。相去三十餘步，纔入路東，隱而不見。俄頃之間，即聞東山有銅鐘聲，大音震谷，便云：噫！喚吾也。未終數日，語弟子云：吾命無幾，可□香湯洗浴。適竟，山中鳥獸，異色殊形，常所不見者，竝皆來集房側，履地騰空，悲鳴喚呼，經口方散。十二月十七日夜，跏趺端坐，仍執如意說法，辭理深邃。既竟，告弟子曰：吾將汝等，造次相值，今當永別，會遇靡期。言已，寂然無聲。良久，諸弟子哭泣，便開眼誡曰：人生有死，物始必終，世相如是，寧足可悲。今去，勿爾鬧亂于吾也。又云：吾習禪以來，至于今日，四十九年，背不著牀。吾不負信施，不負香火，汝等可自勤策行道，力不負人。弟子因諮：當生何所？答云：如吾見夢，報在兜率，宮殿青色，居天西北，見智者大師，左右有諸天人，皆坐寶座，惟一座獨空。吾問所以，答云：灌頂却后六年，當來昇此說法。春秋七十有二。以貞觀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午時，結跏安坐，如入禪定。時虛空中有絃管聲，合眾皆聞，良久乃息。春秋七十有二。所窆龕墳，在光師智者龕前二百餘步。

釋義褒

姓薛，常州晉陵人，齊相孟嘗君之後，吳名臣綜瑩之胤也。天體高遠，履性明朗。出家已後，遊談在務，周流會稽，統御法筵。初從蘇州永定寺小明法師稟學華嚴大品，辭往縉雲山婺州永安寺曠法師所，傳經述論三十餘年，馳名三輔。後住東陽金華法幢寺，弘道不倦。京邑承風，以事聞奏，下敕徵延，便即入朝。時翻經三藏玄奘法師時在慈恩，創開宏旨，有空雙遣，藥病齊亡，乃負氣盱衡，傲然亂舉。褒為提紐解決，疎刷神襟，責以三關，徵研五句，詳括文義，統略悟迷。于時英彥皆預席端，歎其疎拔之神奇，伏其辨洽之銛利。宰輔冠蓋，傾仰德音，留連言晤，寫送無絕。顯慶三年冬雩祈雪，候內設福場，敕召入宮，令與東明觀道士論義。有道士李榮立本際義，褒問曰：既義標本際，為道本於際，為際本於道耶？答曰：互得。又問：道本於際，際為道本，亦可際本於道，道為際原？答：亦通。又曰：若使道將本際互得相反，亦可自然與道互得相法。答曰：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又曰：若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道本於本際，本際不本道。榮既被難，不能報，便下座。天子欣然，內宮嗟賞。

釋威秀

博達多能，講宣是務，志存負荷，勇而有儀。其於筆語挾張，特推明敏。無何，天皇即位，龍朔二年四月十五日，勑勒僧道咸施俗拜。時則僧徒惶惑，罔知所裁。秀嗟教道之中微，歎君臣之慢法，乃上表稱沙門不合拜。徵引諸史，爰歷累朝，引經律論以為量果，詞皆婉雅，理必淵明。如云出家不存家人之禮，出俗無霑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不易之令典也。表上，勑百官集中臺都議其事。時朝宰五百三十九人請不拜，三百五十四人請拜。時京邑僧等二百餘人往蓬萊宮申表上請，於是大集西明寺，相與謀議，共投啟狀，諸達官貴戚若救頭然。秀之批鱗，所謂以身許法也。

釋法明

荊楚人。博通經論，外善羣書，辯給如流，戒範堅正。中宗朝入長安，遊訪諸高達，適遇詔僧道定奪化胡成佛經真偽。時盛集內殿，百官侍聽，諸龍象抗禦黃冠，翻覆未安，鼇鼇難定。明初不預其選，出場問道流曰：老子化胡成佛，老子為作漢語化，為作胡語化？若漢語化胡，胡即不解；若胡語化此經，到此土便須翻譯。未

審此經是何年月，何朝代，何人誦胡語，何人筆受？時道流絕救無對，公卿莫不歎賞。神龍元年九月十四日，下敕曰：仰所在官吏廢此偽經，刻石于洛京白馬寺。

釋一行

姓張，鉅鹿人。丱歲不羣，讀書不再，覽悟世幻。禮寂為師，出家剃染。所誦經法，無不精諷。寂師嘗設大會，遠近沙門，如期必至，計逾千眾。時有徵士盧鴻，隱居於別峯，道高學富。大會主事，先請鴻為導文，序讚邑社。是日，鴻自袖出其文，置之几案。鐘梵既作，鴻謂寂公曰：某為數千百言，況其字僻文古，請求朗雋者宣之，當須面指摘而授之。寂公呼行伸紙，覽而微笑，復置几案。鴻怪其輕脫。及僧聚于堂中，行乃攘袂而進，抗音典裁，一無遺誤。鴻愕視久之，降歎不能已。復謂寂公曰：非君所能教導也，當縱其遊學。自是三學名師，罕不諮度。因往當陽，值僧真纂成律藏序，深達毗尼，兼有陰陽讖緯之書，一皆詳究。尋訪算術，不下數千里，知名者往詢焉。末至天台山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步，門枕流溪，淡然岑寂。行立于門屏，聞院中布算，其聲簌簌然。僧謂侍者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吾算法。計合到門，必無人導達耶？即除一算子。又謂侍者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行承其言而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訣焉，門前水復東流矣。自此聲振遐邇，公卿籍甚。玄宗聞之，詔入謂行曰：師有何能？對曰：略能記覽，他無所長。帝遂命中官取宮籍以示之。行周覽方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唱數幅後，帝不覺降榻稽首曰：師實聖人也。嗟歎良久。尋乃詔對無恒，占其災福，若指于掌，言多補益。時邢和璞者，道術人莫窺其際，嘗謂尹愔曰：一行和尚真聖人也。漢洛下閎造曆，云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屬大衍曆出，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可信，非聖人孰能如是。又于金剛三藏學陀羅尼祕印，登前佛壇，受法王寶。復同無畏三藏譯毗盧遮那佛經，開後佛國。睿宗、玄宗竝請入內集賢院，尋詔住興唐寺。所翻之經，遂著疏七卷，又攝調伏藏六十卷，釋氏系錄一卷，開元大衍曆五十二卷。其曆編入唐書曆律，忘以為不刊之典。有王媼者，行鄰里之老嫗，昔多贍行之貧，及行顯遇，常思報之。一日拜謁云：兒子殺人，即就誅矣。況師帝王雅重，乞奏減死，以供母之殘齡。如是泣涕者數四。行曰：國家刑憲，豈有論請而得免耶。命侍僧給與若干錢物，任去別圖。媼戟手曼罵曰：我居鄰周給，迭互綳綵間[拊- 巾+巳]乳。汝長成，何忘此惠耶。行心慈愛，終夕不樂。于是運算畢，召淨人戒之曰：汝曹挈

布囊，於某坊閑靜地，午時坐，伺得生類，投囊速歸。明日，果有猳㹠引狵七箇。淨人分頭驅逐，猳母走矣，得狵而歸。行已備巨瓮，逐一入之。閉蓋，以六乙泥封口，誦番語數契而止。投明，中官下詔入問云：司天監奏，昨夜北斗七座星全不見，何耶。對曰：昔後魏曾失熒惑星，至今帝車不見。此則天將大儆于陛下也。夫匹夫匹婦，不得其所，猶隕霜天旱。盛德所感，乃能退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依之。其夜占奏，北斗一星見，七夜復初。其術不可測也。又開元中，嘗旱甚，帝令祈雨。曰：當得一器，上有龍狀者，方可致雨。敕令中官於內庫中偏視之，皆言弗類。數日後，指一古鑑鼻盤龍，喜曰：此真龍也。乃將入壇場，一日而雨。

釋澄觀

姓夏侯，越州山陰人。觀俊朗高逸，不拘細務，徧尋名山，旁求祕藏。乾元中，依潤州棲霞寺醴律師學相部律，本州依曇一隸南山律，詣金陵玄璧法師傳關河三論。大曆中，就瓦棺寺傳起信、涅槃，又於淮南法藏受海東起信疏義，却復天竺詵法師門溫習華嚴大經。七年，住剡溪，從成都慧量法師覆尋三論。十年，就蘇州，從湛然法師習天台止觀、法華、維摩等經疏解。又謁牛頭山忠師、徑山欽師、洛陽無名師，咨決南宗禪法。復見慧雲禪師，了北宗玄理。大曆十一年，誓遊五臺，一一巡禮，祥瑞愈繁。仍往峨嵋，求見普賢，登險陟高，備觀聖像。却還五臺，居大華嚴寺，專行方等懺法。時寺主賢林請講大經，并演諸論。因慨華嚴舊疏，文繁義約，惙然長想。況文殊主智，普賢主理，二聖合為毗盧遮那，萬行兼通，即是華嚴之義也。吾既遊普賢之境界，泊妙吉之鄉原，不疏毗盧，有辜二聖矣。觀撰疏，起興元元年正月，貞元三年十二月畢功，成二十軸。

釋鑒真

姓淳于，廣陵江陽縣人。總丱俊明，隨父母入大雲寺，見佛像，白父求出家。父奇其志，許焉。便就智滿禪師，循其獎訓。屬天后長安元年，詔于天下度僧，乃為息慈配住本寺，後改為龍興。殆中宗孝和帝神龍元年，從道岸律師受菩薩戒，以戒律化誘，鬱為宗首。時日本國有沙門榮叡、普照等，東來募法，於開元年中，達于楊州。爰來請問，禮真足曰：我國在海之中，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雖有法而無傳法人，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非燭何見乎？願師輟此方之利樂，為海東之導師。真問之曰：昔聞南岳思禪師生彼為國

王，興隆佛法，是乎？又聞彼國長屋(相國名)曾造千袈裟，來施中華名德。復於衣緣繡偈云：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以此思之，誠是佛法有緣之地也。點許行焉。真乃募比丘思托等十四人，買舟自廣陵賈經律法離岸。天寶二年六月，至越州浦，止署風山。纔出洋，遇惡風濤，舟人顧其垂沒，有投棄[仁- 二+箋]香木者，聞空中聲云：勿投棄。時見舳艫各有神將，介甲操仗焉。尋時風定，俄漂入蛇海，其蛇長三丈餘，色若錦文。後入魚海，魚長尺餘，飛滿空中。次一洋，純見飛鳥集于舟背，壓之幾沒。洎出鳥海，乏水，俄泊一島，池且泓澄，人飲甘美。次達日本，其國王歡喜，迎入城大寺安止。初于盧遮那殿前立壇，為國王授菩薩戒，次夫人王子等，然後教本土有德沙門度、沙彌澄修等四百人，用白四羯磨法也。又有王子一品，親田舍宅，造寺號招提，施水田一百頃。自是已來，長敷律藏，受教者多，彼國傳戒律之始祖也。以日本天平寶字七年癸卯歲五月五日，無疾辭眾坐亡，乃唐代宗廣德元年，春秋七十七。

釋圓照

姓張，京兆藍田人。年十歲，依西明寺景雲律師尋究經論，訪問師承維摩、法華、因明、唯識、涅槃、中觀、華嚴新經。代宗大曆十三年，承詔至齊安國寺定奪新舊兩疏是非，敕令將二本律疏定行一家。時照等序奏云：按四分律部，自姚秦弘始五年壬寅歲，罽賓三藏佛陀耶舍諷出梵文，沙門竺佛筆受，成四十五卷。至十一年戊申，支法領又從西國將梵本來，於長安中寺重讎校，殆十四年辛亥譯畢，沙門慧辯等筆受，成六十二卷。武德元年戊寅，有相州日光寺法礪律師製疏，至九年丙戌成十卷，宗依成寔論，今稱舊疏是也。洎高宗咸亨元年庚午，有西太原寺懷素律師撰開四分律宗記十卷，宗依根本一切有部大毗婆沙、俱舍等論，稱新章疏是也。兩疏傳授，各壇顓門，學者如林，執見殊異，數興諍論。聖慈愍念，務息其源，使水乳無乖。時遣內給事李憲誠、鎮軍大將軍劉崇訓宣勅云：四分律舊疏、新疏，宜令臨壇大德如淨等於安國寺律院僉定一本流行。遣中官趙鳳敕尚食局索一千二百六十人齋。又敕安國寺三綱僉定律疏，一切俗僧輒不得入。其時天長寺曇邃、淨住寺崇叡、西明寺道邃興、此本寺寶意、神朗、彼釗、超儕、崇福寺超證、薦福寺如淨、青龍寺惟幹、章信寺希照、保壽寺慧徹、圓照共奉表謝。俄屬德宗即位，改元建中，敕照依大曆新定字樣抄寫進本。至十二月，送祠部新進僉定疏十卷，仍乞新舊兩疏竝行。敕依照搜集，專彼研尋。著大唐安國寺利涉法師傳十卷，集景雲、先天、開

元、天寶誥制三卷，肅宗、代宗制旨碑表集共二卷，不空三藏碑表集七卷，隋傳法高僧信行禪師碑表集三卷，兩寺上座乘如集三卷，僉定律疏一行制表集三卷，般若三藏續古今翻譯圖記三卷，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音義二卷，三教法王本記三卷，利言集二卷，釋迦佛法王本記一卷，佛現八相成正覺記一卷，懺悔罪辯瑞相記一卷，五部律翻譯傳授記一卷，莊嚴寺佛牙寶塔記三卷，無憂王寺佛骨塔記三卷，傳法三學碑記集十五卷，建中、興元、貞元制旨釋門表奏記二卷，御題章信寺詩、太子百寮奉和集三卷，續開元釋教錄三卷。照自序。照于律道，頗有功多，肅、代二朝，尤為傑立。

釋真表

百濟人，家在金山，世為戈獵。表多蹻捷，弓矢最便。當開元中，逐獸之餘，憩於田畎間，折柳條貫蝦蟇成串，置於水中，擬為食調，遂入山網捕。因逐鹿，由山北路歸家，忘取貫蟇。至明年春，獵次聞蟇鳴，就水見去年所貫三十許蝦蟇猶活。表於時嘆惋自責曰：苦哉！何為口腹，令彼經年受苦。乃絕柳條，徐輕放縱，因發意出家。自惟曰：我堂下辭親，室中割愛，難離慾海。由是逃入深山，以刀截髮，苦到懺悔，舉身撲地，志求戒法。心心無間，念念翹勤，經於七宵。詰旦，見地藏菩薩手搖金錫為表策，發教戒緣，受方便，感瑞應因，勇猛過前。二七日滿，有大鬼現可怖相，推表墜于巖下，身無所傷。至第三七日質明，有吉祥鳥鳴曰：菩薩來也。乃見白雲若浸粉然，更無高下，山川平滿，成銀色世界，兜率天主逶迤自在，儀衛陸離，圍遶石壇，香風華雨。爾時慈氏徐步而行，至于壇所，垂手摩表頂曰：善哉！大丈夫求戒如是，至於再，至于三，蘇迷盧可手攘而却，爾心終不退。乃為授法。表身心和悅，猶如三禪，意識與樂根相應。慈氏躬授三法衣瓦鉢，復賜名曰真。表又於膝下出二物，乃籤檢之制，一題曰九者，一題曰八者，各二字付度。表云：若人求戒，當先悔罪，更加一百八籤，籤上署百八煩惱名目。如來戒人，或九十日，或四十日，或三七日行懺，苦到精進，期滿限終，將九八二籤參合百八者，佛前望空而擲，其籤墮地，以驗罪滅不滅。若百八籤飛逗四畔，唯八九二籤卓然壇心而立者，即得上上品戒。若眾籤雖遠，或一二來觸九八籤，拈觀是何煩惱名，抑令前人重覆懺悔已，正將重悔煩惱籤和九八者擲，其煩惱籤去者，名中品戒。若眾籤埋覆九八者，則罪不滅，不得戒也。設加懺悔，過九十日，得下品戒焉。慈氏重告誨云：八者新熏也，九者本有焉。囑累已，天仗既迴，山川雲霽，於是持天衣，執天鉢，猶如五夏比丘，狥道下山。聞空中唱言：菩薩出山。時則人

民男女，布髮掩泥，脫衣覆路，氈罽氍毹承足，表咸曲副人情，一一廸踐。有女子提半端白氍，覆于途中，表驚亡，廻避別行。女子怪其不平等，表曰：適觀氍覆間，皆是狶子，吾慮傷生，避其悞犯耳。原其女子，本屠家販買得此布也。自爾常有二虎，左右隨行三十來里，就一山坡，蹲跪于前。時則挂錫樹枝，敷草端坐，四望信士，不勸自來。同造伽藍，號金山寺。後人求戒，年年懺罪者絕多。

釋端甫

俗姓趙，天水人。母張夫人，夢梵僧謂曰：當生貴子。即出囊中舍利使吞之。及誕，所夢僧白晝入其室，摩其頂曰：必當大興法教。言訖而滅。既成人，高顙深目，大頤方口，長六尺五寸，其音如鐘。始十歲，依崇福寺道悟禪師為沙彌。十七，受具于西明寺照律師，學毗尼于崇福寺昇律師，傳唯識于安國寺素法師，通涅槃經于福林寺崟法師。甫又夢梵僧以舍利滿瑠璃器使吞之，且曰：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自是經律論無敵於當時。無何，謁文殊於清涼，眾聖皆現；演大經於太原，傾都畢會。德宗皇帝聞其名，徵之，一見大悅。常出入禁中，與儒道議論，賜紫方袍。復詔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宗皇帝深仰其風，親之若昆弟，相與臥起，恩禮特隆。憲宗皇帝數幸其寺，待之若賓友，常承顧問，雖造次應對，未嘗不以闡揚為務。繇是天子益知佛為大聖人，其教有大不思議事。以開成元年六月一日，西向右脇而滅。茶毗得舍利三百餘粒，賜謚曰大達，塔曰玄秘。

釋良价

會稽人。幼歲從師念般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師曰：某甲有眼耳鼻舌等，何故經言無？師駭然異之。指謁南泉，值馬祖諱辰修齋，泉問眾曰：來日設馬祖齋，未審馬祖還來否？眾皆無對。師出對曰：待有伴即來。泉曰：此子雖后生，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為賤。次參溈山，問南陽忠國師無情說法話，溈豎拂子曰：會麼？師曰：不會，請和尚說。溈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溈指造雲巖，舉：前無情說法，甚麼人得得？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巖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師問：為甚麼不聞？巖豎起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況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彰何典教？巖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

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于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始知。

釋希圓

姓張，姑蘇人。宗親豪富，而獨捨家從登戒法，便遊講肆，不滯一方，勤修三學，時推俊邁。光啟中，居會稽寶林山寺，與時寡合。或問之，曰：吾逍遙乎無形之場，同師子遊戲耳。景福中，于山寺演暢經論，著玄中鈔數卷，勸人急修上生之業，且曰：非知之難，行之為難。圓六時禮懺，未嘗少缺。居小房，即瑯琊山頂。是山也，傳云從瑯琊臺飛來。此處先是屠坊，故皆鎮于其下。山之家有井，甚多靈怪。一云此處禹鑠浙江蛟蜃之屬，其名曰蛆。蛆有雙耳，其色蒼黃。或緣竹木，必風雨至。或出石竅，入僧居溝渠中，見人不驚，握則跳梁如怒狀。唯徧入圓房，圓手執宛轉屑就，乃為之受歸戒，令勿作風雹之妖，暨圓終而多暴風雨也。圓之修習，願見彌勒。一日講次，屹然坐，終于法座。時眾聞異香天樂，七日後已。

釋志玄

河朔人攻五天禁呪，身衣枲麻布，行歷州邑，不居城市寺宇，唯宿郊野林薄。玄有意尋訪名迹，至絳州，夜泊墓林中。其夜月色如晝，見一狐從林下將髑髏置之于首，搖不落者戴之，更取芳草隨葉遮蔽其身，逡巡成一嬌嬈女子，渾身服素練，立于道左。微聞東北上有鞍馬行聲，女子哀泣，悲不自勝。少選，乘馬郎遇之，下馬問曰：娘子野外深更號咷，何至于此耶？女子掩淚紿之曰：賤妾家在易水，前年為父母娉與此土張氏為婦，不幸夫壻去載夭亡，家事淪薄，無所依給。二親堂上不知妾如此孤苦，痛割心腑，不覺哀動。妾思歸寧，又不可得。乘馬郎曰：將謂娘子哀怨別事，若願還鄉，某是易定軍行為差使，廻還易水，娘子可乘其驪乘。女子乃收淚感謝，方欲攀踏次，玄從墓林出曰：君子，此女子非人也，狐化也。彼曰：僧家豈以此相誣，莫別欲圖之乎？玄曰：君不信，可小住，吾當與君變女子本形。玄乃振錫誦胡語數聲，其女子還為狐走，而髑髏草敝其身。乘馬郎叩頭悔過，非師之救，幾隨妖死。

釋崇惠

姓章，杭州人也。穉年器局出塵，往禮徑山國一禪師，勤禪觀，以三密教為恒務。初于昌化千頃最峰頂結茅為庵，專誦佛頂呪。數稔，又往鹽官硤石東山，卓小尖頭草屋。俄有神白惠曰：師持佛頂，少結莎訶，令密語不圓。莎訶者，成就義也。今京室佛法為外教淩轢，其危若綴旒，待師解救耳。惠趨程西上。三年戊申九月二十三日，太清宮道士史華上奏，請與釋宗當代名流角佛力道法勝負。于時代宗欽尚空門異道，憤其偏重，遂于東明觀壇前架刀成梯，史華登躡如常道焉。時緇伍亙相顧望，無敢躡者。惠聞之，謁開府魚朝恩。魚奏請於章信寺庭樹梯橫架，鋒刃若霜雪然，增高百丈，東明之梯極為低下。時朝庭公貴，市肆居民，駢足摩肩而觀此舉。時惠徒跣登級，下層有如坦路，曾無難色。復踏烈火，手探油湯，仍餐鐵葉，號為餇飥。或嚼釘線，聲猶脆飴。史華怯懼慙惶，掩袂而退。時眾彈指歎嗟，聲若雷響。帝遣中官鞏庭玉宣慰再三，便賚賜紫方袍一副，詔授號護國三藏，敕移安國寺居之。

釋桂琛

俗姓李，常山人。童兒便求遠俗，齋茹一餐，秉心唯確，二親愛縛。繼踰城之武，事本府萬歲寺無相大師，登戒地，學毗尼，乃自誨曰：持犯束身，非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乎？於是誓訪南宗，程僅萬里。初謁雲居，後詣雪峰，參訊勤恪，得旨於宗一大師。明暗色空，廓然無惑，密行累載，處眾韜藏。遂為故漳牧太原王公誠請，於閩城西石山建蓮宮而止。駐錫一紀有半，來往二百眾。琛以秘重玅法，罔輕示徒，有密學懇求者，時為開演。後龍溪為軍[僖- 音+衣]、勤州大保瑯瑯公志請，於羅漢院為眾宣法，遂開方便。不數載，南北參徒角立，撫州曹山文益、江州東禪林復咸傳琛旨，各為一方法眼。天成三年戊子秋，俄示疾，數日安坐而終。

釋澄楚

姓宗，誕生之夕，光爛充室。洎七歲，親黨攜之入寺，見佛像輒嗟歎作禮，歸家問父曰：唯佛獨爾，餘者如何？父曰：蠢動皆佛，何況于人。楚曰：兒願學佛，聊報二親劬勞。其父許之。至十歲，于相國寺禮智明為師，有童子聚戲而招誘之，楚曰：汝何好嬉戲耶？雪山、善財亦童子，還如是否？旁有聞者奇之，曰：子異日成法門偉器必矣。受具已來，習新章律部，輒入毗柰耶窟穴，其擊難酬答，露牙伸爪，時號律虎，王公大人請益者日眾。晉高祖聞而欽仰，詔入內道場，賜紫袈裟，號真法大師。自此皇宮妃主有慕法

者，從楚落髮度戒，命為新章律宗主焉。以顯德六年十月十一日無疾而終。

楚師明律，時號宗主者何？律有三宗，礪素宣是；人有人法，禁戒威儀是也；天有天法，光潔靜慮是也。要不過戒也、定也、慧也。此三為路，出其生死之鄉；專一為門，通其涅槃之域。若乃資乎急用，在乎毗尼，防閑三業，三業皆淨，六塵自祛，聖賢踐修，何莫由斯？自此而推，從言索理，則毗尼也，木叉也，因則聲教律焉，果則別解脫焉。直以時論，三世諸佛咸同制也；橫之界說，十方淨剎悉共行之。所以優波離過去七佛，咸以戒律囑累之。

釋心道

眉州徐氏子也。年三十得度，詣成都習唯識，自以為至。同舍僧詰之曰：三界惟心，萬法唯識。今目前萬象樅然，心識安在？道茫然，遂出關，周流江淮。既抵舒州太平，聞佛鑑夜參，舉趙州栢樹子話，至覺鐵嘴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旦豁然，即趨丈室，擬敘所悟。鑑見便閉却門。道曰：和尚莫瞞某甲。鑑曰：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道即拳破窓紙。佛鑑即開門搦住云：道！道！道！即以兩手棒鑑頭，作口啐而出。呈偈曰：趙州有個栢樹話，禪客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下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鑑然之。宋宣和改元，詔改僧為德士。因開法天寧，上堂曰：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為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氅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為顯真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既爾，眾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羣仙聚會。共酌迷仙酎，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棊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祇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二年九月詔下，復僧。上堂曰：不掛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閒思想，太抵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讖法之有難，較量年代正在于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鐃鈸停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賴我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仍許僧尼重新披剃。寔謂寒灰再爇，枯木重榮。迷仙酎變為甘露瓊漿，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朝稽首，今日

和南。祇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眾，舊時人是一箇是兩箇？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藉，吹盡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眾，舉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道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此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有賊叛，眾請師南奔。道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道曰：速殺我以快汝心。賊即舉槊殘之，白乳上出。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釋鼎需

號懶庵，姓林。幼業儒，舉進士，蒞政有聲。年二十五，因閱遺教經，忽省曰：幾為儒冠誤也。即欲舍俗，母氏難以親迎在期。需笑絕之曰：夭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為道侶。遂依保壽樂公為大僧，徧參名宿。歸里，結庵羌峯。嘗以即心即佛話問學者。時妙喜庵于洋嶼，晦庵光在侍，特以書招之曰：此間庵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欵如何？需不答。光以計邀至，值妙喜為眾入室，需欲隨喜而已。妙喜因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你作麼生？需下語，喜詬曰：汝見解如此，敢妄為人師耶？乃鳴鼓訐其為邪解。需淚交頤，不敢仰視，自默計曰：我既為所排，西來不傳之旨豈止此耶？遂求入弟子之列。一日，妙喜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需擬開口，喜拈竹篦劈脊連打三下。需大悟，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喜又打一下，需禮拜。喜笑曰：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印以偈曰：頂門竪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卸却符，趙州東壁掛葫蘆。自此名喧叢席，道被遐方。後開堂，稱具眼宗匠。

釋無念深有

麻城熊氏子。往五臺伏牛，遍扣名宿。至廬山參大安，安曰：汝號甚麼？師曰：無念。安曰：那箇是無念？師茫然。回山對友說數年行脚事，友曰：何不問你自己？師曰：如何是自己？曰：拿物非手，喫飯非口。一夕，聞哭笑二聲相觸，有省。入龍湖，同卓吾居士到駟馬山，有講主至，士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主講罷，士對，師曰：試說看。師擬對，士將師膝上一推，曰：者箇鄭？師豁然，偈曰：四十餘年不住功，窮來窮去轉無踪。而今窮到無依倚，始悔從前錯用功。僧問：如何是道之體？師曰：滿口道不著。曰：四大離散時如何？師竪起拳，曰：者個不屬四大。

釋無明慧經

崇仁裴氏子。初產難，祖父誦金剛經得娩，故名。九歲入鄉校，便問：浩然之氣是箇甚麼授書？師異之。及長，讀金剛經，恍若舊習，即依廩山忠出家。久而辭去，禁足峨峰。因閱傳燈，見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疑滯莫決。一日，力推巨石，豁然大悟，述偈曰：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師關。趨呈廩山，山印為法器。自是剃染納具，勞形苦骨，影不出山者二十四載。萬曆甲午，住寶方，有僧問：師住此山，曾見何人？師曰：總未行脚。僧曰：豈以一隅而小天下乎？師善其言，遂荷錫遠遊，法門老宿無不推譽。頃入五臺，參瑞峰，問趙州，師乞頌，峰曰：知是般事便休。師作禮，呈頌曰：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眼莫鑑，縱智難量。到家不上長安路，一任風花雪月揚。峰深肯師語妙叶洞宗，而師亦以紹續洞宗自任。未幾，返錫寶方。晚主董巖、壽昌二剎。上堂云：雲弗依山山弗雲，心無染境境無心。雲山清淨如心境，一道虛明爍太清。然雖如是，抽筋不動皮，換骨不見血。筋骨一齊空，遊行不倒趺。達磨大士解滅而不解生，釋迦老人解生而不解滅。要知生滅不相干，除是當年乾屎橛。萬曆丁巳冬，師自田中歸，語大眾曰：吾從茲不復砌石矣。眾愕然。明春三日，示微恙。至十七日，作舉火偈，命侍者唱偈。復書曰：今日分明指示。擲筆端坐而化。闍維，頂骨諸牙不壞，藏於本寺，建窣堵波。

牧雲禪師

嘗熟張氏子小參，云：婁江大海濱，信潮時匯止，地靈祥必鍾，傑出眾居士。資生各有家，團圞有子女，不染世間法，如蓮花在水。山僧乘時來，證明如上義，證明則不無，且道以何為驗？乃卓拄杖，云：佛子住此地，則是佛受用，常在于其中，經行及坐臥。若論此事，如海濱人家取魚相似，只因知得大海有魚，思欲取之，乃生个計較，造個船隻，扯个風蓬，把定舵柄，請個熟海路的人為了舡師，直至大洋去處，待等魚來，一網撒去，大魚小魚滿載而歸，到家市賣，養育子孫，受用不盡。參學人亦如是，先要知凡夫身中決定有佛祖廣大靈明的大事，如海有魚，不生疑惑，不肯自昧，即思參禪，急圖發明；如取海魚，生計較，放捨世緣，打起精進，千里萬里覓訪知識，親近善友，求指路頭，切切提持；如依船師指導，忽于自己身中悟得佛祖的大事，歸家保養，入鄽垂手，興隆法門，上可以報佛恩德，下可以啟廸將來，受用亦無有盡。雖然如是，大海中豈無風浪？豈無驚險？然而不生恐怖，一往直前者，葢取魚的念頭切也。參禪何不如是？要圖發明佛祖大事，也須不顧危

亡，不論境緣順逆、千魔萬難，直往不退，不愁佛法不到手也。佛法雖是現成事，若不如取魚猛勵，怎得到手？故參學人須檢點自己向來參究，能如取魚一樣急切否？能一往直前無退轉否？在叢林中遇些小境緣，能不驚怖、不介意否？若或未能，畢竟參禪念頭不如取魚念頭切，佛祖大事何能打徹？所以古人云：把手牽人行不得，惟人自肯乃方親。又云：如來於一切處成等正覺，於刀山劒樹上成等正覺，於鑊湯爐炭裏成等正覺，於棒下成等正覺，於喝下成等正覺，是真語者？實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只今還有恁麼人證明如是事麼？良久，云：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又奚為？

釋如學

號五峯，陜西人。律身嚴謹，遇事精勤。一夕與天童話次，童驀伸脚曰：你作麼生？師以脚踢之。童笑曰：未在，未在。師曰：和尚道看。童倒臥。師曰：也只是困。童曰：你又與麼去也。師禮拜。一日辭行，童握拂曰：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不得拈起，不得放下，不得不語，不得無語，不得錯舉。若不錯舉，即分付汝。師連跳兩跳曰：不要，不要。童曰：猶是亂叫亂跳，更試舉看。師轉身曰：某甲去也。童乃付

釋法藏

號漢月，梁谿蘇氏子。十九圓頂於德慶庵，廿九歲讀高峯語錄有疑，歷十餘秋，聞折竹聲，忽然大徹。天啟甲子春，天童悟唱道金粟，師往參焉。值童上堂，舉：僧問古德云：朗月當空時如何？德曰：猶是堦下漢。僧曰：請師接上堦。德曰：月落後相見。童乃顧師曰：且道月落後又如何相見？師便出。童上堂，舉起拄杖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擲下拄杖曰：落二去也且一，又如何舉？便下座。師掣拄杖便行。童歸方丈，師以拄杖呈曰：此是打盡天下人底拄杖，今日還却和尚。童接得便打，曰：先打汝一箇起。師曰：幸得還和尚杓柄。童曰：猶嫌少在。又打數下，師作禮而出。住後，上堂云：攀躋不住忽然翻，打破吾宗向上關。剩得一雙窮相手，始知無法付人間。

釋道忞

號木陳，潮州林氏子。匡廬薙染，依悟和尚天童座下，掌記室有年，受請繼席。僧問：如何是天童境？師曰：廿里松關行欲盡，青

山捧出梵王宮。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閒移拄杖松根立，笑問客從何處來？曰：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看脚下。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你喫粥也未？僧擬議，師曰：諸佛過去久矣。上堂：釋迦老子道：作是思惟時，十方佛皆現。古德道：纔入思惟，便成剩法。且道名字既同，因甚麼有利有害？紅粉易粧端正女，無錢難做好兒郎。示眾云：有一人三頭八臂，有一人無背無面，同到天童門下。且道安下那箇即是？一晚入堂，大叫曰：適來欄中不見了牛，普請諸人把火上山尋牛去。眾愕然。一僧纔出，師便歸方丈。常舉居一切時不起妄念話，頌曰：草鞋踏遍江南雪，歸看廬山石上雲。却笑閒身猶未老，尋梅幾度出松門。

法高僧摘要卷二

品高僧摘要卷三

武原居士　徐昌治覲周父　編輯

釋曇霍

蔬食苦行，常居塚間樹下，專以神力化物。時河西鮮卑利鹿孤僭據西平，自稱為王，號年建和。二年十一月，霍從河南來，至自西平，持一錫杖，云：此是般若眼，奉之可以得道。人遺其衣物，受而輒投諸地，或放之河中，有頃，衣自還本主，一無所污。行疾如風，言人死生貴賤，毫釐無爽。人或藏其錫杖，霍閉目少時，立知其處，並奇其神異，因之事佛者甚眾。鹿孤有弟儔檀，假署車騎，權傾傾偽國，性猜忌，多所賊害。霍每謂檀曰：當修善行道，為後世橋梁。檀曰：僕先世已來，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恐違先人之旨。公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為佛道神明，僕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霍無饑渴之色。檀遣沙門智行密持餅遺霍，霍曰：吾嘗誰欺，而欺國王耶？檀深奇之，厚加敬仰，因此改信節，殺興慈。國人既蒙其佑，咸稱曰大師，出入街巷，百姓迎禮。至晉義熙三年，儔檀為勃勃所破，凉土兵亂，不知所之。

求那跋摩

此云功德鎧，本剎利種，累世為王，治在罽賓國。跋摩年十四，機見儁達，深有遠度，仁愛務善。其母嘗須野肉，令跋摩辦之，跋摩啟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夭彼之命，非仁人矣。母怒曰：設令得罪，吾當代汝。跋摩他口煑油，誤澆其指，因謂母曰：代兒忍痛。母曰：痛在汝身，吾何能代？跋摩曰：眼前之苦，尚不能代，況三途耶？母乃悔悟，終身斷殺。至年十八，相工見而謂曰：君年三十，當撫臨大國，南面稱尊，若不樂世榮，當獲聖果。至年二十，出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曉四含，誦經百餘萬言，深達律品，玅入禪要，時人號曰三藏法師。至年三十，罽賓國王薨，絕無紹嗣，眾咸議曰：跋摩帝室之胤，又才明德重，可請令還俗，以紹國位。羣臣數百，再三固請，跋摩不納，乃辭師違眾，林棲谷飲，孤行山野，遁迹人世。後到師子國，觀風弘教，見者發心。後至闍婆國，至前一日，闍婆王母夜夢見一道士，飛舶入國。明旦，果跋摩至，王母敬以聖禮，從受五戒。母因勸王曰：宿世因緣，得為母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後生之因，永絕今果。王迫以母勑，即奉命受戒。頃之，隣兵犯境，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

侮，若與鬬戰，傷殺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將至。今唯歸命師尊，不知何計？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須禦捍，但當起慈悲心，勿興害念耳。王自領兵擬之，旗鼓始交，賊便退散。王遇流矢傷脚，跋摩為呪水洗之，信宿平復。王恭信稍殷，乃欲出家修道，因告羣臣曰：吾欲躬棲法門，卿等可便擇明主。羣臣皆拜伏勸請曰：王若捨國，則子民無依，且敵國兇強，恃嶮相對，大王天慈，寧不愍命？敢以死請。王不忍固違，乃就群臣請三願，若許者，當留治國：一願凡所王境，同奉和尚；二願盡所治內，一切斷殺；三願所有儲財，賑給貧病。群臣歡喜敬諾，於是一國皆從受戒。王後為跋摩立精舍，躬自琢材，傷王脚指，跋摩又為呪治，有頃平復。道化之聲，播于遐邇，隣國聞風，皆遣使要請。時京師名德慧觀、慧聰等，遠挹風猷，以元嘉元年九月，面啟文帝，求迎跋摩。帝即賜交州刺史，令泛舶延致。觀等又遣沙門法長、道冲、道儁等，往彼祈請，并致書于跋摩及闍婆王，希臨宋境，流行道教。跋摩以聖化宜廣，不憚遊方，路由始興，經停歲許。始興有虎市山，儀形聳峙，峰嶺高絕，跋摩謂髣髴耆闍，乃改名靈鷲。于山寺之外，別立禪室，去寺數里，磬音不聞，每至鳴椎，跋摩已至，或肩雨不沾，或履泥不污，時眾道俗，莫不肅然增敬。寺有寶月殿，跋摩于殿北壁，手自畫作羅云像，及定光儒童布髮之形。像成之後，每夕放光。此山本多虎災，自跋摩居之，晝行夜往。或時值虎，以杖按頭，抒之而去。于是山旅水賓，去來無梗。文帝重勑觀等，復更敦請。乃汎舟下都，以元嘉八年正月，達于建業。文帝引見，勞問慇懃。因言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不獲從志。法師既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克己苦躬，將何為用？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女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無勞力。使風雨適時，寒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亦大矣，不殺亦眾矣。寧在闕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方為弘濟耶？帝乃撫几嘆曰：夫俗人迷于遠理，沙門滯于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說。滯近教者，則拘戀篇章。至如法師所言，真開悟明達，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乃勑住祇洹寺，供給隆厚。王公英彥，莫不宗奉。俄而于寺開講法華及十地。法席之日，軒蓋盈衢。觀矚往還，肩隨踵接。其年九月二十八日，食未畢，奄然已終。春秋六十有五。

釋道進

一名法進，姓唐，凉州張掖人。幼而精苦習誦，有超邁之德，為沮渠蒙遜所重。遜卒，子景環為邊寇所破，問進曰：今欲轉略高昌，為可尅不？進曰：必捷，但憂災餓耳。迴軍即定。後三年，景環卒，弟安周續立。是歲饑荒，死者無限。周既事進，進屢求賑貧。國蓄稍竭，進不復求，乃淨洗浴，取刀鹽，至深窮窟餓人所聚之處，次第受以三歸。便掛衣鉢著樹，投身餓者前，施汝共食。眾雖饑困，猶義不忍受。進即自割肉，拄鹽以啖之。兩股肉盡，心悶不能自割，因語餓人云：汝取我皮肉，猶足數日，若王使來，必當將去。餓者悲悼，無能取者。須臾，弟子至，王人復至，舉國奔赴，號叫相屬，因舁之還宮。周勑以三百斛麥以施饑者，別發倉廩以賑貧民，至明晨乃絕。出城北閣維之，烟焰衝天，七日乃歇。屍骸都盡，唯舌不爛。即于其處起塔三層，樹碑于右。

釋曇鸞

鴈門人。家近五臺山，神迹靈恠，時未志學，便往尋焉。備覿遺蹤，心神歡悅，便即出家，讀大乘經。恨其詞義深密，難以開悟，因而注解。文言過半，便感氣疾，停筆醫療。行至汾州秦陵故墟，入城東門，上望青霄，忽見天門洞開，六欲階位，上下重複，歷然齊覩，由斯疾愈。前作尅眼，方崇佛教。承江南陶隱居者，方術所歸，廣博弘贍，海內宗重，遂往從之。既達梁朝，時大通中，通名云北國番僧曇鸞奉謁。時所司疑為細作，推勘無有異詞，以事奏聞。帝曰：斯非覘國者，可引入重雲殿，仍從千迷道。帝先于殿隅却坐繩床，衣以袈裟，覆以納帽。鸞至殿前，顧望無承對者。見有施張高座，上安几拂，正在殿中，傍無餘座，徑往昇之，豎佛性義三命。帝曰：大檀越佛性義深，略已標敘，有疑賜問。帝却納帽，便以數關往復，因曰：今日向晚，明須相見。鸞從座下仍前直出，詰曲重沓，二十餘門，一無錯誤。帝極歎訝曰：此千迷道，從來舊時往還疑阻，如何一度，遂乃無迷？明旦，引入太極殿，帝降階禮接，問所由來。鸞曰：欲學佛法，恨年命促減，故來遠造陶隱居，求諸仙術。帝曰：此傲世遁隱者，比屢徵不就，任往造之。鸞尋致書通問，及屆山所，接對欣然，便以仙方十卷，用酬遠意。還至浙江，有鮑郎子神者，一鼓涌浪，七日便止，正值波初，無由得渡。鸞便往廟所，以情祈告，必如所請，當為起廟。須臾，神即見形，告鸞曰：若欲渡者，明旦當得，願不食言。及至明晨，濤猶鼓怒，纔入船裏，帖然安靜。依期達帝，具述由緣，有勑為江神更起靈廟。因即辭還魏境，欲往名山，依方修治。行至洛下，逢中國三藏菩提留支，鸞往啟曰：佛法中頗有長生不死法，勝此土仙經者乎？

留支唾地曰：是何言歟！非相比也。此方何處有長生不死法？縱得長年，少時不死，終更輪迴三有耳。即以觀經授之，曰：此大仙方，依之修行，當得解脫生死也。鸞尋頂受所賫仙方，並火燒之，自行化他郡，流靡弘廣。魏主重之，號神鸞。興和四年，因疾卒于平遙山寺。

釋法進

蜀中新繁人。在俗精進，不噉辛腥。在田農作，以[錨- 田+(巫/十)]刃為鐘磬，步影而齋。有送食，晚便飲水而已。所犁田地，不損蟲蟻。一時空中聲曰：進闍梨出家時到。如是四五聲，合家同聞。進因詣洛口山出家，行頭陀，不居寺舍。時隋蜀王秀聞名，知難邀請，遣參軍郁九閭長卿往，便將左右十人辭王曰：承有道德，如請不來，當申俗法。王曰：不須威逼，但以理延，明當達此。長卿出郭門，顧曰：今日將你輩往兜率天請彌勒佛亦望得，何況山中道人，有何不來？初至吉陽山下，日暮，見虎道蹲，命人射之，馬皆退走。欲投村，恐違王命。俄見一僧負襆上山，長卿命住為伴，餘從並留。步至寺所，召入至床，又見虎在床下，怖不自安。進遣虎出，具述王意，雖有答對，而怖形于相狀。進曰：檀越初出郭門，一何雄勇！今來至此，一何怯憚！長卿頂禮默然。因宿至旦，令先往，貧道後來。行至望鄉臺，顧視進行已及，即與同見。王入內受戒，即日辭出，所獲賜施，一無所受。令往法聚寺停，王顧諸佐曰：見此僧，令寡人毛豎，戒神所護也。後更召入城，王遙見，即禮進曰：王自安樂，進自安樂，何為苦相惱亂，作無益之事耶？諸僧諫曰：王為地主，應善問訊，何為訶責？進曰：大德畏死，須求王意。眼見惡事，都不諫勉，何為弘教？進不畏死，責過何嫌乎？雖盛飾床筵，厚味重結，而但坐繩床，食麤餅而已。至妃姬受戒後，又辭入山，重延三日，限滿便返。諸清信等，咸設食而邀之。至時，諸家各稱進到，總集計會，乃分身數十處焉。有時與僧出山赴食，欻爾而笑。人問其故，曰：山寺淨人，穿壁盜蜜耳。及還，果如所說。初，王門師慈藏者，為州僧官，立政嚴猛，瓶衣香花，少闕加捶。僧眾苦之，而為王所重，無敢諫者。以事白進，請為救濟。答曰：其威力如此，豈能受語耶？苦請不已。進造藏房門，藏走出謂曰：法門未可如是，爾亦大力也。(蜀人以大甚為大力。)還返入房。自此藏便息言，僧由此安。以開皇中卒山，年九十有六。

富上者

莫測何人。恒依淨德寺宿，埋一大笠在路，晝日坐下讀經。人雖去來，不喚令施。有擲錢者，亦不呪願。每手靜路，不入閙中，狀如五十。雖在多年，過無所獲。有信心者曰：城西城北，人稠施多，在此何為？答曰：一錢兩錢，足養身命，復用多為？陵州刺史趙仲舒者，三代之酷史也。甚無信敬，聞故往試。騎馬直過，佯墮貫錢。富但讀經，目未曾顧。去遠，舒令取錢，富亦不顧。舒乃返來曰：你見我錢墮地不？曰：見。問曰：錢今何在？曰：見一人拾將去。舒曰：你終日在路，惟乞一錢，豈有貫錢在地而不取者？見人將去，何不止之？答曰：非貧道物，何為浪認？仲舒曰：我欲須你身上袈裟。富曰：欲相試耳。公能將去，復有與者，可謂得失一種。即疊授與。仲舒下馬禮謝曰：弟子周朝人，官歷三代，與眾僧往還，少不貪者。聞名故謁，本非惡意，請往陵州。富曰：大善。然貧道廣欲結緣，願公助國安撫，即是長相見，受供養也。舒辭嘆曰：此人不可輕慢。爾後不見。益州人薊相者，從楊州還，見之，亦埋笠路側，顏狀如常。

釋法藏

姓筍，潁川潁陰人。三歲喪父，共母偏居。十歲母亡，隻身而立。因斯禍酷，深悟無常。年二十二，周天和二年四月八日，明帝度僧，從便出俗。天和四年，誕育皇子，詔選明德。至醴泉宮，武帝躬趨殿下，口號鮮卑，問訊眾僧，兀然無人對者。藏在末行，出眾獨立，作鮮卑語答。殿庭僚眾，咸喜斯酬。勑語百官：道人身小心大，獨超群友。報朕此言，可非健道人耶？有勑施錢二百一十貫。由是面洽，每蒙慰問。雖身居寺內，心念幽林。建德二年二月，挾鉢擎函，投于紫蓋山。山即終南之一峯也。乃獨立禪房高巖之下，衣以百衲，飡以木松。三年正月八日，遊步山頂，忽遇甘杏十枚，即而噉之。既荷冥資，但勤勵業。其年四月二十三日，毀像焚經，僧令還俗。惟藏山居，依道自隱。綿歷八載，常思開法。至宣帝大象元年九月，下山謁帝，意崇三寶。到城南門，對武侯府上大夫拓王猛曰：建德二年，棄寺入山。三年四月，方禁僧侶。惟藏在山，餘並還俗。藏一身在山，林谷為家居，鳥獸為徒侶，草木為糧粒。然自惟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既居紫蓋，噉食山糧。准此供給，則至尊所施。猛等執奏，下敕曰：朕欲為菩薩治化，此僧既從紫蓋山來，正合朕意。宜令長髮，著菩薩衣冠，為陟岵寺主。內史次大大唐怡元覆奏曰：天下眾僧，普令還俗，獨度一人，違先帝詔。至十月，于城東面別見，宣帝問三教名：朕欲菩薩治化，或現天身，或從地出，或作鹿馬，用斯化道，以攝眾生，如何？藏引妙

莊王二子諫父之事，又曰：陛下昔為臣子，不能匡諫，遂令先帝焚燒聖典，靈像鑄錢。據斯逆害，與秦始何異？帝怒曰：違朕先皇明詔，可令壞盡？藏曰：仰觸聖顏，乞刑都市。幽顯同見，誠其本心。爾時命若懸藤，而詞氣無駭。頻經九奏，安詞彌厲。十奏既達，帝曰：道人怖不？內史沛公曰：人生所重，無過于命。處身極刑之地，何能不怖？帝聞，愀然改色，乃曰：真人護法，祐我群生。此則護鵝比丘，朕不殺無事人也。宜捨其刑，一不須問。賜菩薩衣冠，依前為陟岵寺主。頻降寵命，得繼釋門。既獲再生，便辭帝往林泉山澤，請欲幽潛。御史鮑宏奏：勑萬年、長安、藍田、盩厔、鄠杜五縣，任藏遊行。朕須見日，不可沉隱。雖蒙恩勑，終未開弘。怏結心靈，思懷聖道。周德云謝，隋祚將興。大象二年五月二十五日，隋祖作相于虎門。六月，藏又下山，與大丞相對論三寶。經宿，即蒙剃髮，賜法服一具、雜綵十五段、青州棗一石。尋又還山。至七月初，追藏下山，更詳開化。至十五日，令藏共景陵公檢校度僧百二十八，並賜法服，各還所止。藏獨宿相第，夜論教始。大定元年二月十二日，承相龍飛，即改為開皇之元焉。十五日，奉勑追前度者，置大興善寺，為國行道。自此漸開，方流海內。藏戒行貞明，禪心鬱茂。數入朱門，頻登御榻。開皇二年，內史舍人趙偉宣勑，月給茯苓、棗、杏、酥、油、柴、炭，以為恒料。而性在虛靜，不圖榮利。十四年，自奏停料，隨施供給。武侯將軍素和業者，清信在懷，延至宅中，冀禮奉養。積善所熏，遂捨所住，以為佛寺。藏率俗課勵，設萬僧齋。右僕射蘇威每來參謁，并建大殿尊儀。舍人裴矩宣勑，藏禪師落髮僧首，又設大齋。弘法之盛，不可等倫。以貞觀二年終于鄠縣觀臺，因殮于阜南雲際寺。沙門孝才為銘，貞石于龕側。

釋圓光

姓朴，本住三韓：秦韓、辰韓、馬韓。光即辰韓新羅人也。家世海東，而神器恢廓，校獵玄儒，討讎子史。年二十五，乘舶造于金陵。及聞釋宗，乃上啟陳主，請歸道法，有勑許焉。既爰落髮，即稟具戒，遊歷講肆，得成實涅槃，蘊括心府，三藏數論，徧所披尋。末又投吳之虎丘山，息心之眾，雲結林泉，並綜涉四含，功流八定，深副夙心，遂有終焉之慮。於即頓絕人事，槃遊聖蹤。時有信士，宅居山下，請光出講，創通成論。未講般若，皆思解俊徹，聽者欣欣，會其心府。名望橫流，播于嶺表，披榛負橐而至者，相接如鱗。會隋后御宸，威加南國，遂被亂兵，將加刑戮。有大主將，望見寺塔火燒，走赴救之，了無火狀，但見光在塔前，被縛將

殺。既恠其異，即解而放之。光學通吳越，使欲觀化周秦。開皇九年，來遊帝宇，值佛法初會，攝論肇興，奉佩大言，振續徽緒。本國遠聞，上啟頻請，有勑厚加勞問，放歸桑梓。光往還累紀，老幼相欣。新羅王金氏，面申虔敬，仰若聖人。光年齒既高，乘輿入內，衣服藥食，並王后自營，不許佐助，用希專福。將終之前，王親執慰，囑累遺法，兼濟民斯，為說徵祥，被于海曲。以彼建福五十八年，少覺不愈，經于七日，遺誡清切，端坐終于所住皇隆寺中，春秋九十有九。

釋明瞻

姓杜，恒州石邑人。少有異操，住龍貴村，二千餘家同共高之。十四通經，十七明史，州縣乃舉為進士。性慕超方，不從辟命，投飛龍山應覺寺而出家焉。師密異其度，乃致書于鄴下大集寺道場法師，令其依攝，專學大論。尋值法滅，藏形東郡。隋初出法，追住相州法藏寺，內通大小，外綜丘墳。將事觀國，移步上京。開皇三年，勑召翻譯，住大興善。眾覩德望可宗，舉知寺任。大業二年，帝還京室，在于南郊，盛陳軍旅。時有濫僧染朝憲者，事以聞上。帝大怒，召諸僧徒並列御前，峙然抗禮，下勑責曰：條制久頒，義須致敬。于時黃老士女初聞即拜，唯釋一門儼然莫屈。時以瞻為道望，眾所推宗，乃答曰：陛下必欲遵宗佛教，僧等義無設敬。若准制返道，則法服不合敬俗。勑云：若以法服不合，宋武為何致拜？瞻曰：宋氏無道之君，不拜交招顯戮。陛下有治存正，不陷無罪，故不敢拜。帝不屈其言，直遣舍人語僧：何為不拜？如此者五。黃中之族連拜不已，唯瞻及僧長揖如故，兼抗聲對敘，曾無憚懾。帝乃問：向答勑僧是誰？錄名奏聞，便即視擬戮。明旦，有司募敢死者至闕陳謝，瞻又先登，雖達申遜之詞，帝夷然不述，但下勑于兩禪定各設盡京僧齋，再遣束帛，特隆常准。後迴蹕西郊，顧京邑語朝宰曰：我謂國內無僧，今驗一人可矣。自爾下勑，令住禪定。眾以瞻正色執斷，不避強禦，又舉為知事上座，整理僧務。大唐御世，爰置僧官。貞觀之初，以瞻善識治方，有聞朝府，召入內殿，躬昇御床。食訖對詔，廣列自古以來明君民主制御之術，兼陳釋門以慈救為宗。帝大悅，因即下勑：年三月六，普斷屠殺，行陣之所，皆置佛寺。一時七處同建，如豳州昭仁、晉州慈雲、呂州普濟、汾州弘濟、洺州昭福、鄭州等慈、洛州昭覺，並官給匠石，京送役隸，皆因瞻之開發也。暮齒將臨，山栖是造，遂入太一山智炬寺而隱焉。京輦歸信，遠趣于林，少時遇疾，乃曰：吾命極矣，可懸一月，枯骸累人。乃延諸大德就興善寺設齋辭訣，房杜僕射舉朝

畢集，具賣助供，矚錫山積。瞻通大捨，懺辭告別，即日力杖出京，返于智炬，竭誠勤住，想觀西方，心道明利。告侍者曰：阿彌陀佛來也。須臾又云：二大菩薩亦至。顏貌奄然，奄爾逝，春秋七十。

釋慧安

姓衛，荊州支江人。安性寬裕，不染俗塵，修學法門，無不該貫。大業中，開通濟渠，追集夫丁，饑殍相望。安巡乞多鉢食，救其病乏，存濟者眾。煬帝聞之，詔安，遂潛入太和山。至帝幸江都，海內擾攘，乃杖錫登衡嶽寺，行頭陀法。貞觀中，至蘄州，禮忍大師，遊終南山石壁而止。時所居原谷之間，早霜傷苗稼，安居處獨無，四十里外皆苦青女之災。天皇大帝聞而召焉，安不奉詔。永淳二年，至滑臺草亭居止，中坐繩床，四方坦露。敕造寺以處之，號招提，却還家鄉玉泉寺。時神秀禪師新歸寂，咸請住持，安弗從命。天后聖曆二年四月，告門人學眾，各歸閉戶。至三更，有禪人至，扈衛森森，和鈴鉠鉠，風雨偕至。其神旋繞其院數遭，安與之語，丁寧教誡，再拜而去。或問其故，曰：吾為嵩山神，受菩薩戒也。天后嘗問安甲子，對曰：不記。曰：何不記耶？曰：生死之身，如循環無起盡，何用記為？又此心流注，中間無閒，見滅起滅者，亦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可記耶？天后稽顙焉。中宗神龍二年九月，敕令中官賜紫袈裟并絹，賜號安并靜禪師，入中禁受供施。三年，賜摩納一副，便辭歸少林寺。至景龍三年三月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三十歲。火焚，收舍利八十粒，內五粒紅紫色進內，餘散施，隨力造塔。

釋志寬

姓姚，蒲州河東人。父任，隋青州刺史。寬自幼及長，以清約知名。歷聽諸經，以涅槃、地論為心要。東西訪道，無釋寸陰。生常履信，言行不乖。嘗以遊學長安，詣市買絹，有人曰：可見付直，明當送絹于此。便付直還寺，為諸僧所笑。寬曰：自憶不負于人，豈有人而乖信。至期果獲。寬常誦維摩及戒本。所居住房，每夜必有振動介冑之響，竊而觀者，咸見非常神人遶房而行。又一時夜中，房重閣上有打物聲，同學寶通聞之驚迷，不安其席。寬就而尉之，猶打物如故。至旦看之，乃舍梁將折，即令拄之，得免其命。性好瞻病，無憚遠近。又以道俗知無人治者，皆肇迎房中，躬運經理。後于中夜，室內大明，及觀房外，與晝無異，此相數現。猛以

開務誘引，弘濟為業。屬煬帝弘道，海內搜揚，以寬行解同推，應斯榮命。會梟感作逆，齊事拘纏，寬便下獄待罪。有來餉遺，一不自資，通給囚僧，歡笑如昔。後並配徒，隸役于天路。常令負土，使裝滿籠，盡力輦送，初不懈息。同役僧曰：此無監檢，當可小停。寬曰：業報如此，何能自欺，違心行事，誠未安耳。末又配流西蜀，行達陜州，有送財帛祖餞之者，並即散遺，唯留一驢負經而已。路次潼關，流僧寶暹者，高解碩德，足破不進。寬見臥于道側，泣而哀焉。即捨驢與乘，自擔經論，徒行至蜀，大發物情，咸興敬悅。時川邑虎暴，行人斷路，或數百為群，經歷村郭，傷損人畜。中有王獸，其頭最大，五色純備，威伏諸獸。遂州都督張遜遠聞慈德，遣人往迎。寬乃令州縣立齊行道，各受八戒。當夕虎災銷散，莫知所往。時人感之，奉為神聖，禮贍相仍，或至十萬、二十萬者，皆即散盡，了無資己。告施者曰：財猶種子，聚則難繁，故為散之，令從用有在耳。兼又輕生，疎素弊服，一經履御，愛護之甚，有過身肉。時逢儉歲，躬煮糜粥，親惠饑餒，銜泣說化，令誦佛名。又以所服衣之與氈，或割或減，用充貧乏。貞觀之初，還返蒲晉，緇素慶幸，歡詠如雲。屢建法筵，重揚利涉。時州部遇旱，諸祈不遂，寬為置壇場，以身自誓，不降雨者，不處堂房。曝形兩日，密雲垂布，三日已後，合境滂流，民賴來蘇，號為一代佛日。以貞觀十七年夏五月十六日卒于仁壽寺，春秋七十有八。

釋慈藏

姓金，新羅國人。其先三韓之後，東方辰韓國也。藏父名武林，官至蘇判異(北唐一品)，享高位而無後嗣，幽憂每積。素仰佛理，乃求加護，廣請大捨，祈心佛法，并造千部觀音，希生一息。後若成長，願發道心，度諸生類，冥祥顯應。夢星墜入懷，因即有娠，以四月八日誕。年過小學，神睿澄簡，世數史籍，略皆周覽。會二親俱喪，轉厭世華，深體無常，終歸空寂。乃捐捨妻子，第宅田園，隨須便給。孑爾隻身，投于林壑，麤服草屨，獨靜行禪。時或弊睡，遂居小室，周障棘刺，露身直坐。動便刺肉，懸髮在梁，用祛昏漠，物望所歸。位當宰相，頻徵不就。王大怒，勑住山所，將加手刃。藏曰：吾寧持戒一日而死，不願一生破戒而生。使者懼之，不敢加刃。以事上聞，王愧服焉，放令出家，任修道業。即又深隱，外絕來往，糧粒固窮，以死為命。便感異鳥，各銜諸果，就手送與。鳥于藏手，就而共食，時至必爾，初無乖候。常懷戚戚，慈哀含識，作何方便，令免生死？遂于眠寐，見二丈夫，曰：卿在幽隱，欲為何利？藏曰：唯為利益眾生。乃授藏五戒訖，曰：可將此

五戒利益眾生。藏于是出山，一月之間，國中士女咸受五戒。又深唯曰：生在邊壤，佛法未弘，自非目驗，無由承奉。乃啟本王，西觀大化。以貞觀十二年，領門人僧實等十有餘人，東辭至京，蒙勑慰撫，勝光別院，厚禮殊供。人物繁擁，財事既積，賊者將取，心顫自驚，反來露過，便受其戒。有患生盲，詣藏陳懺，後還得眼，由斯祥應，從受戒者，日有千計。性樂棲靜，啟勑入山，於終南雲際寺東懸崿之上，架室居焉。旦夕人神歸戒，往還三夏，常在此山。將事東蕃，辭下雲際，見大鬼神，其眾無數，帶甲持仗，云：將此金鞏，迎取慈藏。復見大神，與之共鬬，拒不許迎。神語藏曰：今者不死，八十餘矣。既而入京，蒙敕慰問，賜絹二百疋，用充衣服。貞觀十七年，本國請還，啟敕蒙許，引藏入宮，賜衲一領，雜綵五百段，東宮賜二百段。仍于弘福寺為國設大齋，大德法集，并度八人。又敕太常九部供養。藏以本朝經像凋落未全，遂得藏經一部，并諸紗像旛花蓋具堪為福利者，賫還本國。既達鄉壤，傾國來迎，一代佛法于斯興顯。王以藏景仰大國，弘持正教，非夫綱理無以肅清，乃敕藏為大國統，住王芬寺。又別築精院，別度十人，恒充給侍，請入宮一夏講大乘論。晚又于皇龍寺講菩薩戒本，七日七夜天降甘露，雲霧[雨/奄]靄覆所講堂，四部興嗟，聲望彌遠。藏屬斯嘉運，所有衣資竝充檀捨，唯事頭陀蘭若綜業。正以青丘佛法東漸百齡，乃與諸宰詳評紀正，一切佛法須有規猷，並委僧統。藏令僧尼五部各增舊習，更置綱管監察維持，半月說戒依律懺除，春冬總試令知持犯。又置巡使遍歷諸寺，誡厲說法，嚴飾佛像，營理眾業，鎮以為常。又別造寺塔十有餘所，藏乃發願曰：若所造有靈，希現異相。便感舍利在諸巾鉢。大眾悲慶，積施如山，便為受戒，行善遂廣。又以習俗服章，華中外革，藏唯歸崇正朔，舉國咸遂通改邊服，一准唐儀。

釋明導

姓姚，吳興人。幼叶雅調，與眾不群。隋末喪亂，二親崩歿，發心出家，意存護法，所在尋逐彌勒戒檢。以貞觀初行達陳州，逢敕簡僧，唯留一導，以德聲久被，遂應斯舉。雖蒙榮聞，意所遺之，乃嘆曰：出家弘濟，豈滯一方？乃翻然遠征，棄擲寺宇。至燦、礪二師座下，餐稟幽奧，未盈凉暑，聲聞超挺。因令覆述，縱達無遺，學門義侶，莫不推挹。龍朔二年，道行夙彰，奉敕別住東都天宮寺。麟德元年，上造老子像，敕送芒山，仍令洛下文物備列。時長吏韓孝威妄托天威，黃巾扇惑，私囑僧尼，普令同送。威遂勒州部二十二縣五眾，通集洛州，各事幢幡，尅日齊舉。導出眾對曰：佛

道二門，由來天絕，邪正位殊，本自碩異，如何合雜，雷同將引？既無別勑，不敢聞命。威大怒曰：是何道人，輒拒國命。乃使人脫導袈裟，將行禁劾。導曰：袈裟勑度所著，非勑不可妄除。無勑令僧送道，所以不違國命。威怒曰：道人有不送天尊者出。導即挺身獨立。預是僧尼，同時總往導所。威怒曰：道人欲反。導應聲語六曹官人曰：長吏總召僧尼唱反，此則長吏自反。眾僧不反，須告御史。導等一時崩出。威大忙懼，降階屈節，慙謝而止。因僧大集，檢試度人。天宮餉食過中，乃至僧有不量時景者，取而進噉。導曰：諸大德，並佛法遺寄，天下楷模。非時之食，對俗而噉。公違法律，現法滅緣。冐妄聖凡，一至于此。眾並愧之。因索水清漱，月餘不食。悲慨正法，凋淪相及。道俗苦勸，方乃進餅。年六十餘，東夏英髦，一期咸集。

釋道興

姓劉，本住秦州。八九歲時，常念出家。年十九，決意詣大光寺。僧眾愍之，二親苦求，眾為解喻，便許剃落。時天下大亂，賊寇交橫，死者山積。興為沙彌，語諸徒曰：人身難得，持戒第一。母為賊掠將去，離城六十里，興沒命尋逐，至已被傷未絕。賊見曰：此僧誠為至孝，逐母至此，便不盡命。乃背負母還城。城中咸恠賊路兇險，何因得返？避難投蜀，至河池縣，逢贊皇公，蒙被安慰，送至梁州。年滿進具，常行蘭若，頭陀乞食。智舜律師當衢講匠，依聽五遍，便能覆述，每有異見，舜深奇之。後還蜀川，廣聽經論，不爽光陰。又于江禪師下稟受禪道，以為徵心要術。自舜沒後，接講律筵。每講律部及發菩提心，以此勵眾，聽者垂泣，四遠來投。于時官府急切不許客住，諸寺無停者，咸來即安撫。寺主曰：依官制不許，何得停之？興曰：官不許容針，私容車馬，寺主豈不聞耶？寺主大怒曰：年少不用我語。興曰：此三寶也，敬則見善，嫌則感惡。寺主憤恚還房，眼看袈裟不見。又往三門王家會受飯，謂言是血食，人喻之，竟不食。返寺向興懺悔，尋終。行蘭若時，鬼來惱亂，興出繩床，鬼退。為受三歸已，為禮佛名，鬼亦隨禮。貞觀中，青城戴令來，暮欲與興同房宿。夜中眠，驚走出房外，云：見一赤衣僧執杖打背，云：何因在此宿？以火照背，如三指大，隱軫赤色，因求悔過。興遇疾甚，聞室中音樂聲，自此便差。常禮千佛，日別一遍。永徽三年，玄奘法師送舍利令供養。興獲已，于房內立道場，發正願曰：若一生傳法，并禮賢劫千佛。如契聖心，請放光明。如語，一室並為金色。以顯慶四年月日終于福勝，春秋六十有七。

釋光儀

姓李，本唐宗室。父瑯琊王，與越王起兵，欲復本朝中興帝道，不克，天后族誅之。儀方在襁褓中，乳母負之而逃。後數年，則天竊聞瑯琊有子在民間，購之逾急。乳母將至扶風界中，鬻女工以自給。儀年八歲，狀貌不群，神悟超拔。乳母疑遭貌取而敗，且極憂疑，乃造布襦，置錢于腰腹間，於桑林下告之令去：敕搜不慢，吾慮俱死，無益于事。汝聰穎，必可自立，或一旦富貴，無忘老姥。言迄對泣，儀慟不自勝，乳母從此而逝矣。儀茫然行至逆旅，日暮尋逕，擬投村墅，遇一老僧呼曰：爾小子，汝今一身，家已破滅，將奚所適？儀敬愕佇立，老僧又曰：出家閑曠，且無憂畏，小子欲之乎？儀曰：素所願也。老僧因携其手至大樹陰，令禮十方佛，歸依常住佛法僧已，因削其髮，又出袈裟以披服之，小大稱其體，其執持収掩，猶如幾夏比丘。老僧喜曰：此習性使然，善持僧行。遂指東北曰：去此數里有伽藍，汝直詣彼謁寺主云：我使汝為其弟子也。言畢，老僧欻然亡矣，方知聖僧也。儀如言趨彼，寺主駭其言，因留之。經十年，儀已洞明經律，善其禪觀。屬中宗即位，唐室復興，敕求瑯琊王後，儀方向寺僧言之。時眾大駭，因出詣扶風李使君，即儀之諸父也，見之悲喜，乃舍之于家。方以狀聞，固請不可。使君有女，年齒相侔，一見儀而心悅，願致情曲，儀恐懾而避焉。他日，會使君夫人出，其女靚粧麗服，從者越多，來而逼之。儀固拒百端，終不屑就。紿之曰：身不潔，請沐浴待命。女許諾，方令具湯沐。女出，因閉關。女還排戶，既不得入，自牖窺之，方持削髮刀，顧而言曰：有于此根，故為慾逼。今若除此，何逼之為？女懼，止之不可，遂斷其勢，投之于地，儀亦悶絕。戶既不開，俄而使君夫人俱到，女實情具告，遂破戶視之，漸蘇。命醫工舁歸蠶室，以火燒地，苦酒沃之，坐之于上，以膏傳之，月餘瘡愈。使君奏儀是瑯琊王子，有勑命驛置至京，引見慰問，優賚豐洽，詔襲父爵。儀懇讓，誓願為僧，確乎不拔。中宗勑令領徒，任置蘭若，自恣化方。儀性好終南山，因居法興寺，於諸谷口造庵寮蘭若，凡數十處。道聲馳遠，談說動人。或山行十里間，緇素侍者常數千百人，迎候瞻待。儀恒居寂定，或言將來事，以決吉凶，必無差忒，人益歸之。開元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囑累弟子：當謹護身口，勿事諠譁。祖師意無別事，靜則真法現前。此外提唱，皆不獲已，言極激切。因北首而臥，枕肱，右脇著席而亡。

釋志賢

姓江，建陽人。夙心剛整，幼且成規。既出家，尋加戒品，抗節修心，不違律範。天寶元年，於本州佛跡巖承事道一禪師，汲水拾薪，惟務勤苦。遊方見金華山赤松洞是黃初平叱石羊之地，鬱林峻嶺，泉湖百步許，意樂幽奇。既棲巔頂，野老負香粒蔬茹以供之。時天大旱，賢望空擊石，曼罵諸龍曰：若業龍，無能為也。其菩薩龍王，胡不遵佛勑救百姓乎？敲石纔畢，霈然而作，婺人咸悅。後遊長安，名公碩德列請為大寺功德之師，賢悚然不顧。明日遂行，登五臺，尋止太原甘泉寺，道俗請學禪理者繼至。

釋圓觀

居於洛宅。率性疎簡，或勤梵學而好治生，獲田園之利，時謂之空門猗頓。此外施為絕異，且通音律。大曆末，與李源為忘形之友。源父憕居守，天寶末陷于賊中，遂將家業捨入洛城北慧林寺，但日給一器，隨僧眾飲食而已。如此三年，忽約觀遊蜀青城、峨眉等山洞求藥。觀欲遊長安，由斜谷路，李欲自荊入峽，爭此二途，半年未決。李曰：吾已不事王侯，不願歷兩京道。觀曰：行無固必，請從子命。遂自荊上峽。行次南浦，泊舟，見數婦女絛達錦襠，負嬰而汲。觀俛首而泣曰：某不欲經此者，恐見此婦人也。李曰：自上峽來，此徒不少，奚獨泣為？觀曰：其孕婦王氏者，是某托身之所也。已逾三載，尚未解孕，唯以吾未來故。今既見矣，命有所歸。觀死，孕婦生焉。李三日往看，新兒襁抱就明，果致一笑。李泣，具告王氏，王氏厚葬觀。李常念杭州之約，至期到天竺山寺。其夜桂魄皎然，忽聞葛洪井畔有牧童歌竹枝者，乘牛扣角，雙髻短衣，徐至寺前，乃觀也。李趨拜曰：觀公健否？曰：李公真信士。我與君殊途，慎勿相近。君俗緣未盡，但且勤修不墮，即遂相見。李無由序語，望之潸然。觀又歌竹枝杳裹前去，詞切調高，莫知所謂。歎曰：真得道之僧也。咫尺懸隔，聖凡路殊。源遂絕酒肉，不婚娶，不役童僕，常依慧林寺寓一室，隨僧齋食。

釋玄素

字道清，姓馬，潤州延陵人。生有異度，求歸釋門，父母從之，出依淨域。以如意年中，始奉制度，隸名於江寧長壽寺進具。晚年乃南入青山幽棲寺，因事威禪師。伏形苦節，寒暑不易，貴賤怨親，曾無喜慍，時目之為嬰兒行菩薩道。王侯稽首，不為動搖，顧世名利，猶如幻焉。忽一日，有屠者來禮謁，自生感悟，懺悔先罪，求請素明中應供，乃欣然受之。降詣其舍，士庶驚駭稱異，素曰：佛

性是同，無生豈別？但可度者，吾其度之，何異之有？天寶之初，吳越瞻仰，如想下生。楊州僧希玄請至江北，竊而宵遁。黑月難濟，江波淼然，持舟擬風，俄頃有白光一道，引棹直渡，通波獲全。楚人相慶，佛日再輝，傾州奔赴，會于津所。人物拒道，間無立位，解衣投施，積若山丘，略不干其懷抱，令悉充悲田之費。

釋無著

永嘉人。識度寬明，秉操貞確，留神大道，約志遊方。抵京師雲華寺，就澄觀法師研習華嚴之教。大曆二年，入五臺山，欲觀聖人境界。五月到華嚴寺掛錫，于堂中啜茶，見老僧寢陋據北床，問曰：子從南方來，還賫數珠請看。著乃躬度之，迴視之間，失僧之所。于時神情惝恍，疑喜交生，曰：昔僧明入此，覩石臼木杵，後得入聖寺，獲見聖賢。我願止此，其為快乎！次由般若經樓，見吉祥鳥，羽毛蒨絢，雙飛于頂上，望東北皷翼而去。明日，有白光兩穗，入戶悠颺。少頃，同房僧法等見而驚恠，言曰：此何祥也？願再現，斷眾生疑。尋覩光如前，因往金剛窟，望中致禮。方坐假寐，聞叱牛三聲，云：飲水。一翁古貌瓌形，服麤短褐，曳麻履，巾裹甚異。著乃迎執其手，問：從何來？翁曰：山外求糧。問：在何地？云：求糧用在臺山翻質。著云：師何戾止？答曰：聞此有金剛窟，故來隨喜。翁曰：師困耶？答曰：否。曰：既不困憊，何輒睡乎？著曰：凡夫昏沉，胡可恠哉？曰：師若昏沉，可去啜煮[莽-夕+歹]。翁指東北，見精舍相距數步餘。翁牽牛前行，著躡躅而隨。至寺門，喚均提三聲，童子應唯開闔，年可十四五，垂髮齊眉，衣褐襦，牽牛入寺。見其地盡是瑠璃，堂舍廊廡皆耀金色，其間華靡，非人間之制度。翁踞白牙床，指錦墩揖著坐。童子捧二甌茶對飲畢，擎玳瑁器，滿中酥酪，各賦一匙。著咽之，如有所證，豁然悟宿事焉。翁曰：師出家來，何營何慮乎？答曰：有修無證，大小二乘染指而已。曰：未知初出家時求何心？著云：求大乘菩提心。曰：師以初心修即得。又問：齒藹幾何？云：三十一。翁云：師年三十八，其福根荄植此地而榮茂。且徐徐下山，好尋道路，勿傷厥足。吾年老朽，從山外來，困極欲偃息也。著曰：請寓一宵可乎？曰：不可。緣師有兩伴相隨，今夜不見師歸，憂愁曷已。此乃師有執情在。著曰：瞿曇弟子有何執處？雖然有伴，不顧戀他。又問：持三衣否？曰：受戒已來持之。曰：此是封執處。著曰：亦有聖教在。若許住宿，心念捨之。脫有強緣，佛故聽許。曰：若依小乘無難，不得捨衣，宜從急護。翁拂襟投袂而作，著亦趨行。翁曰：聽吾宣偈：一念淨心是菩提，勝造恒沙七寶塔。寶塔究盡碎為

塵，一念淨心成正覺。著俯聽，凝神謂曰：蒙宣密偈，若飲醍醐。容入智門，敢忘指決。翁喚均提：可送師去。臨行拊背曰：好去。著再折腰，與童子駢肩齊步，至金剛窟，反問著云：伊何窟乎？曰：先代相傳，名金剛窟。童子曰：金剛下有何字？著惟忖少選，曰：金剛下有般若。童子唲爾。適入者，般若寺也。著携童子手，揖顧而別。童子瞠目視著，如欲吐辭。著曰：送我可以言代縞帶與玉玦乎？童子送，宣偈授云：面上無瞋供養具，口裏無瞋吐妙香。心裏無瞋是珍寶，無染無垢是真常。偈終，恍惚之間，童子及聖寺俱滅，唯見山林土石，悵悵盈懷，[歔- 乎+丘]欷不已。

釋豐干

剪髮齊眉，布裘擁質。人或問止，對曰：隨時二字而已，更無他語。嘗乘虎直入松門，眾僧驚懼，口唱道歌，眾皆宗重。後于先天年中，在京兆行化。相類風狂，言則多中。先是國清寺僧厨中有二苦行，曰寒山子，曰拾得，多于僧厨執爨。爨訖，二人晤語，潛聽者多不體解。時閭丘胤出牧丹丘，將議巾車，苦頭疼，醫工寡効。干造云：某自天台來謁使君。丘告之患，干曰：君何慮乎？便索淨器，呪水噴之，斯須覺體中頗佳。閭丘異之，乃請干一言，定此行吉凶。干曰：到任記謁文殊。閭丘曰：此菩薩何在？曰：國清寺厨執爨洗器者是。及入山寺，問曰：此寺曾有豐干禪師？曰：有院在何所？寒山、拾得復是何人？時僧道翹對曰：豐干舊院即經藏後，今閒無人，止有虎豹時來此哮吼耳。寒、拾二人見在僧厨執役。閭丘入干房，唯見虎跡縱橫。又問干：在此有何行業？曰：唯事舂穀，供僧粥食，夜則唱歌諷誦不輟。如是再三歎嗟。乃入厨，見二人燒柴木，有圍爐之狀。閭丘拜之，二人連聲咄吒。後執閭丘手，褻之若嚶孺，呵呵不已。行曰：豐干饒舌。自此二人相携手出松門，更不復入寺焉。

寒山子者

風狂之士，隱天台始豐縣西七十里，號為寒、暗二巖，每于寒巖幽窟中居之，以為定止。時來國清寺，有拾得者，寺僧令知食堂，恒時收拾眾僧殘食菜滓，斷巨竹為筒，投藏于內。若寒山子來，即負而去，或廊下徐行，或為叫噪凌人，或望空曼罵。寺僧不耐，以杖逼逐，翻身撫掌，呵呵徐退，然發辭氣，歸于佛理。初，閭丘入寺訪問，寒山沙門道翹驚曰：大官何禮風狂夫耶？二人連臂笑傲出寺。閭丘復往寒巖謁問，并送衣裳藥物，而高聲倡

言曰：賊我！便身縮入巖石穴縫中。復曰：報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穴縫泯然而合，杳無踪跡。乃令僧道翹尋其遺物，唯於林間綴葉書詞頌，并村墅人家屋壁所抄，錄得二百餘首，今編成一集，人多諷誦。後曹山寂禪師注解，謂之對寒山子詩。

拾得者

豐干禪師，先是偶山行至赤城道側，聞兒啼，遂尋之。見一子，可數歲已來。初謂牧牛之竪，委問端倪，云：無舍孤棄。豐干携至國清寺，付與典座僧。或人來認，必可還之。後沙門靈熠攝受之，令知食堂香燈。忽于一旦，見其登座，與像對槃而飡。復呼憍陳如曰：小果聲聞。傍若無人，執筯大笑，僧乃驅之。靈熠咨尊宿等，罷其堂任，且令厨內滌器。洗濯纔畢，澄濾食滓，以筒盛滓，俾寒山來負去。又護伽藍神廟，每日僧厨下食，為烏鳥所取狼藉。拾得以杖朴土偶三二下，罵曰：汝食不能護，安護伽藍乎？是夕，神附夢與闔寺僧曰：拾得打我。明日，諸僧說夢符同，一寺紛然，始知非常人也。時牒中州縣郡符下云：賢士隱遁，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為賢士。又于寺莊牧牛，歌詠呼天。當其寺僧布薩時，拾得驅牛至。僧集堂前，倚門撫掌大笑曰：悠悠者聚頭。時持律首座咄曰：風人何以喧碍說戒？拾得曰：我不放牛也。此群牛者，多是此寺知僧事人也。拾得各呼亡僧法號，牛各應聲而過。舉眾錯愕，咸思改往修來，感菩薩垂跡度脫。時道翹纂錄寒山文句，于寺土地神廟壁，見拾得偈詞，附寒山集中。

釋遺則

姓長孫，京兆長安人。則弱不雜俗，恬恬終日而無所營。始從張懷瓘學草書，獨盡筆妙。雅躭經史，猶樂佛書。一朝捐家業，從牛頭山六祖慧忠傳忠之道。精觀久之，以為天地無物也，我無物也，雖無物未甞無物也。遂南遊天台，至佛窟巖，葢薜荔薦落葉而尸居，飲山流飯木實而充虛，虎豹以為賓，麋鹿以為徒，兀然如枯。其後剫木者見之，轉相告。有慕道者曰：道者未有子弟。相率為築室，圖佛安僧，蔚為精舍。元和已來，傳則道者，又自以為佛窟學。

釋天然

少入法門，謁見石頭禪師，躬執爨三年，始遂落飾。後於嶽寺希律師受戒法，造江西大寂，應答雅正，大寂甚奇之。次居天台華頂三年，又禮國一大師。元和中，上龍門香山，與伏牛禪師為物外交。後於慧林寺遇大寒，然乃焚木佛像以禦之。人或譏之曰：我茶毗舍利。曰：木頭何有？然曰：若爾者，何責我乎？元和三年，晨過天津橋橫臥，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去，乃徐仰曰：無寺僧。留守異之，乃奉束素衣兩襲，月給米麵，洛下翕然歸信。至十五年春，言吾思林泉，乃卜南陽丹霞山結庵，以長慶四年六月告門人曰：備沐浴，吾將欲行矣。乃戴笠策杖入，履垂一足，未及地而卒，春秋八十六。劉軻撰碑，敕謚智通，塔號妙覺。

釋齊安

姓李，實唐帝系，深避世榮，終祕氏族。安在胎，母夢日兆祥，既誕而神光下燭。數歲，有異僧欵門召見，摩頂曰：鳳穴振儀，龍宮藏寶，紹終之業，其在斯乎！及丱角，亟請出家，父母順從，遂依本郡雲琮禪師。年滿登具，乃詣南嶽智嚴律師，外檢律儀，內照實相。後聞南康龔公山大寂禪師隨化度人，畏足振錫，一日造焉。大寂欣其相依，持論不倦。及其蛻去，安盡力送終。元和末，安春秋已逾七十，而遊越之蕭山法樂寺。時海昌有法昕者，緇林翹楚，於放生池壖廢地肇葺禪居，請安主之。四海參學者麕至，道化之盛，翕然推伏。安懸知宣宗皇帝隱曜緇行，將來法會，預誡知事，曰：當有異人至此，禁雜言，止橫事，恐累佛法。明日，行腳僧數人參禮，安默識帝，遂令維那高位安置，禮殊他等。安每接談話，益知貴氣，乃曰：貧道謬為海眾圍繞，患齋不供，就上座邊求一供疏。帝為操翰攄辭，安覽驚悚，知供養僧賣去，所獲豐厚，殆與常度不同，乃語帝曰：時至矣，無滯泥蟠。囑以佛法後事而去。帝本憲宗第四子，穆宗異母弟也。武宗恒憚忌之，沉之於宮廁。宦者仇公武潛施拯護，俾髡髮為僧，縱之而逸。周遊天下，險阻備嘗。武宗崩，左神策軍中尉楊公諷宰臣百官迎立，聞安已終，愴悼久之。敕謚悟空，以御詩追悼，建塔焉。

釋唯儼

姓韓，絳縣人。童齔慷慨，敏俊逸羣。年十七，薙染慧照禪師。大曆八年，納戒於衡嶽希操律師所。乃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焉能屑屑事細行于布□耶？遂謁石頭禪師，密證心法，住藥山焉。一夜，明月陟山巔，大笑一聲，聲應澧陽東九十許里。其夜，澧陽人

皆聞其聲，盡云是東家。明辰，展轉尋問，直至藥山。徒眾云：昨夜和尚山頂大笑是歟？自茲振譽，遐邇喧傳。元和中，李翺為考功員外郎，坐李景儉，謫出為朗州刺史。翺閑來謁儼，遂成警悟。又初見儼，執經卷不顧。侍者白曰：太守在此。翺性褊急，乃倡言曰：見面不似聞名。儼乃呼翺應，唯曰：太守何貴耳賤目？翺拱手謝之。問曰：何謂道耶？儼指天指淨缾曰：雲在青天水在缾。翺于時暗室已明，疑氷頓泮。尋有偈云：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相問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缾。又偈：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笑一聲。儼于大和二年，合掌而寂。

釋恒政

姓周，平原人。未入法前，幼入鄉校見佛經，耽味不捨，就本州延和寺詮澄法師受誦經法。既登戒已，問道于嵩少，決了無壅。遁跡三峰，放蕩自在。無幾入太一山中，甫行風教，學人蝟慕。太和中，文宗皇帝酷嗜蜃蛤，一日御饌中盈柈而進，有擘不張呀者。帝觀其異，即焚香祝之。俄為菩薩形，梵相克全，儀容可愛。遂至于金粟檀香合，以玉緜錦覆之，賜興善寺致禮。始宣問群臣：斯何瑞也？相國李公德裕奏曰：臣不足知，惟知聖德昭應其諸佛理。聞終南山有恒政禪師，大明佛法，博聞強識，詔入宣問。政曰：貧道聞物無虛應，此乃啟沃陛下之信心耳。故契經中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為說法。帝曰：菩薩身已見，未聞說法。政曰：陛下覩此為常非常耶？信非信耶？帝曰：希奇事，朕深信焉。政曰：陛下已聞說法了。皇情悅豫，得未曾有。敕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以答殊休。因留政內道場中，累辭入山，宣住聖壽寺。至武宗即位，忽入終南。或問其故，曰：吾避仇，烏可已乎哉！後終山舍，年八十七。闍維收舍利四十九粒，以會昌三年九月四日入塔。

船子德成

節操高邈，度量不群。自印心于藥山，與道吾、雲巖為同道交。洎離藥山，乃謂同志曰：公等應各據一方，建立藥山宗旨。爾率性踈野，惟好山水，樂情自遣，無所能也。他後知我所止之處，若遇靈利座主指一人來，或堪雕琢，將授生平所得，以報先師之恩。遂分至秀州華亭，泛小舟隨緣度日，以接四方往來。人莫知其高蹈，因號船子和尚。道吾後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道吾不覺失

笑，山便下座。請問：適來祇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上座失笑，望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甚處不是？望為說破。吾曰：不須說，請和尚却往華亭船子和尚處去。山曰：此人如何？吾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錐。和尚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眾束裝，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師曰：不似，似個甚麼？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橈打落水中。纔上船，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乃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莫藏身。吾二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汝今既得，但向深山裏、鑊頭邊，覓取一個半個接續，毋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顧。師遂喚：闍黎！山乃回首。師竪起橈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舟入水而逝。

九峯道旻禪師

時石霜慶諸禪師歸寂，眾請首座繼席。九峯曰：須明先師意始可。座曰：先師有甚意？峯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其餘即不問，如何是一條白練去？座曰：這個祇是明一色邊事。峯曰：元來未會先師意在。座曰：你不肯我那？但裝香來，香烟斷處，若去不得，即不會先師意。遂焚香，香烟未斷，座已脫去。峯拊座背曰：坐脫立亡即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

釋鑑空

姓齊，吳郡人。少小貧苦，惟勤于學。元和初，遊錢塘，屬其荒儉，乃議求餐于天竺寺。至孤山寺西，餒甚不前，因臨流雪涕，悲吟數聲。俄有梵僧臨流而坐，顧空笑曰：法師秀才，旅遊滋味足未？空曰：旅遊滋味則已足矣，法師之呼，一何乖謬！葢以空未為僧時名君房也。梵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同德寺乎？空曰：生身已四十五歲，盤桓吳楚間，未嘗涉京口，又何洛中之說？僧曰：子應為饑火所燒，不暇憶故事。遂探囊出一棗，大如拳許，曰：此吾國所產，食之者，上智知過去未來事，下智止於知前生事耳。空饑

極，食棗，掬泉飲之。忽欠呻，枕石而寢，頃刻乃悟，憶講經于同德寺如昨日焉。因增涕泣，問僧曰：震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為蜀僧矣，今則斷攀緣也。神上人安在？曰：前願未滿。悟法師焉在？曰：豈不記香山石像前戲發大願乎？若不證無上菩提，必願為赴赴貴臣。昨聞已得大將軍矣。當時雲水五人，唯吾得解脫，獨汝為凍餒之事也。空泣曰：某四十許年日唯一餐，三十餘年擁一褐，浮俗之事，決斷根源，何期福不完，坐于饑凍。僧曰：由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缺，羶氣微存，聲渾響清，終不可致。質個影曲，報應宜然。空曰：為之柰何？僧曰：今日之事，吾無計矣。他生之事，警于吾子焉。乃探鉢囊取一鑑，背面皆瑩徹，謂空曰：要知貴賤之分，修短之期，佛法興替，吾道盛衰，宜一鑒焉。空覽照久之，謝曰：報應之事，榮枯之理，謹知之矣。僧收鑑入囊，遂挈而去。行十餘步，旋失所在。空是夕投靈隱寺出家，受具足戒。後遊名山，愈高苦節。

釋恒超

姓馮，范陽人。祖父修儒，而家富巨萬。超生而聰慧，年十五，早通六藉，猶善風騷。忽一日，因閱佛經，洗然開悟。乃歎曰：人生富貴，喻等幻泡。唯有真乘，可登運載。遂投駐蹕寺出俗，晝夜進修。而屬師亡，遵釋氏喪儀，守禮無怠。梁乾化三年，住五臺山，受木叉戒。由是遠求名匠，阻兩河間。乃止于本州魏博并汾之間，學大小乘經律論計七本。龍德二年，掛錫于無棣。超曰：此則全齊舊壤，鄒魯善鄰。遂止開元枷藍東北隅，置院講諸經論。二十餘年，宣導各三十餘徧。齊魯之間造秀，不遠數百里造其門。以詰難諸公，一覩超容，傍聽議論，參乎子史，證以教宗。或問因明，超答以詩一首。辭新理妙，皆悉歎降。時郡守李君素重高風，欲飛章舉賜紫衣。超聞驚愕，遂命筆為詩云：虛著褐衣老，浮杯道不成。誓傳經論死，不染利名生。厭樹遮山色，憐窓向月明。他時隨范蠡，一棹五湖清。李君復令人勸勉，願結因緣。超確乎不拔。

釋法聰

姓梅，南陽新野人。八歲出家，卓然神秀。正性貞潔，身形如玉。蔬藿是甘，無求滋饌。及長成立，風操逾厲。淨施厚利，相從歸給。並迴造經藏三千餘卷，備窮記論。年二十五，東遊嵩嶽，西涉武當。所在通道，惟居宴默。因至襄陽傘蓋山白馬泉，築室方丈，以為棲心之宅。入谷兩所，置蘭若舍。初，梁晉安王來都襄雍，承

風來問。將至禪室，馬騎將從，無故却退。王慙而返，夜感惡夢。後更再往，馬退如故。王乃潔齋，躬盡虔敬，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覩一谷，猛火洞然。良久竚望，忽變為水。經停傾仰，水滅堂現。以事相詢，乃知爾時入水火定也。堂內所坐繩床，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聰乃以手按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方得展禮。因告境內多被虎災，請求救援。聰即入定，須臾有十七大虎來至。便與受三歸戒，敕勿犯暴百姓。又命弟子以故衣繫諸虎頸，滿七日已，當來于此。王至期日，設齋眾集，諸虎亦至。便與食解布，遂爾無害。其日將王臨白馬泉，內有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臨靈泉，有五色鯉亦就手食，云此雌龍。王與群吏嗟賞其事，大施而旋。有凶黨左右數十人，夜來劫所施之物，遇虎哮吼，遮遏其道。又見大人倚立禪室，傍有松樹，止至其膝，執金剛杵，將有守護。遂表奏聞，敕徐摛就所住處造靈泉寺。聰住禪堂，有白鹿白雀馴伏栖止，行往所及，慈救為先。忽遇屠者驅猪百餘頭，聰三告曰：解脫首楞嚴。猪遂繩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手，並仡然不動。便歸過悔罪，因斷殺業。又于漢水漁人牽網所，如前三告，引網不得，方復歸心，空網而返。又荊川苦旱，長沙寺遣僧至聰所請雨，使還大降，陂池皆滿。高祖遣廬陵王重請下都，確乎不許。後至廬阜，驃騎威王因從受戒，勸請還臺。聰志存虛靜，潛泝西上，遁隱荊部神山。湘東王承聞，馳駕山門，伸師襄之禮。頻請下都，固辭不許。武陵上蜀，從受歸戒。及宣帝末臨，亦同前敬。聰每入道場，必涕泗翹仰，普賢授記，天花異香，音樂冥發。以梁大定五年九月，無疾而化。

釋貞辯

中山人。少知出塵，長誓修學。暇則刺血書經，又鍼血畫，立觀自在像、慈氏像等。嘗因行道困息，有二天女來相撓惱，辯誓之曰：我心匪石。以神呪却之。自此道勝，魔亦無蹤。辯負笈抵太原城聽習，時中山王氏與後唐李氏封境相接，虞其覘間者，并州城內不容外僧，辯由此驅出，遂于野外古塚間宿。會武皇帝畋遊，塚在圍場中，辯固不知，方將入城赴講，見旌旗騎卒縮身還入穴中。武皇疑，令擒見，問其故，遂驗塚中，敷草座案硯，疏鈔羅布，遂命入府供養。時曹太后深加仰重，辯訴于太后曰：止以學法為懷，久在王宮，不樂如梏械耳。武皇縱其自由，乃成其業。

釋妙普

號性空，漢州人。久依黃龍死心，密受心印。品格高古，氣宇宏邁。因慕船子遺風，抵秀水，結庵于青龍之野。別無長物，唯吹鐵笛以自娛。好吟咏，嘗賦山居詩云：心法雙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庵人。示眾偈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宋建炎初，賊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意殺戮，民懼逃亡。普聞嘆曰：眾生塗炭，吾盍救之。乃荷策而行，直詣賊所。賊見偉異，疑必奸詭。詢其來處，答曰：禪者。問何所之，云：往密印寺也。賊怒欲斬，普曰：大丈夫要頭便取，奚以怒為。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為送終。賊奉肉，普供佛出生如常儀。曰：孰當為我文以祭。賊笑不答，普索紙筆大書曰：嗚呼，唯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玅心，則其玅心孰與為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玅矣哉，玅矣哉。日月未足以為明，乾坤未足以為大。磊磊落落，無罣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饗！遂舉筋飫肉，賊徒大笑。食罷，曰：劫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於是民之廬舍，少長無恙。僧問：既見佛，為甚不拜？普掌之，曰：會麼？曰：不會。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冬，自造大盆，鑿穴塞之。修其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持至，普尚存，乃作偈嘲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餧魚鱉。胡不索性去，只管向人說。普笑曰：遲兄證明耳。徧告遐邇。眾集，普示法要，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免開壙。撒手便行，不妨快暢。是誰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趺坐盆中，口吹鐵笛，順潮而下。眾皆隨至海濱，普去塞戽，其水洄漩。眾擁觀，水涓滴不入，乃乘流而住，歌曰：六十餘年返故鄉，沒踪跡處妙難量。真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人望目斷，尚聞笛聲嗚咽于蒼茫之間，遙見以笛擲空而沒。眾號泣，競圖像事之。後三日，見于沙上，趺坐如生。道俗迎歸，留五日。闍維，舍利大如菽，有二鶴，徘徊空際，火盡始去。塔于青龍庵。

釋了性

號大林，武氏子也。宋武公之後，以謚為姓。少即好學聰睿。天啟初，依安和尚薙髮，登具戒，歷諸講席，精究三藏。後遇真覺國

師，啟廸厥心。既而周遊關陝、河洛、襄漢，訪諸耆德，如栢林潭、關輔懷、南陽慈諸公，皆以賢首之學著稱一時，性悉造門領旨。及歸，復從真覺至五臺。未幾，真覺化去，遂北遊燕薊，晦迹魏闕之下，優游江海之土，與世若將相忘。成宗徵居萬寧，聲價振蕩內外。至大間，太后剏寺臺山，曰普寧，延居為第一代。足跡不入城隍，不謁權貴，人或忌之。性聞，嘗曰：予本以一介芯芻，蒙天子處之以巨剎，惟乃夙夜弘法匪懈，圖報國恩不暇，餘復何求？雖有藏倉毀沮之言，其如青蠅止棘樊耳。顧予命之不遭，道之不行，則納履而去，何往而不可也？時元世因尊寵西僧，其徒眾甚盛，出入騎從擬若王公，天下名德諸師莫不為之致禮，師惟長揖而已。顧謂眾曰：吾聞君子愛人以禮，何可屈節自取卑辱？苟為之屈，非諂則佞。識者高尚其義。至治改元九月三日示寂，塔于竹林之墟，謚曰弘教。

釋大同

字一雲，越之上虞王氏子。父友樵，母陳氏。妊十月，父晝坐堂上，忽見龐眉異僧振錫而入，父起揖曰：和尚何來？曰：崑崙山。竟排闥趨內。急追，聞房中兒啼聲，父笑曰：吾兒得非再來者乎？母歎曰：是子般若種也。命入會稽崇勝寺薙髮。聞春谷法師講清涼宗旨，往依之，盡得其傳。又謁古懷肇公，精四法界觀。因春谷移主寶林，乃謂師曰：子之學精且博矣，恐滯心于麤執，但益多聞，縛于知見，誠非見性之本，宜潛修而滌之。于是命出錢塘，謁晦機熙禪師。見其揮麈之間，師之夙習見聞一時蕩絕，惟存孤明，耿耿自照。如是者閱六寒暑，晦機深嘉其志。又聞天目、中峯法道之盛，往參，便有終焉之意。中峯一日召而勉曰：賢首一宗日遠而日微矣，子之器量足以張之，毋久滯此。特書偈讀清凉像，付以遣之。師大喜曰：吾今始知萬法本乎一心，不識孰為禪，又孰為教也。還寶林，復侍春谷，且告中峯之意。谷隨命分座，講雜華經。時宋官徐天祐、王易簡相與崇獎，聲光煥著。郡守范公憐春谷臘高，欲風之讓席，乃設伊蒲，親與師言。師毅然動容曰：其所貴乎道者，在師弟之分耳，分明可以垂訓後學。苟乘其耄而攘其位，豈人之所為哉？明公固愛我，使陷于名義，實傷之也。范不覺避席謝曰：吾師誠非常人，豈吾所能知也？延祐初，出主蕭山淨土寺，次遷景德。元命住嘉禾之東塔，隨改寶林。乃放終南草堂故事，闢幽舍，招來俊人，故天下學者莫不擔簦躡屩集其輪下。至正初，賜佛心慈濟妙辯之號，併金襴僧伽衣。元臣泰不華守越，苦旱，力請師禱。師爇臂香于玄度塔下，雨即大澍。至太祖高皇帝御極，設無遮

大會于鐘山，召師入見武樓。師時年八十，免拜跪。次日，賜宴禁中。事竣，賜內庫白金數鎰，并珍物榮其歸。師持律甚嚴，一鉢外無長物，惟有書史五千餘卷。洪武二年十二月，內示微疾。次年季春十日，登座說法，辭眾歸方丈，端坐而化。世壽八十二，僧臘六十有五。闍維，徵異甚多，建塔于竹山。所著有天柱稿、寶林類編各若干卷。

釋慧日

號東冥，天台賈氏子，即宋相賈似道之諸孫。及似道責戍，師尚幼，志求出家，依縣之廣嚴寺平山和尚落髮受具。年二十二，聞栢子庭講台教于赤城，師趨座下，未幾能領大義。子庭歎曰：投丸于峻坂，不足以喻其機之疾也，吾道藉子大昌乎！一日假寐，恍見竹橫地下，竹上凝者白粥粲然，師臥地食之。既覺，言于子庭，庭為解曰：竹與粥同音，子得就地而食，殆非緣在上下天竺乎？于是渡錢塘，謁竹屋淨法師于上竺，命典客寮掌堂僧籍。竹屋化去，時湛堂澄公繼其席，廷師居後堂。年餘，出主吳山聖水。元至正四年，住薦福，歷三穪。下天竺災，元臣高納麟請師新之。寺宇告成，王溍為之記。四年，遷上竺。師知緣在，夙夜罔怠，凡寺中所制，一重緝之。元順帝聞，特賜慈光妙應普濟之號，併金襴衣以徵之。十六年，退隱于會稽巖壑間，人無識者。元相達識帖穆爾遣使物色得之，力請還山，凡兩住上竺二十五年。至於明朝太祖洪武二年，詔赴蔣山佛會，命禮部給饌。明日，召見奉天殿，百僚咸集，僧若魚貫，惟師臘最高，朱顏白眉，班居前列。上親問昇濟沉冥之道，師備奏稱旨。太祖顧謂僧眾曰：邇來學佛者，惟飽餐優遊，沉埋歲月，如金剛、楞伽、心經，皆攝心之要典，何不研窮其義？今有不通者，當質諸白眉法師。自後召見，太祖但以白眉呼之，而不名也。嘗與別峯同法師、金碧峯禪師輩賜食禁中，因奏瓦棺寺隋知者大師釋法華之所不可廢。太祖命就天界別建室廬，以存其跡，詔師開山說法。五年孟春，復于鍾山建水陸大齋，命師說毗尼戒，太祖親率百僚臨聽。事峻，辭歸上竺，謝院事，日修彌陀懺，以臻淨業。十二年秋七月，一夕，夢青蓮花生方池中，芬芳襲人，窘告眾曰：吾生淨土之祥見矣。後四日，趺坐合爪而寂，世壽八十九，僧臘七十三。越十日，奉全身藏于寺之西峰玅應塔院。

釋應能

偽姓楊，實建文君也。太祖之嫡孫，懿文太子之長子，封皇太孫，諱允炆。生時頂顱頗偏，太祖撫之曰：半邊月兒。及讀書，甚聰穎。一夕，懿文太子與侍，太祖命新月詩，太子吟云：昨日嚴陵失釣鉤，誰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徧九洲。太孫吟云：誰將玉指甲，掐破上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太祖覽之不悅。蓋未得團圓，影落江湖，皆非吉兆。洪武三十一年，太祖大漸，乃授以小篋，封鑰甚密，戒於急難方開。是年五月十六日即位，年二十有三。明年改元建文，召方孝孺為翰林侍講，直文淵閣，日講周官禮，變更太祖舊制，于是諸王多不遜服，乃曲加恩禮。侍讀太常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議削諸王之權，謀者先燕，命侍郎張昺、都指揮使謝貴察燕動靜，遂逼燕起靖難師，南討黃、齊。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破金川門，帝縱火焚宮，啟太祖遺篋視之，得楊應能度牒、剃刀、袈裟、緇服，遂削髮自御溝出遁。雲遊四方，自湖湘入蜀雲南，復閩入廣西橫州南門壽佛寺。居十五年，陞座演法，歸者甚眾，所至成大法席，人不知是帝也。復往南寧，居一蕭寺，衲子雲集，師為隨緣開示，一眾歡然。久之，至思恩州，立于當道，值知州出，從者呵之，師言：我是建文皇帝也，自滇歷閩至此，今老矣，欲送骸骨歸帝鄉。巡按御史聞于朝，賜號老佛，命驛送至京師，乃賦詩云：流落江湖四十秋，歸來不覺雪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暗，昭陽殿裏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及至京，朝廷未審虛實，以太監吳亮曾經侍膳，使審之。師見亮即呼曰：汝非吳亮耶？曰：不是。師曰：我昔御便殿，曾棄片肉于地，汝伏地餂食之，何得忘也？亮稽首大慟，已而取入西內供養，卒于宮中。

釋達觀

句曲沈氏子。十七剃髮遊方，聞誦張拙偈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大疑。一日齋次忽悟，乃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遊京師，因神宗皇帝手書金剛經汗下漬紙，疑更當易函，遣近侍質師。師進偈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帝大悅。癸卯秋，忽妖書發。帝見章奏，甚憐之。法不能免，因逮及。拷訊時，神色自如，抵死不屈。臘月五日入獄，法司定罪論死。師說偈曰：一笑緜來別有因，那知大塊不容塵。後茲収拾娘生足，鐵橛花開不待春。索浴罷，囑侍者曰：吾去矣，幸謝江南諸護法。說偈端坐而逝。(觀千五臺山累載藏經板，至徑山重刻書本，轉發楞嚴寺流通，洵莫大之功也。)

釋憨山德清

金陵全椒蔡氏子，母感異夢而生。年十二，禮京之報恩西林師薙髮。十九受具，聽講華嚴十玄門，至海印森羅常住處有得，遂遊方，與妙峰為友。初參遍融，乞指示，融默然直視以接之。尋閱肇論，至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隣人見之曰：昔人猶在耶？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忽悟，乃曰：今日始知鼻孔向下。時妙峰見之，喜曰：何所得耶？師曰：夜來兩箇鐵牛鬬入水中去也，至今絕消息。峰笑曰：且喜有住山本錢。又參笑巖，巖問：你從何處來？曰：南方。巖曰：記得來時路否？曰：一過便休。巖曰：子却來處分明。師便禮拜，住東海牢山，聞望籍甚，皇太后李特禮殷重焉。後遭無妄之謗，假道士奏論于神宗皇帝，朝中宰輔多深惜師，遂蒙聖旨衿察，坐以私創寺院，遣戍雷州。至韶陽禮祖，偈曰：曹溪滴水自靈源，流入滄溟浪拍天。多少魚龍爭變化，源頭一脉尚冷然。越十有一年丙午，皇長孫生，恩赦免戍，復留曹溪。往來端州九載，始還僧服。丙辰冬，過江右之雙徑，為達大師秉炬，緇索駢集，山谷為之喧動。後抵匡山，韶陽郡守力請居曹溪，師曰：曹溪是吾昔日所欲修緝也。遂杖錫遄行，度嶺吟曰：五雲一望入南安，萬叠千洄六六灘。行到水窮山盡處，梅花無數嶺頭看。越明年癸亥，忽告眾曰：緣與時違，化將焉托？一期事畢，吾將歸矣。索浴更衣，端坐而逝。塔全身于韶之南華寺南二里天子崗，迎歸匡山。歷二十餘載，地濕，蟲蟻半蝕其龕，請歸曹溪。途中弟子輩因龕縫覩師狀貌如生，髮爪俱長，以金漆其身，造寺供養，稱肉祖云。

釋雪嶠圓信

鄞縣朱氏子。二十九歲出家，行脚無有人處。後訪秦望山、妙禎山主。主舉他心僧因緣。一僧參曰：那裏來？僧曰：天竺來。他心曰：我聞有三天竺，你那一竺來？速道！速道！師自是疑情頓發。次日，曳杖至石頭上，高提曰：那一竺來？速道！速道！忽前後際斷，返天台，擡頭見古雲門三字，大悟。途中作偈曰：一上天台雲更深，脚根踏斷草鞋繩。比丘五百無踪影，見得他時打斷筋。因入雙髻誅茅。次參雲棲龍池。出世日，拈香供雲門匡真偃禪師。後東塔開堂，又供龍池。示疾，書偈曰：小兒曹，生死路上須逍遙。皎月氷霜，曉吃杯茶。坐脫去了塔，全身于雲門。

萬如禪師語云

身心一如，身外無餘。人間天上，本無所拘。即此物，非他物。南北東西毫不差，千聖從來同一脉。若也向外苦馳求，奔到驢年恐未歇。回光反照無多子，黃檗棒頭曾漏泄。知音須是個中人，不是知音莫饒舌。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截斷諸方爛葛藤，指出當人活潑潑。貴乎直下便承當，佛祖直教眼裏屑。祇如直指本分一句作麼生道？夜半碧雲籠古殿，天明海岸迸金烏。

釋林野

姓蔡，長樂人。生即絕腥，依本里金鍾寺道然、本然兩叔出家，志存釋典。離蜀之江南，入講肆。大明天啟丁卯，息肩當湖，會毛、俞諸公于德藏齋頭談楞嚴，即留掩關閱藏。適反送密雲師語錄，展卷至參禪偈曰：一念未生前，試看底模樣。頓覺疑情猛發，寢食俱亡。至庚午春，密老人過當湖，因遣護關子傳話囑云：教他關中莫妄想。此心益疑，不覺失足墮樓，如夢忽覺，便會一念未生前的道理。遂破關走姑蘇，見密師于清涼庵，力為參究。時老人舉：世尊初生便解指天指地，汝諸人猶向老僧擬討甚麼碗？拽拄杖一時打散，自此全身脫落，深徹棒喝之旨。乙亥冬，于素履黃公園中付拂

釋通乘

號石車，金華朱氏子。二十六歲依天真為僧。雲門稟具，閱六祖不思善公案有省，遍參知識。後謁天童於金粟。童問：那裏來？師曰：雲門。童曰：幾時起身？師打圓相。童曰：莫亂統。師曰：千里同風，今日特來親領痛棒。童曰：既千里同風，又來作麼？師翹左足。童曰：未在。師翹右足。童曰：錯也。師曰：風吹別調中。童休去。入室次，童舉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拂袖便出。次繼席金粟。上堂：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達磨西來，指人見性成佛。金粟不諳老婆禪，祇要諸人棒下見血。若也恁麼會得，觸處逢渠，纖毫不立。垂手人間，和光化物。既然觸處逢渠，且道渠是阿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喝一喝。

釋通忍

號朝宗，常州陳氏子。弱冠出家，謁天童於金粟，茫無所入，遍禮諸方。後隨童赴育王請，寺碑有刻大千禪師垂語云：山中猛虎以肉為命，何故不食？其子被童逼拶，坐臥不安，經兩旦，驀然除去鯁胸之物，趨見童，下語曰：惟人自肯乃方親。童曰：亦未在。師笑

曰：和尚只做得大千兒孫。便出。已而聞童自答曰：自肉食不盡。方省悟未在之旨。住後，上堂，僧問：狗子佛性，趙州因甚道無？師曰：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居士問：如何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師曰：上大人，丘乙己。士不覺失笑，師乃大笑曰：元來是你家常茶飯。士無語。又居士閱語錄，至斂手哭蒼天處，笑問曰：他當時為甚麼哭？師曰：你今為甚麼笑？曰：弟子解他這一哭不得。師曰：你今還解得你這一笑麼？曰：我笑他這一哭。師曰：他正哭你這一笑。

釋通琇

號玉林，蓉城楊氏子。澄江請磬山，不赴。師破關來見，叉手曰：狂兒國土，父不容過。者個峯頭，還是老漢住處麼？山曰：你且站下脚，我與汝道。師掀倒香案便出。山高聲曰：將拄杖來！師遙應曰：劍去久矣。住後，上堂：有一句子，河沙剎土，三世諸佛不能說；西乾東震，歷代祖師不能說；天下善知識不能說；先師亦未曾說。琇上座今日既居此位，為眾分明舉似去也。良久，曰：元正啟祚，萬象咸亨。僧問：如何是定？師曰：顛顛倒倒。曰：如何是慧？師曰：愚愚癡癡。曰：如何是定慧總持？師曰：又顛倒，又愚癡。上堂，眾競出問話畢，師曰：欲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滯泥沙。擲拄杖，下座。

釋通雲

號石奇。雪竇結制，云：祇如諸方結制，廚庫豐足，事事次第，物物有餘，九十日內一期安坐，始成個模樣。雪竇者裏上無片瓦、下無卓錐，直得一物也無。驀豎拂子，云：向這裏急須荐取，不得無繩自縛，所謂本自無瘡勿傷之也。不然，倚他門戶傍他墻，剛被時人喚作郎。元旦，召眾，云：一年三百六十日，今朝是最初一日，若有道得冣初句，便乃年新、月新、日新、日日新、時時新、刻刻新、新新無住，于無住中不妨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未嘗移易一絲毫。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小參，云：今日臘月三十夜，年窮歲盡之際，幸然無些子事，今于無事中山僧為汝商量。大眾，既然無事，且道又商量個甚麼？若明得、辦得，便春夏秋冬、生住異滅、人事消長、時節遷流、物我道同、古今不二。不見僧問古德：年窮歲盡時如何？德云：東村王老夜燒錢。看他古人明得、辦得的，向結角羅紋處恁麼答話，豈不綽綽有餘裕哉？又示眾，云：當陽一著，獨露無遮，八

面玲瓏，十方軒豁，明眼作證，豈敢囊藏？直得瓊樓玉殿，百草頭上全彰；千丈報身，瓦礫堆邊頓現。塵塵爾、剎剎爾，突出無位真人，發明現成公案，直饒三世諸佛、歷代老古錐到來，個個退身有分。正當恁麼時如何？水歸大海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閒。

釋通賢

號浮石，平湖趙氏子，受密老人付囑，住報恩。臘八示云：自捨皇宮入雪山，六年冷坐絕追攀，誰知今夜蒲團上，紺目無端發眚斑。山僧恁麼告報，祇要諸人拈却炙脂帽子，脫下鶻臭布衫，便見古釋迦不先，今彌勒非後，一切時中不倚一物，淨躶躶上無攀仰，赤灑灑下絕己躬，千聖不能知，萬靈安可測，一切坐斷不漏絲毫。又新正解制示云：纔拴意馬不多時，頃刻隆冬又過之，耳畔只聞鑼鼓鬧，聲聲敲入鬢成絲。大眾，還有不隨聲色轉變者麼？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到恁麼地，可謂知歸。若有人問：從甚處來？切莫道報恩來。因甚如此？不將平實對，正要使他疑，故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復舉世尊一日與阿難行次，路見古墖，世尊便作禮，阿難云：此何人墖？世尊云：過去諸佛墖。阿難云：是誰弟子？世尊云：是我弟子。阿難云：應當如是。大眾，既是過去諸佛，為何又是現在世尊弟子？既是世尊弟子，為何又作禮？如是推求，一一相反，阿難為何又言應當如是？能向這裏明得透得，一切有為法，當體即無為。

釋行元

號百癡，閩漳浦蔡氏子。幼習儒，怙恃繼失，依兄居住。年二十，功名不就，因憩同安邑邸。夜夢有人呼曰：時至矣，速前去。明晨，行遇真戒師，偕入長泰石獅巖，禮求薙髮。大明崇禎甲戌春，往黃檗參費隱和尚。凡有所問，被痛棒打出。未幾，證入玄奧，命掌記室。戊寅，費老人主金粟，師為西堂付衣拂，回建寧蓮峰住靜。辛巳冬出世，隨移寶峰、百山二剎及浙之太平。長慶戊子夏初，海鹽護法徐覲周等以金粟虛席，集眾卜請，師恬然自若。繼席六載，竭力勞心，衣鉢微貲悉以供眾。癸巳八月，覲周送藏經入寺，即于明晨退院。上堂云：六載住持，全沒滋味。簡點將來，討甚閒氣？何如長松下、片石間，灑灑瀟瀟，科頭箕踞？任他法道遷，更蠓蠅口沸。且臨行一曲如何演唱？擊拂子云：囉囉哩，囉囉嘡，白髮催人容易老，寬懷無事是神仙。便行。覲周同諸檀護迎入梵勝，今遷明發。師有語錄十六卷行世。如金粟歲旦示云：佛法無

人說，雖慧不能了。況復值年朝，如何靜悄悄？擂鼓出陞堂，香雲四處繞，柱杖倒頭拖，袈裟忘裏表，問著口莫酬，遙空指白鳥。大眾！且道金粟與麼是歡喜耶？著忙耶？若道是歡喜，年年好年，有什麼歡喜處？若道是著忙，我為法王，於法自在，著忙箇什麼？於此涇渭得出，正好山門擺手、寶殿鞠躬，見僧賀僧、見俗賀俗、見白牯貍那賀白牯貍那。如弗然者，歲君所司時令，又向閃電光中打輥去也。如梵勝示云：嬾骨鍛成，一榻閒眠消白晝；枯腸浣出，半聯仄韵動寒潮。不管佛來祖來，說甚呼牛呼馬？頭頭具足生涯，處處彰吾寶所。是汝諸人果能如是見、如是信解，便可休心息念，高掛鉢囊，與山僧同處同行、同餐同飲，耕雲鈞月，唱沒腔歌，自然道泰時清。其或隨情變換、逐物昇沉，敢保終年未有歇手在。如明發示云：衲僧行止沒多般，隨處安身隨處閒，滿沼白荷觀不足，又攜竹杖到雲間。雲間既到，是非杳忘，地濶天高，聲和響順，翻愛當年船子一絲獨釣寒江，更冀此日維摩出手共扶祖道。且時節相應底句如何話會？陣陣薰風來殿閣，炎威雖逼也清涼。
品高僧摘要卷三

化高僧摘要卷四

武原居士　徐昌治覲周父　編輯

釋安清

字世高，安息國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志業聰敏，尅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常行見群鵝，忽謂伴曰：鵝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眾咸奇之。高雖居家，而奉戒精峻。王薨，便嗣父位。乃深惟苦空，厭離形器，喪服既畢，遂讓國與叔，出家修道。博曉經藏，尤精阿毗曇學，諷持禪經，備盡其妙。既而遊方弘化，遍歷諸國。漢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機敏，一聞能達。至止未久，即通習華言。于是宣譯眾經，改梵為漢。又析譯道地經，先後經論凡三十九部，義理明析，文字允正，讀者亹亹不倦焉。初，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值施主不稱，每輒懟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詞訣云：我當住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懃，不在我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大亂，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來相償，何必忿怒。遂伸頸受刃，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莫不駭其奇異。既而為安息王太子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雒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邾亭湖廟，此廟舊有威靈，商旅祈禱，分風上下，舟人敬憚，莫不懾影。高同旅三十餘[舟*召]，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便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瞋怒。今為邾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于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雜寶物，可為立法營塔，使生善處。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眾人必懼。高曰：但出，眾不恠也。神從床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讚唄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廟物，為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高曰：邾亭廟神，得離惡形矣。後人于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己，少年尚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

事，并敘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相打，誤著高頭，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懃佛法，悲歎三世有徵。高既王種，西域呼為安侯。

釋康僧會

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阯。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奉孝，服畢出家，勵行甚峻。為人弘雅有識量，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先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讖譯出眾經，有支亮資學于讖，謙又受業于亮，博覽經籍，莫不精究。漢獻末亂，避地于吳。孫權聞其才慧，召見悅之，拜為博士，使輔導東宮，與韋曜諸人共盡匡益。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乃收集眾本，譯為漢語。從吳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得聖義，并注了本生死經等。時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圖寺，乃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有司奏曰：有番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恒，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夢神，號稱為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為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為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靖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權又特聽。會謂法屬曰：法靈應降，而吾等無感，何假王憲，當以誓死為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呈權，舉朝集觀，五色光炎，照耀瓶上。權自手執瓶，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大肅然，驚起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明相而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令試之，乃置舍利于鐵砧磓上，使力者擊之，于是砧磓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服，即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即正，法令苛虐，廢棄淫祠，乃及佛寺。諸臣僉曰：佛之威力，不同餘神，康會感瑞，大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遣張昱詣寺詰會。昱雅有才辯，難問縱橫，會應機騁辭，文理鋒出，自旦之夕，昱不能屈。

昱還，嘆會才明，非臣所測，願天鑒察之。皓大集朝賢，以車馬迎會。會既坐，皓問曰：佛教所明善惡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夫明主以孝慈訓世，則赤烏翔而老人星見；仁德育物，則醴泉湧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惡亦如之。易稱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佛之明訓。皓曰：若然，則周孔已明，何用佛教？會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釋教，則備極幽微。故行惡則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宮永樂。舉茲以明勸沮，不亦大哉！皓當時無以折其言。雖聞正法，而昏異之性不勝其虐。後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于地中得一立金像，高數尺，呈皓。皓使著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群臣笑以為樂。俄爾之間，舉身大腫，陰處猶痛，叫呼徹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為。即祈祀諸廟，永不差愈。采女先有奉法者，因問訊云：陛下就佛中求福不？皓舉頭問曰：佛神大耶？采女云：佛為大神。皓心遂悟。采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過，燒香懺悔。皓叩頭于枕，自陳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請會說法。會即隨入。皓見，問罪福之由。會為敷析，辭甚精要。皓欣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臥，皆願眾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即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于會所住處，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必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兇麤，不及玅義，唯敘報應近事，以開其心。會于建初寺譯出眾經，如阿難念彌陀經、鏡面王、察微王、梵皇經等，又小品及六度集、雜譬喻等，又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三經，并製序。至吳天紀四年四月，皓降晉。九月，會遘疾而終，乃晉武太康元年。

釋慧遠

姓賈，鴈門樓煩人。年十三，隨令狐氏遊學許洛。少為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時沙門釋道安立寺于太行恒山，弘讚像法，遠往歸之。一日聞安講般若經，豁然而悟，乃歎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便與弟慧持投簪落[髟/米]，委命受業，以大法為己任。精思諷持，以夜續晝。貧旅無資，縕纊常闕。而昆弟恪恭，終始不懈。有沙門曇翼，每給以燈燭之費。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復曰：使道流東國，其在遠乎。年二十四，便就講說。嘗有客聽講，難實相義，往復移時，彌增疑昧。遠乃引莊子義為連類，惑者曉然。是後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往上明寺。後欲往羅浮山，乃屆潯陽。見廬峰清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此處去水本遠達，乃以杖扣地曰：若此中可得棲止，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湧出成溪。後潯陽亢旱，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巨蛇從池上空，

須臾大雨。歲以有年，因號精舍為龍泉寺焉。遠創造精舍，洞盡山美。却負香爐之峰，傍帶瀑布之壑。仍石疊基，即松栽搆。清泉環階，白雲滿室。復于寺內別置禪林，森樹烟凝，石逕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氣肅焉。遠聞天竺有佛影，是佛昔化毒龍所留之影，在那竭呵城南古仙人石室中。每欣感交懷，志欲瞻覩。會有西域道士敘其光相，遠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妙筭畫工，淡彩圖寫，色疑即空，望似烟霧。遠乃著銘曰：廓矣太象，理玄無名。體神人化，落影離形。迴暉層巖，凝映虛亭。在陰不昧，處闇愈明。婉步蟬脫，朝宗百靈。應不同方，迹絕而冥。又昔潯陽陶侃鎮廣州，有漁人于海中見神光每夕豔發，經旬彌盛，恠以白侃。侃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即接歸以送武昌寒溪寺。侃後移鎮，以像有威靈，遣使迎接，數十人舉之至水上船，船覆沒，使者懼而反之。侃幼出雄武，素薄信情，故荊楚為之謠曰：可以誠致，難以力招。及遠創寺既成，祈心奉請，乃飄然無梗。于是率眾行道，昏曉不絕，望風遙集。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鴈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張萊民、張季碩等並棄世榮，依遠遊止。遠乃于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殷仲堪之荊州，過山展敬，與遠共臨北澗，論易體要，移景不勘。司徒王謐、護軍王默等並欽慕風德，遙致師敬。謐修書曰：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盧循初下據江州城，入山詣遠。遠少與循父嘏同為書生，及見循，歡然道舊，因朝夕音介。僧有諫遠者曰：循為國寇，與之交厚，得不疑乎？遠曰：我佛法中情無取捨，豈不為識者所察。及宋武追討盧循，設帳桑尾，左右曰：遠公素主廬山，與循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必無彼此。乃遣使賫書致敬，并遺錢米。於是遠近服其明見。初，經流江東，多有未備，禪法無聞，律藏殘闕。遠令弟子法淨、法領等遠尋眾經，踰越沙雪，曠歲方反，皆獲梵本，得以傳譯。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博識眾典，以晉太元十六年來至潯陽。遠請重譯阿毗曇心及三法度論，於是二學乃興。每逢西域一賓，輒懇惻諮訪。聞羅什入關，即遣書通好。什答書并遺偈曰：既已捨染樂，心得善攝不？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不？畢竟空相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慧，是法性無照。虛誑等無實，亦非停心處。仁者所得法，幸願示其要。遠重與什書并報偈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頹山勢。惑相更相乘，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世。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末問尚悠悠，相與期暮歲。後有弗若多羅來適關中，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為晉文，三分始二，而多羅棄世。遠常慨其未備，及聞曇摩流支入秦，善誦此部，乃遣弟子曇邕致書祈請，令于關中更出餘分，故十誦一部具足無闕。先

是，中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而已。遠乃嘆曰：佛是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因著法性論曰：至極以不變為性，得性以體極為宗。羅什見論而嘆曰：邊國人未有經，便闇與理合，豈不妙哉！秦主姚興欽佩名德，致書慇懃，信餉連接，贈以龜茲國細縷雜變像，以伸欵心。又令姚嵩獻其珠像。釋論新出，興送論并遺書曰：大智論新譯訖，此既龍樹所作，又是方等旨歸，宜為一序，以伸作者之意。遠序之。桓玄征殷仲堪，軍經廬山，要遠出虎溪，遠稱疾不堪。玄自入山見遠，不覺致敬。玄問：不敢毀傷，何以剪削？遠答云：立身行道。玄稱善。所懷問難，不敢復言，乃說征討之意，遠不答。玄又問：何以見願？遠云：願檀越安隱，使彼亦復無他。玄出山，謂左右曰：實乃所生未見。玄後以震主之威，苦相延致，遠答辭堅正，確乎不拔。俄而玄欲沙汰眾僧，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遠與玄書曰：佛教陵遲，穢雜日久，每一尋至，慨憤盈怀。竊見清澄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然令飾偽者絕假通之路，怀真者無負俗之嫌，道世交興，三寶復隆矣。因廣玄條制，玄從之。有頃，玄篡位，即下書曰：佛法宏大，所不能測，諸道人勿復致禮。遠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凡有五篇。及桓玄西奔，晉安帝自江陵旋于京師，輔國何無忌勸遠候迎，遠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以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初動散，至六日困篤。大德、耆年皆稽顙請飲豉酒，不許。又請飲米汁，不許。又請以蜜和水為漿，乃命律師令披卷尋文，得飲與不。卷未半而終，春秋八十三。

釋曇翼

姓姚，羌人。年十六出家，事安公為師。少以律行見稱，學通三藏經。遊蜀郡，刺史毛璩深重之，為設中食，躬自瞻奉。見翼于飯中得穀一粒，先取食之。璩密以敬異，知必不辜信施。後餉千斛，翼受而分施。翼嘗杖錫南征，締構寺宇。後互賊越逸，侵掠漢南，江陵闔境，避難上明。翼還江陵，修復長沙寺。丹誠祈請，遂感舍利，盛以金瓶，置于齋座。至乎中夜，有五色光彩，從瓶漸出，照滿一堂。舉眾驚嗟，莫不挹翼神感。後入巴陵君山伐木，山上有穴，通吳之苞山。山既靈異，人甚憚之。翼率人入出，路值白蛇數十，臥遮行轍。翼退還所住，遙請山靈，為其禮懺。乃謂神曰：吾造寺伐材，願共為功德。夜即夢見神人告翼曰：法師既為三寶須用，特相隨喜，但莫令餘人妄有所伐。明日更往，路甚清夷。于是伐木，沿流而下。翼常歎寺立僧足，而形像尚少。阿育王所造，容儀神瑞，皆布在諸方。何其無感，不能招致。乃專精懇惻，請求誠

應。以晉太元十九年甲午之歲二月八日，忽有一像，現於城北，光相衝天。時白馬寺僧眾，先往迎接，不能令動。翼乃往祇禮，謂曰：當是阿育王像，降我長沙寺焉。即令弟子三人捧接，飄然而起，迎還本寺。道俗奔赴，車馬轟填。後罽賓禪師僧伽難陀從蜀下，入寺禮拜，見像光上有梵字，便曰：是阿育王像。翼年八十二而終。終日像圓，光奄然靈化，莫知所之。

釋僧瑾

姓朱，沛國人，隱士逮之第四子也。少善莊、老及詩、禮。後行至廣陵，見曇因法師，遂稽首伏膺。遊學內典，博涉三藏。後至京師，值龍光道生，復依受業。初憩冶城寺，宋孝武敕為湘東王師。王從請五戒，甚加優禮。時湘東踐祚，是為明帝。仍敕瑾為天下僧主，給法伎一部，親信二十人，月給錢三萬，冬夏四賜，并車輿吏力。瑾性不蓄金，皆充福業。起靈根、靈基二寺，以為禪慧棲止。及明帝末年，頗多忌誦，故涅槃滅度之旛，于此暫息。凡諸死亡、凶禍、衰白等語，皆不得以對。因之犯忤而致戮者，十有七八。時汝南周顒入侍帷握，瑾謂顒曰：陛下比日所行，諷諫無益，唯三世苦報，最切近情。檀越倘因機候，正當陳此。帝後風疾數加，痛惱無聊，輒召顒及殷洪等說鬼神雜事，以散胸懷。顒乃習讀法句、賢愚二經，每見談說，輒為言先。帝往往驚曰：報應真當如此，亦寧可不畏。因此犯忤之徒，屢被全宥。瑾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九。

釋曇無竭

此云法勇，姓李，幽州黃龍人。幼為沙彌，便修苦行，持戒誦經，為師僧所重。常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門僧猛、曇朗之徒二十五人，共賫旛蓋供養之具，發跡至河南，出海西郡，進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葱領，度雪山。障氣千重，層氷萬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於東西兩山之脇，繫索為橋，十人一過。到彼岸已，舉烟為幟。後人見烟，知前已度，方得更進。若久不見烟，則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行經三日，復過大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壁皆有故杙孔，處處相對。人各執四杙，先扳下杙，右手攀上杙，展轉相攀，經三日方過。到平地，料檢同侶，失十二人。進至罽賓國，禮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至辛頭那提河(獅子口)，緣河西入月氏國，禮拜佛肉髻

骨，及覩自沸水船。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餘人，雜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于天竺禪師佛馱多羅(登聖果名)。夏坐三月，復行向中天竺界，路既空曠，唯賫石蜜為粮。同侶十三人，八人死于路，五人同行。無竭雖屢經危棘，而繫念所賫觀世音經，未常暫廢。將至舍衛國，中野逢山象一群，無竭稱名歸命。即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惶奔走。後度恒河，復值野牛一群，鳴吼而來，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之。後于南天竺隨舶汎海，達廣州，譯出觀世音受記經，傳于京師。後不知所終。

釋僧倜

姓孫，元出昌黎，末居鉅鹿之癭陶。性度純懿，孝信知名，而勤學世典，備通經史。徵為太學博士，一覽佛經，渙然神解。年二十有八，投鉅鹿景明寺僧實法師而出家落髮。更尋經論，識神厲勇，復從道房禪師受行止觀。房即跋陀神足，北遊定州嘉魚山，斂念久之，全無攝證，便欲出山誦涅槃經。忽遇一僧，言從泰岳來。稠以情告，彼遂苦勸修禪，慎無他志，由一切含靈皆有初地味禪，要必繫緣，無求不遂。乃從之。旬日攝心，果然得定。常依涅槃聖行四念處法，乃至眠夢覺見，都無慾想。歲居五夏，又詣趙州漳洪山道明禪師受十六特勝法，節食鞭心，九旬一食。或煑食未熟，攝心入定，動移晷漏，前食並為禽獸所噉。又常修死想，遭賊怖之，了無畏色，方為說諸業行，皆摧其弓矢，受戒而返。常于鵲山靜處，感神來嬈，稠以死要心，因證深定，九日不起。後從定覺，情想澄然，便詣少陵寺祖師三藏，呈己所證。跋陀曰：自葱嶺已東，禪學之最，汝其人矣。乃更授深要，即住嵩岳寺。僧有百人，泉水纔足，忽見婦人弊衣挾帚，却坐階上，聽僧誦經。眾不測為神人也，便訶遣之。婦有慍色，以足蹋泉，水立枯竭，身亦不現。眾以告稠，稠呼優婆夷，三呼乃出。便謂神曰：眾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于故泉，水即上涌。時共深異，因屢入定，每以七日為期。齊文宣天保二年，下詔敦喻，方遂允請。即日拂衣，將出山闕，兩岫忽然驚震，響聲悲切，駭擾人畜，禽獸飛走。如是三日，倜顧曰：慕道懷仁，觸類斯在，豈非愛情易守，放蕩難持耶？乃不約事留，杖策漳滏。帝躬舉大駕，出郊迎之。倜年過七十，神宇清曠，動發人心，敬揖情物，乘機無墜。帝扶接入內，為論正理，因說三界本空，國土亦爾，榮華世相，不可常保，廣說四念處法。帝聞之，毛竪流汗，即受禪道。學習不久，便證深定。爾後彌承清誨，篤敬殷重，因從受菩薩戒法，斷酒禁肉，放捨鷹鷂，去官畋

漁，鬱成仁國。又斷天下屠殺，月六年三，勑民齋戒，官園私菜，葷辛悉除。帝以他日言曰：道由人弘，誠不虛應，願師安心道念，弟子敢為外護。檀越稠曰：菩薩弘誓，護法為心，陛下應天順俗，居宗設化，棟梁三寶，導引四民，康濟既臨，義無推寄。即停正禁中四十餘日，日垂明誨，帝奉之無失。後以道化須布，思序山林，便辭還本住。帝以陵阜迴互，諮謁或難，天保三年，又勑于鄴城西南八十里龍山之陽，為搆精舍，名雲門寺，請以居之，兼為石窟大寺主。兩任綱位，練眾將千，供事繁委，充諸山谷。并勑國內諸州，別置禪肆，令達解念慧者，就為教授。以齊乾明元年四月十三日辰時，絕無患惱，端坐卒于山寺，春秋八十有一。勑遣襄樂王宣慰起塔，右僕射魏收為製碑文。

釋圓通

少出家，泛愛通博，以溫敏見稱。往鄴都大莊嚴寺研諷涅槃，文旨詳覈，以高齊武平四年夏中講。時有一客僧，形服踈素，履操弘雅，因疾乃投諸寺中。僧侶以其所患纏附，臭氣薰勃，皆惡之，無敢停者。通觀其量識宏遠，深異其度，乃延之房中。雖有穢污，初無輕憚，情欵通意，問何所學，答曰：涅槃。通以素業相沿，宛然若舊，乃以經中深要及先德積迷，並敘而談之。客僧亦同其所引，更為章句，判釋冷然，雅有其致。通欣于道合，經理湯藥，曉夕相守。曾于夜中持春酒一盞，勸云：服此為佳。客遂顰眉飲之，一咽便止。夏了病愈，便辭通去。通曰：今授衣將逼，官寺例得衣賜，可待三五日間，當贈一襲寒服。客云：藉庇不少，何容更煩。通固留之，作衣遺已。臨別，執通手誡曰：修道不欺闇室，法師前以酒見及，恐傷來意，非正理也。從今已往，此事宜斷。頗曾往皷山石窟寺不？小僧住下舍，小寺正在石窟北五里，繞澗有一小谷，東出即是竹林寺，有緣之彼，願相訪也。通敬謝前誡，當必往展，于是而別。至明年夏初，以石窟山寺僧往者希，遂減莊嚴、定國、興聖、總持等官寺百餘僧為一番。通時過夏，預居石窟，意訪竹林，乃大集客主，問寺所在。眾皆大笑，誡通勿傳此妖言。竹林竟無，乃流俗之恒傳耳。通惟客僧見投，非常欵遇，言及斯事，計非虛指，眾亦異焉。乃各賫香花，與通俱行。至寺北五里，小谷東出，略通人徑。行可五里，昇于山阜，見一老公，手巾裹額，在裩短褐，執钁開荒二十餘畝。遙見群僧放馬而前曰：何處道人，不依徑路？僧云：住在石窟，欲向竹林。公大怒曰：去年官寺放馬，噉我生苗，我兒遮護，被打幾死。今復將此面目來耶？曳钁來逐。群僧十餘，望谷馳走，獨不逐通，語通曰：是你干健不返，放使入山餧

虎。通即東出數里，值一曲澗，淺而森茂。尋澗又東，但聞南嶺上有諷誦之聲。通問竹林所在，應聲答曰：從何處來？豈非圓通法師乎？通曰：是矣。遂披林踰險就通。通略敘離闊，喜滿言情，曰：下山小寺，僧徒烏合，心性動止，多不稱具瞻。雖然已能降重，終須到寺。相進數里，忽見雙闕高門，長廊複道，修竹干雲，青松蔽日。門外黑漆槽，長百餘尺，凡有十行，皆鋪百衙環，金銅綺飾，貯以粟豆。傍有馬跡，而灑掃清淨。乃立通門左，告云：須前諮大和尚。須臾引入，至講堂西軒廊下。和尚坐高牀，侍列童吏五六十人。和尚年可七十，眉面峰秀，狀類梵僧，憑案理文書。傍有通事者，通謁却立。和尚命曰：既住官寺，厚供難捨，何能自屈？此寺誠無可觀。通具述意故，乃令安置。將通巡房禮訊，見兩房僧各坐寶帳，交絡眾飾，映奪日光。語引僧云：彼是何人，輒敢來入？振手遣去。僧有慙色，顧謂通曰：情意不同，令人阻望。且就小僧住房，可以消息。乃將入室，具敘昔緣，并設中食，食如鄴中常味。食後，引觀圖像莊嚴，園池臺閣，周遊歷覽，不可得遍。通因自陳曰：儻得廁迹風塵，常供灑掃，生願畢矣。僧曰：相逢即以為意，但須諮和尚，未知果不？夜與通宿，曉為諮白。和尚曰：甚知來意，不惜一房。凡受官請，為報不淺。依如僧法，不得兩處生名。今且還去，除官名訖，來必相容，勿以為恨。即遣送出。至馬槽側，顧慕流淚，自傷罪重，不蒙留住，執僧手別。西行百步，迴望猶見門闕儼然。步步返望，更行兩里，欻見峰嶠巉巖，非復寺宇。悵望尋路，行達開荒之地，了無蹤緒，但有榛木

釋道判

姓郭，曹州承氏人。三歲喪親，十五遊學，略綜儒道。十九發心出家，投于外兄而剃落焉。具戒已後，歷求善友。每閱像教東傳，慨面不睹靈跡，遂勇心佛境，誓當瞻敬。以齊乾明元年，結伴二十一人，發趾鄴都。將經開塞，關邏嚴設，又照月光，踟躕迴首，義無踰越。忽值雲奔月隱，乘闇度棧，以周保定二年達于京邑。武帝賞接崇重，仍令於大乘寺厚供享之。經逾兩載，上表乞循初志，蒙勑給圖書，并資行調。西度石磧千五百里，四顧茫然，絕無水草。乘饑急行，上經七夕，便至高昌。國是小蕃，附庸突厥。又請國書至西面可寒所。彼土不識眾僧，將欲加害，增人防衛，不給糧食，又不許出拾掇薪菜，但令餓死。有周國使人諫可寒云：此佛弟子也。本國天子大臣敬重供養，所行之處，能令羊馬滋多。可寒歡喜，日給羊四口，以充恒食，判等放之，而自煮菜進噉。既見不殺眾生，不食酒肉，所行既殊，不令西過，乃給其馬乘，遣人送還。達于長

安，住乾宗寺，逢靜藹法師，諮詢道務。慧業冲邃，淹歷五周。會武帝滅法，與藹西奔于太白山。同侶二十六人，逃難巖居，不忘講授中百四論。日夜研尋，恂恂奉誨。雖有國誅，靡顧其死。東引尋山，岠于華岳。凡所遊遁者，望日參焉。遂依承藹德，為入室之元宗。始末一十五年，隨逐不捨。後藹捨身窮谷，用陳護法。判含酸茹毒，奉接遺骸。建塔樹銘，勒于巖壁。天元嗣曆，尋改邪風。創立百二十人為菩薩僧，判當其數。初住陟岵寺。大隋受命，廣開佛法，改為大興善焉。判道穆僧徒，歷總綱任。開皇初，入終南山交谷東嶺，池號野睹。迥出雲端，俯臨原陸。躬自案行，可以栖心。結草為菴，集眾講說。開皇七年，勑遣度支侍郎李世師，將天竺醫工，就造精舍，常擬供奉。知判道業修曠，給額為龍池寺。大將軍雲定興以為檀越，四事供給。侍郎獨孤機餐奉音猷，於宅後園別立齋宇，請來栖息，稟其法戒。薛國公及夫人鄭氏，夙奉清訓，年別至山，諮承戒誥，決通疑議。以大業十一年五月四日平旦，卒於山寺。

釋僧範

姓李，平鄉人。幼學群書，年二十三，備通疏略。至于七曜、九章、天文、筮術，諮無再悟。時人語曰：相州李洪範解徹深義，鄴下張賓生領悟無遺。兼以年華色美，都無伉儷之心，思附法門，燒指而修供養。年二十九，棲遲下邑，聞講涅槃，一聽開悟，遂投鄴城僧出家焉。復向洛下，從獻公聽法華、華嚴。後從轍光師受道，耽味虛宗。出遊開化、利安、齊、魏，每法筵一舉，聽眾千餘。逮旋趾鄴都，遂使崔覲注易，諮之取長；宗景造曆，求而捨短。大儒徐遵明、李寶頂等，一見信于言前，受以菩薩戒法，五眾歸之如市。講華嚴、十地、地持、維摩、勝鬘，各有疏記。復變疏引經，製成為論。故涅槃、大品等，並稱論焉；地持、十部，獨名述也。然屬詞繁壯，不偶世情，言行相輔，祥徵屢降。常有膠州刺史杜弼，于鄴顯義寺請範冬講。至華嚴、六地，忽有一鴈飛下，從浮圖東順行入堂，正對高座，伏地聽法。講散徐出，還順塔西翔逝。又于此寺夏講，雀來在坐，西南伏聽，終于九旬。又曾處濟州，亦有一鳥飛來入聽，訖講便去。諸祥感眾，道洽冥符。

釋明達

姓康，康居人。童稚出家，嚴持齋戒。初受十戒，便護五根。年及具足，行業彌峻，脇不著席，日無再飯。外儀軌則，內樹道因，廣

濟為懷，遊行在務。以梁天監初，來自西戎，至於益部。時巴峽蠻裔，鼓行抄劫，州郡徵兵，刻期誅討。達志存拯拔，獨行詣賊，慰喻招引，未狎其情。俄而風雨晦冥，雷霆震擊，郡賊驚駭，惻爾求哀。達乃教具千燈，祈誠三寶。營辦始就，昏霾立霽，翕然望國，並從王化，襁負排藪，獺獸前趨者，其徒充澤。遂使江路肅清，往還無阻，兵威不設，而萬里坦然。後因行役，中路逢有人縛犵在地，聲作人語曰：願上聖救我。達即解衣，贖而放之。行至梓州牛頭山，欲構浮圖及以精舍，不訪材石，直覓匠工，道俗莫不恠其言。于時三月水竭，即下求木，乃于水中得一長材，正堪剎柱，長短合度，僉用欣然，仍引而豎焉。至四月中，涪水大溢，木流翳江，自泊村岸，都無溜者。達率合皁素，通皆接取，從橫山積，創修堂宇，架塔九層，遠近併力，一時繕造，役不逾時，剋然成就。而躬襲三衣，並是麤布，破便治補，寒暑無革。有時在定，據于繩床，赫然火起，眾往撲滅，唯覺清凉。有沙門僧救者，積患攣躄，來從乞瘥。達便授杖令行，不移晷景，驟步而返。又布薩時，身先眾坐，因有偷者，穿墻負物，既出在外，迷悶方所，還來投寺，遂喻而遣之。以天監十五年，隨始興王還荊州。冬十二月，終于江陵，春秋五十有五。

釋法總

姓段，并州太原人。少以誦涅槃為業，既通全部，志在文言，後聽玄義，便即傳講。開皇年中，勑召為涅槃眾主，居于海覺，聚結四方，常敷至理。仁壽歲初，勑送舍利于隋州智門寺，掘基三尺，獲神龜一枚，色黃且綠，狀如彩繡，頭有八字，云上大王八萬七千年，腹下有王興二字。於隋侯橋側柳樹，又雨甘露，狀如雨下，香甜濃潤，眾共飲之。總乃表聞帝，敬謁靈祥，恒以此龜置于御座，與臣下觀之，有經年月。帝遊北苑，放之清池，雖沉泳少時，還出遶池，循逐帝躬，前後非一，陪衛咸覩，共欣徵感。及四年春，又勑送舍利于遼州下生寺，放光分粒，其相極多，石函變為錦文及童子之像，函之北面，現于雙樹，下有臥佛。又于函南，現金剛捉杵，擬山之相。又于函東，現二佛俱立，并一麒麟。又于函西，現一菩薩，并一神尼，曲身合掌，向于菩薩。又放大光，撩亂而起，動眩人目，從暝達曉，諸燈雖滅，而光續照，不異日月之明。爾夕陰雨，佛堂鴟吻，放于黃光，飛移東南三百餘步，尋光所發，乃從堂中舍利處出，眾皆通見，大發道心。八日將下，五色雲蓋，覆于塔上，又感奇鳥，素身烏尾赤觜，口御片雲，狀如華蓋，亦現塔上。四月九日，基上放光，分為五道，直西而去，色如彩畫，數百

里引之，見者非一。總躬臨此瑞，喜發內心，具圖上聞，勑封秘閣。

釋童真

姓李，遠祖隴西，寓居河東之蒲坂。少厭生死，希心常住，投曇延法師為其師範，綜掇玄儒，英猷秀舉。受具已後，歸宗律句，晚涉經論，通明大小，尤善涅槃。開皇十二年，勑召于大興善對翻梵本。十六年，詔以為涅槃眾生。仁壽元年，下勑率土之內普建靈塔，前後諸州一百一十一所，皆送舍利。真以德王當時，下勑令往雍州創置靈塔，遂送舍利於終南山仙遊寺，即古傳云秦穆公女名弄玉，習仙升雲之所也。初，真以十月內從京至寺，路逢雨雪，飛奔滂注，淹漬人物，唯舍利輿上獨不霑潤，同共異之。寺居衝谷，日夕風震，自靈骨初臨，迄于藏瘞，怡然恬盡，燈耀山谷。兼以陰雲四塞，雨雪俱零，冀得清霽見日，有符程限。真乃手執燻爐，興發大願。恰至下期，冬日垂照，時正在午，道俗同慶。及安覆訖，還復雲合，大眾共歎。大業元年，營大禪定，下勑召真為道場主。大業九年，因疾卒於住寺。

釋道密

姓周，相州人。初投耶舍三藏，師習方藝。又從鄴下聽大乘，通衍西梵文，言隋運興法，翻譯為任。勑召入京，住大興善寺，師資道成，復弘梵語。會仁壽塔興，下勑召送舍利于同州大興國寺。寺即文帝所生之地，其處本基般若尼寺也。帝以後魏大統七年六月十三日生于此寺中。于時赤光照室，流溢外戶，紫氣滿庭，狀如樓閣，色染人衣，內外驚禁。嬭母以時炎熱，就而扇之，寒甚幾絕，困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東蒲坂劉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以禪觀為業。及帝誕日，無因而至，語太祖曰：兒天物所祐，勿憂也。尼遂名帝為那羅延，言如金剛不可壞也。又曰：此兒來處異倫，俗家穢雜，自為養之。太祖乃割宅為寺，內通小門，以兒委尼，不敢名問。後皇妃來抱，忽見化而為龍，驚惶墮地。尼曰：何因妄觸我兒，遂令晚得天下。及年七歲，告帝曰：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而尼沉靜寡言，時道成敗吉凶，莫不符驗。初在寺養帝，年至十三，方始還家，積三十餘歲，略不出門。及周滅二教，尼隱皇家，內著法衣，戒行不改。帝後果自山東入為天子，重興佛法，皆如尼言。及登位後，每顧群臣，追念阿闍梨，以為口實。又云：我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以從道人裏

來，由小時在寺，至今樂聞鐘聲。乃命史官王劭為尼作傳。其龍潛所經四十五州，皆悉同時為大興國寺，因改般若為其一焉。仁壽元年，帝及后宮同感舍利並放光明，砧鎚試之，宛然無損，遂散于州郡。前後建塔百有餘所，隨有塔下皆圖神尼，多有靈相。密以洽聞之舉，送此寺中。初下塔時，一院之內，光明充塞，黃白相間，兼赤斑氣，旋遶朗徹，久而乃滅。仁壽之末，又勑密送于鄂州黃鵠山晉安寺。掘基至水，獲金像一軀，高尺許，儀制特異。正下塔時，野鳥群飛，旋遶塔上，事了便散。又見金花三枚，騰空久之，下沒基內，又放螢光。後遂廣大，遶塔三匝。寺本高顯，素無泉水，須便下汲。一夕之間，去塔五步，飛泉自湧，有同浪井。及大業伊始，密徙雒陽上林園中，置翻經舘，因以傳譯，遂卒于彼所。

釋曇榮

俗緣張氏，定州九門人。年十九時為書生，刻意玄理。因靈裕法師講華嚴經，試往聽之，便徹悟，乃投裕為師。裕觀榮勤攝，遂即度之。及受具後，專業律宗，以地持為學。先屬周廢二教，韜形俗壤，強外同其塵，而內服道味。及隋初再教，隨緣通化，曾無執著。年登四十，務道西遊，行至上黨、潞城、黎城諸山，依巖結宇，即求潛遁。既懿德是充，緇素歸仰。榮形解雄邃，稱病設方，諸有飡飲，咸韻至澤，禮供日隆，投造填委。以隋末陵亂，希全戒德，極力護持，躬當法主。每年春夏立方等般舟，秋冬各興坐禪念誦僧尼別院，致使五眾烟隨，百供鱗集。自晉魏韓趙周鄭等邦，釋種更新其戒，常往韓州鄉邑縣延聖寺立懺悔法。刺史風同仁素奉釋門，家傳供養，送舍利三粒遺行道眾。榮年垂八十，親率道俗三千人，步野迎路，由二十餘里，儐從之盛，譽滿當時。既達寺中，乃告眾曰：舍利之德，挺變無方，若累業有銷，請所可遂。乃人人前別置水鉢，加以香爐，通夜苦求。至期，鉢內總獲舍利四百餘粒，聲名達于鄉邑。縣令懼其聚眾，有墜條章，捺停其事。當夕恆獸鳴其廳宇，官民竟夜不安。明旦陳悔，方從榮法。武德九年夏，于潞城交障村立法行道，所住堂舍忽自崩壞，龕像舍利宛然挺出，布在庭中，一無所損。又貞觀七年，清信士常疑保等請榮于州治法住寺行方等悔法。至七月十四日，有本寺沙門僧定者，戒行精固，于道場內見大光明，五色間起，從上而下，中有七佛，相好非常，語僧定云：我是毗婆尸如來真等正覺，以汝罪銷，故來為證。然非本師，不與授記。如是六佛，皆同此詞。最後一佛云：我是汝本師釋迦牟尼也，為汝罪銷，故來授記。曇榮是汝滅罪良緣，於賢劫中名普寧佛。汝身器清淨，後當作佛，名為普明。若斯之應，現感靈

祥。後臥疾于床，眼中流淚。弟子圓宗曰：和尚生來念慧，必無不意，何事悲泣？答曰：吾死日將逼，恨更不得為諸大眾洗濯罪累耳。以貞觀十三年十二月終于法住寺，春秋八十有五。

釋明淨

高密人。少出家，味定為業，潔志忠恪，謹厚澄肅。常居海畔蒙山宴坐，經數十載，人莫測之。後南遊，東越天台諸山，禪觀在懷，動止適時。同侶禪徒，未之弘仰，山粒致絕，日至村中。每從乞食賈還，中路值於群虎，皆張口閉目，若有饑相。淨曰：吾經行山澤多矣，虎兕無心畏之，今列于路旁，豈非為食耶？乃以匙抄飯，內其口中，餘者對而噉盡。明日乞食，虎又如前。頻有此緣，同伴乃異其度。嘗值亢旱，苗稼並枯，淫祀之流，妄祈邀請，雖加懇惻，終不能致。淨曰：可罷諸邪禱，吾獨能降。遂結齋靜室，七日平旦，雲佈雨施，高下滂注，百姓利焉，頂戴若聖。貞觀三年，從去冬至來夏六月，迥然無雨。天子下詔，釋、李兩門，岳瀆諸廟，爰及淫祀，普令雩祭。于時萬里赫然，全無有應，朝野相顧，慘愴無賴。有潘侍郎者，曾任密州，知淨能感，以狀奏聞。勑召至京，令住祈雨。告以所須，一無損費，唯願靜念三寶，慈濟四生，七日之後，必降甘澤。若欲酬德，可國內空寺，并私度僧，並施其名，得弘聖道。有勑許焉。雖無供給，而別賜香油，于莊嚴寺靜房禪默。至七日向曉，問守衛者曰：天之西北，應有白虹，可試觀之。尋聲便見。淨曰：雨必至矣。須臾雲合，驟雨忽零。比至日晡，海內通洽，新雨初晴，農作並務。苗出隴而無雨，嗣萎仆將死，投計無所。左僕射房玄齡躬造淨所，請重祈雨。淨曰：雨之昇降，自出帝臣，淨有何德，敢當誠寄。前許無報，幽顯同憂，若修素請，雨亦應至。以事聞奏，帝又許焉。乃勑權停俗務，合朝受齋。淨乃依前靜坐。七日之末，又降前澤，四民歡泰，遂以有年。勑乃總度三千僧，用酬淨德。但以京輦諠雜，性不狎之，請還本鄉之義勝寺，山居繼業，竟不測其存沒。

釋道宣

姓錢，丹徒人。其先出自廣陵太守讓之後，盛德百代。母娠而夢月貫懷，復夢梵僧語曰：汝所妊者，即梁朝僧祐律師，南齊剡溪隱嶽寺僧護也，宜從出家。四月八日降誕，九歲能賦，十五厭俗，誦習諸經，依智頵律師受業。十六落髮，日嚴道場，專精克念，感舍利現于寶函。隋大業年中，從智首律師受具習律，纔聽一徧，方議修

禪。頵師呵曰：夫適遐自邇，因微知章，修捨有時，功願須滿，未宜即去律也。抑令聽二十徧已，乃坐山林，行定慧，晦迹於終南倣掌之谷。所居乏水，神人指之，穿地尺餘，其泉迸涌，時號為白泉寺。猛獸馴伏，每有所依，名華芬芳，奇草蔓延。隋末徙崇義精舍，載遷豐德寺。嘗因獨坐，護法神告曰：彼清宮村故淨業寺地，道可習成，聞斯卜焉。焚功德香，行般舟定。時有羣龍禮謁，若男若女，化為人形，沙彌散心，顧盼邪視。龍赫然發怒，將搏攫之，尋追悔，吐毒井中。宣知封閉，人或潛開，往往烟上，審其神變。或送異華一奩，形似棗華，大如榆莢，香氣馥馞。又供奇果梨柰，味甘色潔，非人間所遇也。有處士孫思邈，常隱於終南山，與宣相接，結林下之交，每一往來，議論終夕。時天旱，有西域僧于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燈供具。凡七日，池水日縮數尺。有老人夜詣宣求救，頗形倉卒之狀，曰：弟子即昆明池龍也。時之無雨，乃天意也，非由弟子。今西僧取利于弟子，而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法力加護。宣曰：吾無能救爾，爾可急求孫先生。老人至，思邈石室，冤訴再三，云：宣律師示我，故敢相投也。邈曰：我知昆明池龍宮有仙方三十首示余，余乃救爾。老人曰：此方上界不許輒傳，今事急矣，固何所恪？少選，捧方而至。邈曰：爾速還，無懼番僧也。自是池水大漲，數日溢岸，西僧術盡。及西明寺初就，詔宣充上座三藏。奘師至止，詔與翻譯。貞觀中，于西明寺行道，足跌，前有物扶持，履空無害。熟視之，乃少年也。宣遽問：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門天王之子那吒也。護法之故，擁護久矣。宣曰：貧道修行，無事煩太子。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作佛事者，願為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寶掌。俄授於宣，宣保錄供養焉。復次，庭除有一天來禮謁，謂宣曰：律師當生覩史天宮。持物一苞，云是棘林香。後十旬，安坐而化。門人窆于壇谷石室，其後樹塔三所。高宗下詔，令飾圖寫宣之(宣著續高僧傳)。

釋義湘

俗姓朴，雞林府人。生且英奇，長而出離，逍遙入道。年臨弱冠，聞唐土教宗鼎盛，與元曉法師同志西遊。行至本國海門唐州界，計求巨艦，將越滄波。倏于中途遭其苦雨，遂依道旁土龕間，隱身以避飄濕。迨乎明旦相視，乃古墳骸骨旁也。天猶霢霂，地且泥塗，尺寸難前，逗留不進。又寄埏甓之中，夜之未央，俄有鬼物為恠。曉公歎曰：前之寓宿，謂土龕而且安；此夜留宵，託鬼鄉而多祟。則知心生故種種法生，心滅故龕墳不二。又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心外無法，胡用別求？我不入唐，却攜囊返國。湘乃隻影孤征，誓死無退。以總章二年，附商[舟*召]達登州分衛。到一信士家，見湘容色挺拔，留連門下。既久，有少女麗服艷粧，名曰善玅，巧媚誨之，湘之心石不可轉也。女調不見答，頓發道心於前，矢大願言：生生世世歸命和尚，習學大乘，成就大事，弟子必為檀越供給資緣。湘乃徑趨長安終南山智儼三藏所，綜習華嚴經。時康藏國師為同學也，乃議迴程，傳法開誘。復至文登舊檀越家，謝其數稔供施，便募商[舟*召]逡巡解纜。其女善玅，預為湘辦集法服并諸什器，可盈篋笥，運臨海岸。湘[舟*召]已遠，其女呪之曰：我本實心供養法師，願是衣篋跳入前[舟*召]。言訖，投篋于駭浪。有頃，疾風吹之，遙望徑跳入[舟*召]矣。其女復誓之：我願自身化為大龍，扶翼舳艫，到國傳法。于是攘袂投身于海，果然身形夭矯，或躍蜿蜒，其舟底寧，達于彼岸。湘入國之後，徧歷山川，於駒麗、百濟，地靈山秀，真轉法輪之所。無何，權宗異部，聚徒可半千眾矣。湘默作是念：大華嚴教，非福善之地不可興焉。時善玅龍恒隨作護，潛知此念，乃現大神變，於虛空中化成巨石，縱廣一里，蓋于伽藍之頂，作將墮不墮之狀。羣僧驚駭，罔知攸趣，四面奔散。湘遂入寺中，敷闡斯經。冬陽夏陰，不召自至者，多國王欽重，講樹開花，談叢結果。登堂覩奧者，則智通、表訓、梵體、道身等數人，皆啄巨瞉，飛出迦留羅鳥焉。凡弟子請益，隨疑解滯，必無滓核。自是已來，雲遊不定，卓錫而居，學似蜂屯，執筆懷鉛，抄如結集。錄載言：如是義門，隨弟子為口，如云道身章是也。或以處為名，如云錐穴問答等數章疏，皆明華嚴性海毗盧遮那無邊契經義例也。湘終於本國，塔亦存焉，號海東華嚴初祖也。

釋鑑元

素行甄明，範圍律道，講華嚴經，號為勝集。日供千人粥食，其倉簞中米粟纔數百斛，取之不竭。其山寺多徵應，有慧觀禪師見三百餘僧持蓮燈凌空而去，歷歷如流星焉。開元中，崔冀公寧擬其妖妄，躬自入山宿，見山四面各三十里火光。至第三夜，有百餘支燈現，兼紅光千尺餘。冀公蹶然作禮，歎未曾有。時松間出金色手，長七尺許。有二菩薩，黃白金色，閃爍庭前。栢樹上晝現一燈，其明如日。橫布玻琍山寶珠一顆，圓一丈，熠爚可愛。西嶺山門懸大虹橋，橋上梵僧、童子、老叟間出。有二炬爛然空中，如相迎送交過之狀。下有四菩薩，兩兩偶立，放通身光，高六七十尺。復見大松林後忽有寺額，篆書三學字。又燈下垂繡帶二條。東林之間，夜出金山，月當于午。金銀二色燈列于知鉉師墳側。韋南康皐每三月

就寺設三百菩薩大齋，菩薩現形捧燈，僧持香燈引挹之。大中八年，改額曰開照。

釋法秀

居于京寺，遊咸鎬間，以勸率眾緣為務。開元末，夢人云：將手巾袈裟各五百條，可於迴向寺中布施。覺後，問左右，並云：無迴向寺。及募人製造巾衣，又徧詢老舊僧俗，莫有此伽藍否。時有一僧，形質魁梧，人都不識，報云：我知迴向寺處。問何所須，答曰：但賫所施物名香一觔，即可矣。遂依言授物，與秀偕行。其僧徑入終南山，約行二日，至極深峻，初無所覩。復進程，見碾石一具，驚曰：此人迹不到，何有此物？乃于其上焚所賫香，再三至禮哀訴。從午至夕，谷中霧氣彌浸，咫尺不辨。逡巡開霽，當半崖間，有朱門粉壁，綠牖琁題，見一寺，分明雲際，三門懸巨牓，曰迴向寺。秀與僧喜甚，攀陟遂到。時已黃昏，聞鐘磬唱薩之聲，門者詰其所從，遲迴引入。見一老僧，慰問再三，倡言曰：唐皇帝萬福否？處分令別僧相隨，歷房，散手巾袈裟，唯餘一分。指一房，空榻無人，有衣服坐席，似有所適者。既而却見老僧，若綱任之首，曰：其往外者，當已來矣。其僧與秀復欲至彼，授手巾等一房，但空榻者，亦無人也。又具言之，老僧笑令坐，顧彼房內，取尺八來至，乃玉尺八也。老僧曰：汝見彼番僧否？曰：見已。曰：此是將來權代汝主者。京師當亂，人死無數，此僧名磨滅王，其一室是汝主房也。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罰在人間，此常所吹者也。今限將滿，即却來矣。明日遣就齋，齋訖，曰：汝當迴，可將此尺八并袈裟、手巾，與汝主自收也。秀禮拜而還，童子送出，纔數十步，雲霧四合，不復見寺，乃持手巾、袈裟、玉尺八進上。玄宗召見，具述本末，帝大感悅，凝神久之，取笛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後數年，果有祿山之禍，秀所見番僧，即祿山也。秀感其所遇，精進倍切，不知所終。世傳終南山聖寺，又有迴向寺也。

釋靈坦

姓武，太原文水人，則天太后侄孫。父諱宣，洛陽縣令。母夏侯氏。初妊坦，夢神僧授與寶鑑，表裏瑩然，且曰：吾以此寄汝，善保護之。及誕，親無所苦。年甫七歲，誦習畢，通應童子舉，恒嗟朽宅，誓入空門。于時荷澤寺神會禪師洛都盛化，坦往參焉。會施善誘，頓見其心。天寶初載，召坦曰：吾有一句，是祖祖相傳至曹溪，曹溪付吾，汝諦受之，吾當有留難。遂辭遊方焉。未幾，果勑

移會于戈陽，坦遂向盧州浮槎寺覽大藏經。後聞忠國師自南陽詔入，於大曆五年禮覲之。八年，欲出關，忠奏曰：此人是貧道同門，俱神會弟子。勑賜號曰大悲，兼賣墨勑行化。至梁國時，相國田公神功供養，邐迤適維楊、六合，方歎大法凌替，忽聞空中聲云：開心地。即見菩薩如文殊像，曰：與汝印驗。令舉頂以掌按之，尋觀有四指赤痕，其印跡恒現。又止潤州江中金山，今澤心也。其山北面有一龍穴，常吐毒氣如雲，有近者多病或斃。坦居之，毒雲滅迹。又於江陰定山結庵，俄聞有讚嘆之聲，視之則白龜二，坦為受歸戒。又見二大白蛇，身長數丈，亦為受戒懺悔。後往吳興林山造一蘭若，有三丈夫衣金紫，趨步徐正，稱嘆道場。唯善村落之民，多棄罟網。元和五年，相國李公鄘召居華林寺，寺內有大將軍張遼基，寺僧多為鬼物惑亂，坦居淒然無朕矣。又楊州人多患山妖水恠之所熒惑，坦皆遏禦焉，人爭歸信。至十年，忽見二僧人，稱自龜茲國來，彼無至教，遠請和尚敷演。十一年五月十三日，於荷澤忌齋告眾，吾赴遠請。至季秋八日，果寂而終。遷塔於楊州西馴翟坊之南岡，越州掾鄭詹建塔，報齡一百八歲。

釋道悟

姓張，婺州東陽人。生而神僊，長而謹愿。年十四，求出家，慈愛不聽，輒損常膳，日唯一食。父母不獲已，許之，遂往明州大德剃落。年二十五，依杭州竹林寺大德具戒，投徑山國一禪師，密受宗要。于語言處，識衣中珠，身心豁然，真妄皆遣，斷諸疑滯，直見佛性。服勤五載，轉遁餘姚大梅山，時大曆十一年。層崖絕壑，天籟蕭瑟，夐無隣落，七日不食，猱狿穀玃，更饋橡栗。野夫伐楚，覩駭悚息，諭為神奇，詣者成市。憑嵌倚峭，且構危棟，資糧供具，環遶方丈。猛虎耽耽，侶出族遊，一來座側，斂折肢體。建中初，詣鍾陵馬大師。二年秋，謁石頭上士。自徑山抵衡嶽，凡三遇哲匠，始卜於澧陽，次居於澴口，終棲於當陽柴紫山，即五百羅漢翱翔地也。樫松蓊鬱，崖巘巉巖，或接武林樾，或餅肩廬舍，戶外之履常盈。荊州，雄藩也，都人士女動億萬計，莫不擎跪，稽首響風。天皇寺者，據郡之左，標異他剎，號為名藍。一火蕩為煨燼，緇褐且虧瞻禮，禪宴之際，若值神物。祠舍濆江，富於松梓，悉願傾倒，施僧伽藍。於是斬棟修楹，雲屯井構，時值水涸，徒眾斂手。會一夕雨至，萬株並進，晨發江滸，暮抵寺門，剞劂之際，動無乏者。其餘廊廡床案，靡非幽贊，

釋元曉

姓薛，東海湘州人。三學淹通，彼土謂為萬人之敵。時國王置百座仁王經大會，徧搜碩德。本州以名望舉進之，王不納。居無何，王之夫人腦嬰癰腫，醫工絕驗。王及王子臣屬禱請山川靈祠，無所不至。有巫覡言曰：苟遣人往他國求藥，是疾方瘳。王乃發使泛海入唐，募其醫術。溟漲之中，忽見一翁由波濤躍出登舟，邀使人入海。覩宮殿嚴麗，見龍王。王名鈐海，謂使者曰：汝國夫人是青帝第三女也。我宮中先有金剛三昧經，乃二覺圓通，示菩薩行也。今託仗夫人之病為增上緣，欲附此經出彼國流布耳。於是將三十來紙重沓散經，付授使人。復曰：此經渡海中，恐罹魔事。王令持刀裂使人臍腸而內于中，用蠟紙纏縢，以藥傅之，其臍如故。龍王言：可令元曉法師造疏講釋之，夫人疾愈無疑。龍王送出海面，遂登舟歸國。時王聞而歡喜，乃召元曉造疏，成五卷。王請剋日於黃龍寺敷演，號為略疏。曉乃宣吐有儀，解紛可則，稱揚彈指，聲沸于空。疏有廣略二本，俱行本土。略本流中華，後有翻經三藏改之為論焉。

釋法照

大曆二年，棲止衡州雲峯寺，勤修不懈。於僧堂內粥鉢中，忽覩五彩祥雲，雲內現山寺。寺東北五十里有山，山下有澗，澗北有石門。入五里有寺，金牓題云大聖竹林寺。雖目擊分明，而心懷隕穫。他日齋時，還于鉢中，五色雲內現其五臺諸寺，盡是金地，無有山林穢惡，純是池臺樓觀，眾寶莊嚴，文殊一萬聖眾處其中。又現諸佛淨國，食畢方滅。心疑未決，歸院問僧：還有曾遊五臺山者否？時有嘉延、曇暉二師言曾到，言與鉢內所見，一皆符合。四年夏，於衡州湖東寺內有高樓臺，九旬起五會念佛道場。六月二日，遙見祥雲彌覆臺寺，雲中有諸樓閣，閣中有數梵僧，各長丈許，執錫行道。衡州舉郭咸見彌陀佛與文殊、普賢一萬菩薩俱在此會，其身高大，見之者皆泣血設禮，至酉方滅。日晚，照於道場外遇一老人，告照云：師先發願往金色世界奉覲大聖，今何不去？照恡而答曰：時難路艱，何可往也？老人言：但亟去，道路固無留難。言訖不見。照驚入道場，重發誠願，夏滿約往。至八月十三日，于南嶽同志數人，惠然前來，果無沮礙。五年四月五日，到五臺縣，遙見佛光寺南數道白光。六日，到佛光寺，果如鉢中所見。其夜四更，見一道光，從北山下來射照。照忙入堂內，問眾云：有何祥也？有僧答言：此大聖不思議光，常答有緣。照聞已，即具威儀，尋光至寺東北五十里間，果有山，山下有澗，澗北有一石門，見二青衣，年八九歲，顏貌端正，立於門首，一稱善財，二曰難陀，相見歡

喜，問訊設禮，引照入門。向北行五里已來，見一金門樓，漸至門所，乃是一寺，寺前有大金牓，題曰大聖竹林寺，一如鉢中所見，方圓二十里，一百二十院，皆有寶塔莊嚴，其地純是黃金，流渠華樹，充滿其中。照入寺，至講堂中，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各據師子之座，說法之音，歷歷可聽。文殊左右，菩薩萬餘，普賢亦無數菩薩圍繞。照至二賢前，作禮問言：末代凡夫，去聖時遙，知識轉劣，垢障尤深，佛性無由顯現。佛法浩瀚，未審修行，於何法門，最為其要？唯願大聖，斷我疑網。文殊報言：汝今念佛，今正是時。諸修行門，無過念佛。供養三寶，福慧雙修，此之二門，最為徑要。所以者何？我于過去劫中，因觀佛故，因念佛故，因供養故，今得一切種智。是故一切諸法，般若波羅蜜，甚深禪定，乃至諸佛，皆從念佛而生。故知念佛，請法之王。汝當常念無上法王，令無休息。照又問：當云何念？文殊言：此世界西，有阿彌陀佛。彼佛願力，不可思議。汝當繼念，令無間斷，則能速證無上菩提。語已，時二大聖，互說伽陀。照聞已，歡喜踴躍，疑網悉除。又更作禮，禮已合掌。文殊言：汝可往詣諸菩薩院，次第巡禮。授教已，次第瞻禮，遂至七寶果園。其果纔熟，其大如盌，便取食之。食已，身意泰然，造大聖前，作禮辭退。還見二青衣，送至門外。禮已舉頭，遂失所在。倍增悲感，乃立石記。

釋藏奐

姓朱，蘇州華亭人。母娠及誕，常聞異香。為兒時，嘗墮井，有神人接持而出。卯歲出家，禮道曠禪師。及詣嵩嶽受具，母每思念涕泣，因一目不視。迨其歸省，即日而明。母喪，哀毀廬墓間。尋遊方訪道，復詣五洩山，遇靈默大師，一言辨析，旨趣符合。洎周洛，再構長壽寺，勑度居焉。時內典焚毀，梵夾煨燼，手緝散落，實為大藏。大中十二年，鄞水檀越任景求，捨宅為院，迎奐居之。剡寇求甫，率徒二千，執兵晝入。奐瞑目宴坐，色且無撓。盜眾皆悸懾，叩頭謝過。寇平州，奏請改額為棲心寺。奐學識泉涌，指鑒岐分。以咸通七年秋八月三日，現疾告絕。門人號慕，乃權窆天童巖，已周三載。一日，異香凝空，遠近郁烈。弟子相謂曰：昔師囑累，令三載後，當焚我身。今異香若此。乃發塔視之，儼若平生。亦以八月三日，依西域法焚之，獲舍利數千粒，其色紅翠。弟子戒休，賫舍利，奉勑誄，易名曰心鑑，塔曰壽相。

良準大師

法喜之神僧也。往山中化木起造，法喜單身回，巨細木俱從河出。迄今河底有木，人不能動。一生形跡，隱顯不常，疑為聖賢應化。按經幢石刻，大中十四年、咸通五年，俱係良準題名。復考景祐重修寺碑云：異人間出，有如良準。業四分律，慧行精通。塔在寺之東廊，距殿五十步。飛鳥不棲，遊塵弗立。時時合利，放光現瑞。宣和四年王春正月，欲起塔亭，遷就西廡。靈像袈裟，騰掣遠去。光恠華煜，貫穿戶牖。眾懼祈誦，方復如初。

釋知玄

字後覺，姓陳，眉州洪雅人。母魏氏，夢月入懷而誕。七歲，遇法泰法師在寧夷寺講涅槃經，寺與居隣，玄日就講集所，一聆法語，若覩前因。是夕，夢其寺殿佛手摩其頂，窣啟祖父，乞為勤策，親黨聽之。年十一，削髮，乃隨師詣唐興邑四安寺，授大經四十二卷，遠公義疏、空師圓旨共一百二十五萬言，皆囊括深奧。方年十三，指擿緇徒，露老成之氣。時丞相杜公元穎作鎮西蜀，聞玄名，命升堂講談于大慈寺普賢閣下，黑白眾日計萬人，注聽傾心，駭歎無已。自此蜀人重其名，號陳菩薩。於淨眾寺辯貞律師所受具戒，纔聽毗尼，續通俱舍。復從本師下三峽，歷荊襄，抵於神京資聖寺。文宗皇帝聞之，宣入顧問，甚愜皇情。後學唯識論于安國信法師，又研外典，經籍百家之言，無不該綜。玄每恨鄉音不堪講貫，乃於象耳山誦大悲呪，夢神僧截舌換之，明日俄變秦語。武宗御宇，初尚欽釋氏，後納蠱惑，議祀蓬萊山，築高臺以祈羽化。雖諫官抗疏，宰臣屢言，終不迴上意。因詔玄與道門敵，言神仙為可學不可學耶？帝又手付老氏中理大國若烹小鮮義，共黃冠往復。玄陳帝王理道教化根本，言神仙之術，乃山林間匹夫獨擅高尚之事業，而又必資宿因，非王者所宜。辭河下傾，辯海橫注，凡數千言，聞者為之股慄。左護軍仇士良、內樞密楊欽義惜其才辯，恐有斥逐之命，乃密諷貢祝堯詩。玄立成五篇，末章云：生天本自生天業，未必求仙便得仙。鶴背傾危龍背滑，君王且住一千年。帝覽詩微解，方扁舟入湖湘間。時楊給事漢公廉問桂嶺，延至開元佛寺。屬宣宗龍飛，楊公自內樞統左禁軍，以冊定功高，請復興天竺教，奏公訪玄聲迹。玄歸上國寶應寺，屬壽昌節講讚，賜紫袈裟，署為三教首座。帝以舊藩邸造法乾寺，詔玄居寺之玉虛亭。大中三年誕節，詔諫議李貽孫、給事楊漢公緇黃鼎列，論議大悅帝情。因奏天下廢寺基，各勅重建，大興梵剎，命畫工圖形于禁中，其優重如是。與相國裴公休友善，同激揚中興教法事。八年上章，公歸故山，大行利濟，受益者多。僖宗令諸學士撰玄師號，賜悟達國師。玄陳讓不

遂，乃乞歸九隴舊廬。於正月二十一日臥內，見所曾遊歷聖境名跡，皆見在前。二月七日，聞空聲曰：必生淨土。乃訊云：孰之語耶？空又應曰：佛也。七月中，聞戶外有聲，逡巡一菩薩降于庭前，漸迫玄身，叮嚀讚喻：勿以此苦為累也。言訖而沒。又於一夕，有一珠自玄左足下流去，苦楚萬端。諦視其珠中，明明有晁錯二字，乃知玄是袁盎也。曾因七國反，盎奏斬錯以謝吳楚諸王，故為嬰撓耳。召弟子慈燈，附口上遺表，囑令棄屍，半飼魚腹，半啗鳥獸，吾久與西方淨土有期。言訖，右脇面西而逝。

釋慧寂

姓葉，韶州浈昌人。年十五懇出家，父母不聽允。十七再求堂親，猶豫未決。其夜有白光二道從曹溪發來，直貫其舍，時父母乃悟是子至誠之所感也。寂乃斷左無名指及小指器藉，跪致堂階曰：答謝劬勞。父母知不可留，捨之，依南華寺通禪師削染。年十八營持道具，先見耽源，有所得。後參大溈山禪師提誘，哀之，棲泊十四五載而足跛，時號跛脚驅烏。凡于商擢，多示其相。時韋宙就寂請伽陀，乃將紙畫規圓相，圓圍下注云：思而知之落第二頭，不思而知落第四首。乃封呈達。自爾有若干勢以示學人，謂之仰山門風。海眾摳衣得道者不可勝計，往往有神異之者，倏來忽去，人皆不測。後敕追謚曰智通，塔號玅光。

釋僧妙

本住冀州，後居河東蒲坂。禁行精苦，聰慧夙成。遍覽群籍，尤通講論。而稟性謙退，喜慍不干其抱。故每講下座，必合掌懺悔云：佛意難知，豈凡夫所測。今所說者，傳受先師，未敢專輒。乞大眾於斯法義，若是若非，布施歡喜。時中解冠前彥，行隆端達，覩其虛已，皆服其德義，眾益從之。後住本鄉仁壽寺，聚徒集業，甚高名望。周太祖特加尊敬。大統年，時西域獻佛舍利，太祖以妙弘贊佛法，送令供養，因奉以頂戴。曉夜旋仰，經於一年。忽於中宵，放光滿室，螺旋出窓，漸延于外。須臾光照四遠，騰扇其焰，照屬天地。當有見者，謂寺家失火，競來救之。及覩神光，乃從金瓶而出，皆歎未曾有。妙仰瞻靈相，涕泗交橫，乃燒香跪而啟曰：法界眾生，已覩聖迹。伏願韜秘靈景，反寂歸空。於是光還螺旋，卷入瓶內。爾夜州治士女，燒香讚嘆之聲，聞于數十餘里。寺有一僧，睡居房內，眾共喚之，惛惛不覺，竟不見光相。未幾，便遇癘疾，咸言宿業所致，遂有感見之嗟。自妙之云亡，光不復現。

釋淨真

從松江興聖寺若平法師薙染，習賢首宗。嘉熙三年，遊逝江諸剎，因錢塘江壩毀，江濤泛溢災民，師以偈呈安撫使趙端明曰：海沸江河水接連，居民衝蕩益憂煎。投身直入龍宮去，要止驚濤浪拍天。遂投身于海，三日而返，謂居民曰：我在龍宮說法，龍神聽受，此塘不復毀矣。語訖，復投于海。趙端明感其德，具聞于朝，勑賜護國淨真法師，立祠於杭之會祠。

釋教亨

字虛明，濟州任城王氏子也。先有汴京慈濟寺僧福安，居任城有年，精修白業，緇素仰重。一日赴齋于芒山村，乃倚樹化去。是夕示夢于女弟馮，自彭村見其眾白馬而下，曰：我生于西陳村王光道家。馮覺，語母及其子，三人夢皆同。詰旦至光道家詢之，其母劉氏先夕亦夢安公求寄宿焉，是日果誕。亨乃拳右拇指，似不能伸，但瞬而未笑。次日有同業僧福廣、福堅聞而來謁，見即呼云：安兄無恙耶？亨熟視，舉手伸指而笑。其母嘗臥師于室中，若有人誦摩訶般若之聲。及睟，或以佛經酒盃試之，竟取經卷。素不茹葷血，見僧喜從之遊，人皆呼為安山主。故芒山村乃以師事碑于石，紀其異。七歲出家，依州之崇覺寺圓和尚薙染。十三受大戒，遇苦瓜先生，相之曰：此兒他日坐道場，必領僧萬指。年十五遊，方開鄭州普照寶法席之盛，於是荷錫自汴發足。寶公夜夢慶雲如金芙蕖，繽紛亂墜，因語眾曰：吾十年無夢矣，今有此，是何祥也？翼日亨至，寶獨異之。師朝夕參叩，寶亦痛箚之。一日往睢陽，忽馬上憶擊竹因緣，疑情不散，如入禪定。將抵河津，渾無知覺。同行德滿呼曰：此河津也。亨驚，遂下馬，悲喜交集。及歸，涕以語寶公。寶曰：此僵人耳，切須更甦轉動始得。曾看日面佛公案否？曰：兒時已念得。寶公笑曰：我只教你參諸方掉下底禪，但再參去，自有得力處。一日，亨于雲堂靜坐，忽聞打板聲，霍然證入。遂呈偈曰：日面月面，流星閃電。若更遲疑，面前著箭。咄！寶公曰：我謾汝不得也。師後出世，乃五坐道場，若嵩山之戒壇，韶山之雲門，鄭州之普照，林溪之大覺，嵩山之法王。次因金國丞相夾谷清臣請主中都潭柘，遷濟州普照。未幾，忽方丈後叢林中有一株亭，亭高丈餘，而羣鴉以次來巢，狀若浮圖，上下十二級。眾賀曰：和尚佛法愈大振乎？不十日，詔住慶壽寺，眾常萬人。三年，繼主少林，法席大盛。無何，師引去，乃倘徉于嵩少之間，或放歌，或長

嘯，如是數年。一日，忽覺四大絃緩，杜門堅坐，謝絕賓客。至金興定己卯七月十日，誡其眾曰：汝輩各自勤修，索浴說偈。端坐而逝，年七十，坐夏五十有八。闍維，舍利無筭。師自兒時，額有圓珠涌現于皮間，至是爆然飛去。弟子分舍利羅以建塔焉。

釋法忠

號牧庵，四明姚氏子也。十九試經得度，習天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後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述偈呈佛眼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佛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忠曰：澗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忠即掩耳而去。後至廬山，于同安枯樹中絕食清坐。宣和間，湘潭大旱，禱弗應。忠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嘗居南嶽，每跨虎出遊，儒釋皆望塵而拜。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不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名杜口毗耶，釋迦掩室摩竭，大似掩耳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棒，臨濟喝，若向牧庵門下，祇得一橛。千種言，萬般說，祇要教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凹八凸。

釋道悟

號佛光，陝西蘭州冠氏子也。生即齒髮俱長，具大人相。年十六，力求出家，父母不聽，乃絕食幾死，遂捨入里中寺祝髮。閱二年，偶宿臨洮灣子店，夢梵僧振聲喚覺，忽聞馬嘶，豁然大悟，喜不自勝。遂歸告母曰：某于途中拾一物。母問：何物？師曰：無始來不見的。遂辭欲參。方去，母問：汝將何之？答曰：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先是熊耳山有白雲海禪師，雖住古剎，不畜一徒人。或問：何不擇一法嗣去？海曰：芝蘭秀發，獨出西秦。曰：幾時至？海曰：行脚了也。師腰包將至，海命侍者鳴鐘集眾曰：我關西弟子來也。然此寺原是郭子儀所建，今渠自來住持，汝當迎之。師方入門，海遙見便云：相公來何暮也？師進前曰：諾。海大笑，竟授與衣法，令繼其席，自即退隱寺側。先有群盜踞劫，民受其害。或請海捕之，海曰：非老僧所能也。不久郭公至，必自捕也。民弗解其說。後師居寺方三日，乃率眾往擒，盡縛之，破其穴。將欲盡誅，賊哀乞命，師從容謂曰：汝劫財物，傷人命，分當死矣。今汝乞命，獨不念彼命乎？賊叩首流血，願從三寶戒，誓不為非。師為說偈，剃髮釋之。自是路不拾遺者數十年，人始信師實郭令公之再來也。宋大定二十四年，海公歿，師方出主鄭州普照，又遷三鄉竹閣

庵。身著白衣，跨黃犢，吹短笛，遊于洛中。嘗曰：道我凡耶，曾向聖位中來；道我聖耶，又向凡位中去；道我非凡非聖耶，却向毗盧頂上別有行處。泰和五年，于臨洮大勢寺結夏，闡圓覺經，謂眾曰：此席將半，吾當行矣。五月十二日晚，小參，為眾談第一義。晨興，呼侍僧曰：我病，覓藥去。侍僧將出門，師已蛻矣。上有五色祥雲，盤結似蓋，紅光如日，彌塞四維，三日不散。世壽五十五，僧臘三十有九。弟子舉全身建塔焉。

釋真淨

字如庵，雲間華亭姚氏子也。母朱氏，夢月自海昇，墮于懷，覺而有娠。及誕時，瑞光滿室，有異僧過，指謂其母曰：此兒海月法師再來也。九歲依化城寺明淨志法師授法華經，歷耳成誦。十六得度，博究諸乘，夙慧頓發，乃以性學自許。首謁杭之廣福雲夢澤公，聞無極度法師化聲大振，遂造其室，盡得其學。元大德住海鹽德藏，其寺方圮，淨竭力扶樹，眾散復聚。田為豪門所奪，復歸。不數年，翕然成舊式也。至治遷松江超果。泰定乙丑，元相晚驩舉住下竺，居七穫，講席不倦。闢寺前之徑，高大其門，書佛國山以揭之。至順辛未，上竺湛堂澄公以老告休，舉淨自代。先是淨因疾晝寢，夢白衣大士持金瓶水灌其口曰：汝勿憂，非久自愈矣。叩以未來休咎，示云：汝却後二年，當避喧大樹之下。覺疾果差。切疑避喧樹下，非入滅之讖耶？及乎澄舉住上竺，至見寢堂西有大樹，堂匾曰靜處，始悟夢之所示。由是殫心弘法，學者常數千指。元主慕其道，賜佛心弘辯之號及金紋紫伽黎衣。未幾示疾，書偈而逝。閱世七十有二，坐五十有六夏。闍維得舌根頂骨不壞，舍利五色，

釋弘濟

字同舟，別號天岸，越之餘姚人，姓姚。幼孤，從里之寶積寺舜田滿和尚出家。丱時駿發絕倫，滿授以法華經，輒成誦。年十六，持四分律，蹔步之間，不敢違越繩尺。已而嘆曰：戒固不可緩，而精研教乘，以資行解，又可後乎？于是往鄞，依半山全法師習台教。久之，悉通其旨。嘗修法華、金光明、淨土等懺。一日，于定中彷彿覩四明尊者，付以犀角如意。自是談辯日溢，若河懸泉涌，了無留滯。元泰定元年出世，住萬壽圓覺。明年，鹽官海岸毀，居民朝夕惴惴，恐為魚鱉之宅。元丞相脫驩甚憂之，乃禱觀音大士于上竺，命濟即海岸建水陸大齋，入慈心三昧，取海沙誦大悲陀羅尼，帥眾徧撒其處。凡足跡所及，岸皆復固，人稱神焉。天曆，遷集

慶、顯慈二寺。適當歲儉，退處別室。蘇人聘興大德萬壽寺。閱六寒暑，寺告成。至正五年，宣政請主會稽之圓通。居四載，還寶積。七年，元主降旨，命主杭之普福。濟堅臥不起，書偈而逝。閱世八十有六，坐七十有一夏。越七日，顏如生。眾以陶器葬里之蛾眉山松花塢。

釋蒙潤

字玉岡，嘉禾之海鹽人，姓顧。父敏，隱君子也。母孫氏，古源清法師之甥女。娠及誕，俱感異夢。潤年十四，依古源于郡之白蓮。方禮伽藍神，土偶皆仆，一眾驚異。古源命從祥公祝髮進具，源授以天台止觀、金剛錍、十不二門諸書，即能了大意。會古源歸寂，乃事竹堂傳法師。因苦學嬰奇疾，修請觀音懺七七日。既獲靈應，疾愈而心倍明利。湛堂澄公來菹南竺，潤居第一座。無何出世，主海鹽之當湖德藏。夏講法華，眾常千指，屠酤為之易業。遷演福，宗風益振。六年退院事，高臥于龍井風篁嶺之白蓮庵。以下竺寺方災，惟普賢殿巋然荊棘瓦礫中，因慨然謂眾曰：茲寺成于慈雲，今殿尚存，則祖師之願力有在矣。乃為次第葺治而新之，听夕演說無倦。率眾修法華三昧，感普賢放光，現諸瑞相。居三穫，一日呼門弟子實法、明策等，示止觀安心之旨。已而告曰：吾生緣殆盡，茲惟其時。驟稱佛號數百聲，泊然而化。

釋惟則

字天真，姓費，吳興人。父君澤，母沈氏，夢異僧分衛，覺而有娠。及誕，異香襲人。其父卒，隨母適秦川澉上。髫年志求出家，禮本郡祐福高林壽公為師。十六歲受具，二十三首謁楚石琦公，次謁千巖長公、無見覩公、無用寬公等一十八人，皆因緣不契。後之匡廬，聞無極源者，乃雪巖欽禪師之子，年已百歲，獨坐茅庵，終日不語。師徑造之，值源廁上，乃趨問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被擒住云：道！道！師于言下釋然頓悟，但搖手而已。源曰：子有所得耶？疾答之云：何得之有？源又云：子作道理耶？師拂袖而出。自是機辯瀾翻，有不可嬰之鋒，遂服勤月餘，日益玄奧，諸方聞而咸畏服之。靈隱平山林公招致，俾掌藏鑰。後眾請開法于海門祐福禪院，千指圍繞。如示眾云：魚吹浪，鳶掀風，鷄鳴犬吠異不同。于斯薦得未為切，俯仰黑雲千匝蒙。若要徹，急下工，慎勿解會須磨礱。不因立志久無變，一喝安能三日聾。顯機用，奚有窮，鐵壁銀山一拶通。生擒活捉不留跡，吞吐回互稱大雄。若向秋風江上

過，蘆花定白蓼定紅。洪武初，徵天下高僧赴京師，列首名。俄以足疾還海上，化木造禪院，神輸鬼運，木從井中出。時值大旱，澉鹽至嘉興，河涸不通。本府太尊聞師名，特詣澉川祈雨。師許太尊備座船回去，即時書一小匙，付一童子，出澉城東門，投之海中。囑童子竟歸，莫轉頭觀望。此童不及入城，而大雨如注，河路盡通。太尊乘鷁而返。

釋祖住

字幻依，丹徒人，姓楊。母朱氏，夢梵比丘入其室，覺而誕師。少沉密，喜作佛事。年十三，父母捨龍蟠山，依朝陽和尚，受法華、華嚴諸大部經。十七薙染，十九受具，通曉諸經大義。自謂覺識所依，非關真際，遂擔簦遊少室，依大章和尚五載。復至伏牛，依高安十二夏。先後所得，二師印可。次遊都下，謁松、秀二法師，盡得清凉宗旨。淮安胡給事延住鉢池山，造大藏經，作水陸無遮會。至南京，訪無極法師，居第二座。犍搥之暇，即入眾作務。事竣，往京口萬壽寺，演華嚴大鈔。至入法界品，地震，天雨甘露寶華。時無極率徒與焉，妙峰、承印二禪衲亦居座下。自是道價鬱跂，叢林傾挹，提獎唱誘，孜孜不倦，所至皆成寶坊。師演四十八願時，有異人頂白冠，冠有蛇四足，來聽說法，忽不見。萬曆甲申，憩錫蘇之蓮華峰下，建精舍居之。丁亥九月，忽示疾。至二十二日晨起，沐浴跏趺，說偈曰：虛空無面目，無位強安排。話頭不話頭，處處是如來。言訖而逝，異香積時不散。茶毗，斂遺骨，塔于蓮華峰之陰。壽六十有六，臘五十有四。王世貞作銘。

釋明德

號月亭，以紹萬松林禪師法嗣，故又號千松，湖州烏程周氏子也。生即穎異，岐然不凡。髫時隨父入西資道場，遂指壁間畫羅漢像，問父曰：僧耶？俗耶？父曰：僧也。慨然曰：吾願為是矣。年十三，投郡之雙林慶善庵，從僧真祥習瑜珈教。越四載祝髮，聞有向上事，乃首參百川海公，不契，因而單衣芒[尸@喬]，徧遊叢席，備歷艱辛。自念般若緣薄，擬投天竺，哀懇觀音大士，祈值明師。道經中竺，聞萬松說法，先入禮謁。萬松問曰：大德何來？欲求何事？對曰：欲叩普門，求良導耳。松豎一指曰：且去禮大士，却來相見。師泫然再拜，求決生死大事。松曰：子欲脫生死，須知生死無著始得。師聞罔然，依受具足戒。自爾朝參夕叩，久無所入。松不得已，授以楞嚴大旨。于是苦心研究，至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

河大地處，恍然若雲散長空，寒蟾獨朗，遂作偈呈曰：楞嚴經內本無經，覿面何須問姓名？六月炎天炎似火，寒冬臘月冷如氷。松頷之，囑曰：汝既悟教乘，異日江南講肆無出爾右，向上大事藉此可明。松住徑山，師為眾負米採薪，不憚勞苦。偶行林麓間，有虎踞道，師卓錫而前，虎遁去。常閱棗栢合論，至十地品，中宵隱几而坐，夢遊兜羅錦世界，登座闡華嚴奧旨。至于結座說偈，寤白松，松撫之曰：此聖力冥被耳，非惟吾道將行，清凉一宗亦大振矣。無何，松化去。師守塔三載，聞佛慧祇園法師講席之盛，戴笠投之。祇園亦默識而愛重。其弟子沙泉頗自負，不籍師名。師遂掛錫報先寺。報先與佛慧咫尺之間，故晨則持鉢，午則聽講，夕則與同參十餘人敷其義趣。于是眾日漸益，香積不繼。師陰禱于伽藍神曰：倘吾與聖教有緣，神其無恪。訶護移時，有外道自雲間來，施米百石。自是報先之盛過于佛慧。開堂之日，祇園命侍僧奉以衣拂。師謝還之，瓣香為萬松拈出。已而孑身復徑山凌霄峯，為礙膺未破，又力參三年。一夕初夜，趺坐豁爾，心境冥會，疑滯氷釋。乃躍然說偈曰：千年翠竹萬年松，葉葉枝枝是宗風。雲嶽高岑棲隱處，無言杲日普皆同。趨禮萬松塔曰：老漢不我欺也。自此道譽益隆，學者輻輳。四方交聘，歲無虛日。開堂靈隱，門庭嚴峻。無賴僧徹空、天然輩睨視不敢近，竟以不測事誣師。不終日，事白，天然坐誣遁，餘黨笞死者二十人。師南遊赤城，外道歸化者不可勝紀。台郡教乘之被，實師始也。闡玄談于大中庵，三日庵災，獨師之丈室巋然無恙。講圓覺疏鈔于法海，地產白蓮華，紫芝生于廁。五臺居士因匾其堂曰通蓮。師居東禪，夜夢文殊跨獅出，乃遺獅乘空而去，獅忽化為童子。師故問曰：爾方獅，今童耶？試開口。童子啟頰，口如丹硃。師撫其背曰：爾猶獅也。童曰：師口何如？師張口示之，童躍入咽。師驚覺而汗且喜曰：文殊大智在我腹中矣。不數月，五臺陸公率眾命講華嚴大鈔，眾常千指。妙峯覺法師，入室弟子也，遙宗四明，弘天台教觀之道。以師闡賢首，未諳台衡，故質六即蛄蜣之義。師曰：天台六即，在行人迷悟之分耳。如我在名字，則十界皆名字；我證究竟，則十界皆究竟。若我蛄蜣，十界皆蛄蜣也，非蛄蜣上別有六即。覺曰：不然。天台六即，不論世出世間、有情無情，物物皆具，隨舉一法，六即在焉，何必以我迷悟觀彼優劣哉？師曰：聖人設教，誠為汲引迷途。若云隨舉一法，六即在焉，是為惟談世諦，成于戲論，學人何有哉？前五即置弗論，如云究竟一究竟，則一切皆究竟，如金出鑛，似璧離璞。是故如來初成正覺，觀于九界一切眾生同時成佛，非惟九界正報全體遮那，則九界依報無非寂光。所以歎云：奇哉！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乃因妄想不自證得，豈非以我成佛觀彼皆成佛也？果如子言，其究竟

蛣蜣永無成佛日矣。一切眾生而無一人發菩提心，所謂十法界都為一隊無孔鐵鎚。若言究竟蛣蜣容有成佛，如來何日復迷而作眾生？金重為鑛，其失孰大？覺曰：究竟蛣蜣，非是說也。以其心體本具，故曰理即；色相已成，方稱究竟。一界既爾，界界總然，當界而論，六即自備，何必以其成佛不成佛難耶？師笑曰：子去做一個究竟蛣蜣也。聞者無不高其論。萬曆丁亥秋，告眾示疾，諄諄囑以教乘事。明年正月望後二日，吉祥而逝，世壽五十有八，臘四十有六。茶毗，塔于徑山。

釋無異元來

舒城沙氏子。生而白衣重包，葷酒不入于口。十六遊金陵，聽講法華，嘆曰：求之在我，豈可循文逐句哉？遂禮五臺靜庵通剃髮。次參壽昌，機語弗契。入閩，一日閱趙州有佛不得住因緣，有省。再謁昌，昌問：蟻子解尋腥處走，蒼蠅偏向臭邊飛。是君邊事？臣邊事？師曰：臣邊事。昌呵曰：大有人笑汝在。一日登廁，覩登樹人，大悟。趣見昌，昌問：子近日何如？師曰：有箇活路，只是不許人知。昌曰：因甚不許人知？師曰：不知，不知。昌問：婆子具什麼手眼，便燒庵趁僧去？師曰：黃金增色爾。又舉僧問玄則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公案，命作頌。師頌曰：殺活爭雄各有奇，糢糊肉眼曷能知？吐光不遂時流意，依舊春風逐馬蹄。昌笑曰：子今日方信吾不汝欺也。萬曆三十年住博山，云：此事不從功行得，不從修證得，不從思議得，不從學問得，不從禪定得。有一等人閉門作活，暗裏休心，將自己身心煉得如枯木寒灰，蟲唼衣而不知，蛛結網而不顧。縱是百年在定，終如一個死人。於本分事中，全無交涉。所以玄沙曰，直饒如澄潭月影，靜夜鍾聲。隨扣繫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此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處，如火燒氷。箭既離弦，無返回勢。須就明中取則，向花柳街前，逴得九衢春色。於芙蓉岸上，帶來八面秋風。應用無虧，隨緣自在。且道作麼生是博山行履處。良久曰，祇有一雙窮相手，不曾輕揖等閒人。況博山與諸人，同途不同轍。諸人向正位中來，博山不在正位。諸人在博山拂子裏許，諸人向偏位中來。博山不在偏位，拂子在諸人袈裟裏許。所以道，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若向這裏徹去，當下知歸，不留朕兆。故我釋迦大師，為勇猛眾生，成佛在一念頃。為懈怠眾生，得果滿僧祇劫。博山恁麼道，猶是葛藤。諸人也須絆斷始得。且道絆斷後，作麼生行履。卓拄杖曰，不因樵子徑，爭到葛洪家。崇禎三年秋示疾。首座問，和尚尊體如何。師曰，儘有些子受用。

座曰，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熱大作麼。座曰，來去自繇，請道一句。師書歷歷分明四字，投筆坐化。塔全身於本山。

釋隆琦

字隱元，福建東林林氏子也。父在田，母龔氏。琦生六歲，父客于湘，家產日耗，難以攻讀，漸以耕樵為業。每靜夜，與二三友坐臥松下，仰觀天河運轉，星月流輝，誰繫誰主，纏度不忒，心甚駭焉，遂有慕佛之念。年二十，母與長兄欲定聘，自思身為男子，不知父之遊踪，急于娶，非孝也。因告母兄，將聘金為路用，直往豫章。抵南京，至寧波舟山，見族叔。又至紹興，經歷一載，囊已空，隨香船至南海，朝觀音，見佛地莊嚴，一時凡念氷釋，遂發心持齋，投潮音洞主出家。明年二月，航海歸閩省母，母以為自天降下，喜不自勝，勸母奉齋歸佛。越明年，母歸寂，會鑑源于印林寺，方便接引，遂從削髮，即發願精修。辛酉，往紹興顯聖寺聽涅槃經，時聞本師費和尚之名，因遍處參尋。壬戌，鸚窩頂聽法華。冬，在夾石碧雲聽楞嚴，忽聞密老和尚來應金粟，即往參見，隨問：學人初入禪門，未知做工夫，求開示。密云：我這裡無有工夫可做，要行便行，要坐便坐，要臥便臥。師云：蚊子多，臥不得時如何？密云：一巴掌。師有省，便拜云：某甲會得和尚掌中意。和尚云：道看。師便喝，和尚云：再道看。師又喝，和尚云：三喝四喝後如何？師云：今歲鹽貴如米。自此日常活潑潑地。忽一日，窓外風吹入，寒毛卓竪，通身白汗，大徹源底，便知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情與無情盡在一毫頭，了了分明，無二無別，不可舉似于人。庚午春，黃檗本寺請老和尚進山，師同回寺。辛未，眾請住獅子巖。癸酉冬，馬峯請費和尚主席，命師為西堂。一日，諸禪人頌百丈再參馬祖，一喝三日耳聾，黃檗聞之不覺吐舌因緣，師亦頌云：一聲塗毒聞皆喪，徧野髑髏沒處藏，三寸舌申安國劍，千秋凜凜白如霜。呈上，費老人即圈出。示眾，陞座云：吾有一枝拂子，是從上用不盡的。顧師云：汝作麼生奉持？師喝便出。到方丈，師禮拜，老人舉拂云：汝且將去行持。師接著便打一拂，老人云：將為報恩那？又打一拂，便歸寮。甲戌，回獅巖隱靜。丙子夏，本山請繼黃檗法席，却之不能。巖下有側石如舟，俱以不平為嘆，師一夜在石中坐，持大悲呪三徧，默祝龍天：此去黃檗，吾道大行，為山增色，此石可平。默坐，注香歸室。次蚤，徒良哉報云：石已自平。師乃名為自平石。適法通專使送大衣源流，至丁丑仲冬至山開堂，如臘八示云：昔日世尊昇忉利天為母說法，說甚麼法？驀竪拂云：也只是這個。今日山僧不動本際為諸父老談禪，談

甚麼禪？也只是這個。這箇又是箇什麼？正如八十翁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戲，向箇裏消息得恰好去，許汝入黃檗門、見黃檗人，與黃檗同條合命、共氣連枝，不然盡是門外之遶漢，要見黃檗毫毛也大難。

化高僧摘要卷四(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